

廉明公案

廉明公案（明）余象斗 辑

《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二卷，存万历二十六年(1598)余象斗自序本，又有明建安书林郑氏萃英堂刊本，不题撰人。上卷分人命、奸情、盗贼三类，计三十七篇；下卷分争占、罪害、威逼、拐带、坟山、婚姻、债负、户役、斗殴、继立、脱罪、执照、旌表等十三类，计六十八篇，上下卷共一百零五篇。

上 卷

人命类 杨评事片言折狱 张县尹计吓凶僧 郭推官判猴报主 蔡知县风吹纱帽 乐知府买大西瓜 舒推府判风吹“休”字 项理刑辨鸟叫好 曹察院蜘蛛食卷 谭知县捕以疑杀妻 刘县尹判误妻强奸 洪大巡究淹死侍婢 吴推府判谋故侄命 夏侯判打死弟命 冯侯判打死妻命 孙侯判代妹伸冤 黄县主义鸦诉冤 苏按院词判奸僧 丁府主判累死人命

奸情类 汪县令烧毁淫寺 陈按院卖布赚赃 邹给事辨诈称奸 吴县令辨因奸窃银 严县令诛误翁奸女 许侯判强奸 魏侯审强奸堕胎 孔推府判匿服嫁娶

盗贼类 董巡城捉盗御宝 蒋兵马捉盗骡贼 汪太府捕剪镣贼 金府尊批告强盗 邓侯审强盗 齐侯判窃盗 王侯判打抢 尤理刑判窃盗 丁侯判强盗

下 卷

争占类 卫县丞打枋辨争 秦巡捕明辨攘鸡 金州同剖断争伞 滕同知断庶子金 武署印判瞒柴刀 孙县尹判土地盆 李府尹判给拾银 韩推府判家业归男 孟主簿明断争鹅 骆侯判告谋家 孔侯审寡妇告争产 许侯判庶弟告兄 唐侯判兄告弟分产 段侯判审继产 苏侯判争家产 金侯判争山

骗害类 林按院赚赃获贼 朱代巡判告酷吏 郭府主判告捕差 饶察院判生员 谢通判审地方 余分巡判告巡检 汪侯判经纪 任侯判经纪 朱侯判告光棍 袁侯判追本银

威逼类 雷守道辨僧烧人 姚大巡辨扫地赖奸 康总兵救出威逼 邵参政梦钟盖黑龙

拐带类 余经历辨僧藏妇人 戴典史梦和尚皱眉 黄通府梦西瓜开花

坟山类 苏侯判毁冢 林侯判谋山

婚姻类 马侯判争娶 江侯判退亲 唐太府判重嫁 祝侯判亲属为婚 喻侯判主占妻

债负类 班侯判磊债 孟侯判放债吞业 左侯判债主霸屋 宋侯判取
 财本 叶侯判取军庄
 户役类 郑侯判争甲首 杜侯判甲下 高侯判脱里役 熊侯判扳扯钱
 粮 桂侯判兜收
 斗殴类 晏侯判侄殴叔 骆侯判殴伤 朱侯判堕胎
 继立类 艾侯判承继 林侯判继子 龚侯判义子生心 蒋府主判庶弟
 告嫡兄
 脱罪类 按察司批保县官 孙代巡判妻保夫 邓察院批母脱子军
 执照类 余侯批娼妓从良照 江侯判寡妇改嫁照 闵侯批杜后绝打照
 汤县主批给引照身 詹侯批和息状
 旌表类 曾巡按表扬贞孝 谢知府旌奖孝子 顾知府旌表孝妇

上 卷

人命类

杨评事片言折狱

广东潮州府揭阳县，有赵信者，与周义相友善。邀同往南京卖布。先一日，讨定张潮稍公船只，约次日黎明船上会。至期赵信先到船，张潮见时尚四更，路无人迹，渐将船撑向深处去，推赵信落水死。再舢船近岸，依然假睡。黎明，周义至，叫稍公张潮方起，至早饭还不见赵信来。周义乃令稍公去催赵。张潮到信家叫“三娘子”，方出开门，盖因早起造饭，夫去复睡，故及起迟。潮因问信妻孙氏曰“汝三官昨约周官人来船，今周官人等候已久，三官缘何不来”，孙氏惊曰：“三官离门甚早，安得未到船？”潮回报周义，义亦回去，与孙氏家四处遍寻，三日无踪。义思信与我约同买卖，人所共知，今不见下落，恐人归罪于我。因往县去首明，其状云：“呈状人周义，年甲在籍。为悬究人命事：“因义与赵信旧相交结，各带本银一百余两，将往南京买布。约定今月初二日船上会行，至期不见信踪。信妻孙氏又称信已带银早行，迄今杳然无迹。悬台为民作主，严究下落，激切上呈。外开干证稍公张潮，左右邻赵质、赵协及孙氏等。”知县朱一明准其状，拘一干人犯到官。先审孙氏，称夫已食早饭，带银出外，后事不知。次审稍公张潮，云前日周、赵二人同来讨船是的，次日天未明只周义到，赵信并未到，附旁数十船俱可证。及周义令我去催，我叫“三娘子”，彼方睡起，初出开大门。三审左右邻赵质、赵协，俱称信前将往买卖，妻孙氏在家搅闹是实。其侵早出门事，众俱未见。四乃审原告曰：“此必赵信带银在身，汝谋财害命，故抢先糊涂来告此事。”周义曰：“我一人岂能谋得一人？又焉能埋没得尸身？且我家富于彼，又至相好之友，尚欲代彼伸冤，岂有谋害之理？”孙氏亦称：“义素与夫相善，决非此人谋害。但

恐先到船或稍公所谋。”张潮辩称：“我一帮船数十只何能在口岸头谋人，瞒得人过？且周义到船，天尚未明，叫醒我睡，已有明证。彼道夫早出门，左右邻并未知，我去叫时，他睡未起，门未开，分明是他阻夫自己谋害。”朱知县将严刑拷勘孙氏，那妇人香闺弱体，怎禁此刑！只说：“我夫已死，我愿一死赔他。”遂招认是他阻挡不从，因致谋死。又拷究身尸下落，孙氏说：“谋死者是我，若要讨夫身，只将我身还他，更何必究。”朱知县判云：“审得孙氏虺蜴为心，豺狼成性。夫经纪，朝夕反唇而相稽；负义凶顽，幕夜操刀而行刺。室家变为仇贼，戈矛起自庭闱。及证出真情，乃肯以死而赔死。且埋没尸首，托言以身而还身。通天之罪不可忍也，大辟之戮将安逃乎！邻佑之证既明，凌迟之律极当。余犯无干，俱应省发。”再经府道复审，并无变异。次年秋讫狱，请决孙氏谋杀亲夫事，该本秋行刑。有一大理寺左评事杨清，明如冰，极有识见。看孙氏一宗卷忽然察到，因批曰：“敲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丈夫。”只此二句话，察出是稍公所谋。再发仰巡按覆审。时陈察院方巡潮州府，取孙氏一干人犯来问。俱称：孙氏谋杀亲夫是的。孙氏只说：“前生欠夫命，今生死还他。”陈院单取稍公张潮上问曰：“周义命汝去催赵信，该叫‘三官’缘何便叫‘三娘子’，汝必知赵信已死了，故只叫其妻也。”张潮不肯认，发打三十，不认；又挟敲一百，又不认。乃监起。再拘当时水手来，一到不问，便打四十。陈院乃曰：“汝前年谋死赵信，张稍公告出是你。今日汝该偿命无疑矣。”水手乃一一供招出：“见得赵信四更到船，路上无人，傍船亦不觉。是稍公张潮移船深处，推落水中，复撑船近岸，解衣假睡。天将亮，周义乃到。此全是张潮谋人，安得陷我？”后取出张潮与水手对质，潮无言可答。乃将潮拟死，释放孙氏。陈院判曰：“审得张潮沉溺泉货，乾没利源。驾一叶之舟，欲探珠於骊龙颌下；蹈不测之险，思得绶于蛟螭室中。闯见赵信怀资，欲往南京买布。孤客月中来，一篙撑载菰蒲去；四顾人声静，双拳推落碧潭忙。人堕波心，命丧江鱼之腹；伊回渡口，财充饿虎之颌。自幸夜无人知，岂思天有可畏。至周义为友陈告，暨孙氏代夫证冤，汝反巧言如簧，变迁黑白，贻祸孙氏。借证里邻，既害人夫于深渊，又陷人妻于死地。水手供招，明是同谋自首；秋季处决，断拟害命谋财。其邻佑赵质等证据有枉，各拟不应。更知县朱一明断罪不当，罢职为民。”按：此狱虽张稍是贼，却有周义早在船，未见其动静。又在口岸焉能谋人？孙氏虽无辜，因他与夫搅闹，又邻佑未见他夫出门，此何以辨！只因稍公去叫时便叫“三娘子”，不叫“三官”，此句话人皆忽略，不知从此推勘。杨评事因此参出，遂雪此冤，真是神识。以此见官府审状，不惟在关系处穷究，尤当于人所忽略、彼弥缝所不及处参之，最可得其真情也。

张县尹计吓凶僧

湖广鄖阳府孝感县，有秀才许献忠，年方十八，眉目清俊，丰神秀雅。对门一屠户萧辅汉有一女名淑玉，年十七岁，针指工夫无不通晓，美貌娇姿赛比西施之丽，轻盈体态，色如春月之花。每在楼上绣花。其楼近路，时见许生行过，两下相看，各有相爱之意。时日积久亦通言失笑。生以言挑之，女郎首肯。其夜许生以楼梯上去，与女携手兰房，情交意美。鸡鸣，生欲下楼归，约次夜又来。女曰：“倚梯在楼，恐夜有人过看见不便。我已备圆木在楼旁，将白布一匹，半挂圆木，半垂楼下。汝次夜只手紧揽白布，我在上吊扯上来，岂不甚便？”许生喜悦不胜。如此往来半年，邻居颇觉，只萧屠户不知。有一夜，许生为朋友请饮酒，夜深未来。一和尚僧明修，夜间叫街，见楼垂白布到地，彼意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鱼，寂然过去，手揽白布。只见楼上有人手扯上去。此僧心下明白，谅必是养汉婆娘垂此接奸夫者，任他吊上去，果见一女子。僧人心中大喜，曰：“小僧与娘子有缘，今日肯舍我宿一宵，福田似海，恩德如天，九泉不忘矣。”淑玉见是和尚，心中惭悔无边曰：“我是鸾凤好配，怎肯失身于你秃子，我宁将簪一根舍你你快下楼去。”僧曰：“是你吊我来，今夜来得去不得。”即强去搂抱求欢。女怒甚，高声叫曰：“有贼！”那时父母睡去不闻，僧恐人觉，即拔刀将女子杀死，取其簪珥、戒指下楼去。次日早饭后，女子未起。母去看见，已杀死在楼，正不知何人所谋，邻居有不平许生事者，与萧辅汉言曰：“你女平素与许献忠来往有半年余。昨夜献忠在友家饮酒，必乘醉误杀，是他无疑。”萧辅汉即赴县告曰：“告状人萧辅汉为强奸致死事：学恶许献忠，漂荡风流，奸淫无比。见汉女淑玉青年美貌，百计营谋，思行污辱。昨夜带酒佩刀，潜入汉女卧房，搂抱强奸，女贞不从，抽刀刺死，谋去簪珥，邻佑可证。恶逆弥天，冤情深海。乞天法断偿命，以正纲常。泣血康告。”此时县主张淳，清如水蘂，明比月鉴。精勤任事，剖断如流。凡讼皆有神机妙断，人号曰“张一包”。言告状者只消带一包饭，食讫即讼完可归矣。当日准了此状，即差人拘原被告干证人等各到。张公最喜先问干证。左邻萧美，右邻吴范，俱称：萧淑玉在近路楼上宿，与许献忠有奸已半载余，只瞒过父母不知。此有奸是的，特非强奸也，其杀死缘由，夜深之事，众人何得而知？许献忠曰：“通奸之情，瞒不过众人，我亦甘心肯忍。若以此拟罪，我亦无辞。但杀死事，实非是我。他与我情如鱼水，何忍杀之？背地偷情，只是相亲相爱，惊恐人知，更有甚忤逆之事而持刀杀戮！”萧辅汉曰：“他认轻罪而辞重罪，情可灼见。楼房只有他到，非他杀之而谁？纵非强奸致死，必是绝他勿来，因怀怒杀之。且后生轻狂性子，岂顾女子与他有情？世间与表子先相好后相怨者何限？非严法究问，彼安肯招？”张公看献忠貌美性

和，此人似非凶暴之辈。因问曰：“汝与淑玉往来时，曾有甚人楼下过？”曰：“往日无人，只本月有叫街和尚，尝夜间敲木鱼经过。”张公忖到，因发怒曰：“此是你杀死已的，今问你死，你甘心否？”献忠后生辈，惊慌答曰：“甘心。”遂发打二十，尽招讞，收监去。张公密召公差王忠，李义问曰：“近日叫街和尚在某处居止？”王忠曰：“在玩月桥观音座前歇。”张公吩咐：“你二人可密密去，如此施行，访出赏你。”其夜僧明修敲木鱼叫街，约三更时候，将归桥宿，只听得桥下三鬼声，一叫上，一叫下，一低声啼哭，甚凄切惊人。僧在桥打坐念弥陀后，一鬼似妇人声，且哭且叫曰：“明修，明修！我阳数未终，你无故杀我，又抢我簪珥。我告过阎王，命二鬼使伴我来取命，你反央弥陀佛来讲和。今宜讨财帛与我，并打发鬼使，方与私休。不然，再奏天曹，定来取命，纵诸佛难保你矣。”僧明修乃手执弥陀珠合掌答曰：“我独僧欲心似火，要奸你不从，又恐人知捉我，故一时误杀你。今簪珥、戒指尚在，明日将买财帛并念经卷超度你，千万勿奏天曹。”女鬼又哭，二鬼又叫一番，更凄惨。僧又念经，再许明日超度。忽然二公差出，将铁锁锁住。僧方惊是鬼，王忠乃曰：“张爷命我捉你，我非鬼也。”吓得僧如块泥，只说看佛面求赦。忠曰：“真好个谋人佛、强奸佛也。”紧锁将去。李义收取禅担、蒲团等物同行。原来张公早命二公差雇一娼妇，在桥下作鬼声，吓出此情。次日锁明修并带娼妇入见，一一叙桥下做鬼，吓出明修要强奸不从，因致杀死情由。张公命取库银赏娼妇并二差讞；又搜出明修破衲袄内簪珥、戒指。辅汉认过，的是伊女插带之物。明修无辞抵饰，一款供招，认承死罪。张公乃问许献忠曰：“杀死淑玉是此贼秃，该偿命矣。你作秀才，奸人室女，亦该去前程。但更有一件：你未娶、淑玉未嫁，虽则私下偷情，亦是结爱夫妇一般。况此女为你垂布，误引此僧，又守节致死，亦无亏名节，何愧于汝妇？今汝若愿再娶，须去前程。若欲留前程，便将淑玉为你正妻。你收埋供养，不许再娶。此二路何从？”献忠曰：“我知淑玉素性贞良，只为我牵引，故有私情，我亦外无别交。昔相通时，曾嘱我娶他，我亦许他发科时定谋完娶。不意遇此贼僧，彼又死节明白，我心为他且悲且幸，岂忍再娶？况此狱不遇父母，谁能雪我冤枉？我亦定死狱中，求生且不得，何暇及娶乎！今日只愿收埋淑玉，认为正妻，以不负他死节之意，於愿足矣，决不图再娶也。其前程留否，惟凭天台所赐，本意亦不敢期必。”张公喜曰：“汝心合乎天理，我当为你力保前程矣。”即作文书申详提学道。张知县申详语：“本职审得生员许献忠青年未婚，邻女萧淑玉在室未嫁。两少相宜，午夜会佳期于月下；一心合契，半载赴私约于楼中。有期缘结乎百年，不意变生于一旦。凶僧明修，心猿意马，夤缘直上重楼；狗幸狼贪，粪土将污白壁。谋而不遂，袖中抽出钢刀；死者含冤，暗里剥

取簪珥。伤哉！淑玉遭凶僧断丧香魂。义矣！献忠念情妻誓不再娶。今拟僧偿命，庶雪节妇之冤；留许前程，少将义夫之概。未敢擅便，伏候断裁。”韩学道批曰：“僧明修行强不遂，又致杀人，谋去其财，决不待时。许献忠以学校犯奸，本有亏行，但义不再娶，大节可取，准留前程。萧淑玉室女犯奸。人以为非。良不知此许生牵引之故，彼失于不知礼法矣。玉后坚抗淫僧，宁杀身而不屈，其贞烈昭昭，乃见真性。许生倘得身荣，可堪朝廷命妇，何忝于献忠之正妻乎？依拟此缴。”后万历己卯科，许献忠中乡试归，谢张公曰：“不有老师，献忠作圉圉之鬼，岂有今日！”张公曰：“今思娶否？”许曰：“死不敢矣。”张公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许曰：“吾今全义，不能全孝矣。”张公曰：“贤友今日成名，则夫人在天之灵必喜悦无限矣。彼若在，亦必令贤友置妾。今但以萧夫人为正，再娶第二房今阃何妨？”献忠坚执不肯。张公乃令其同年举人田在懋为媒，强其再娶霍氏女为侧室。许献忠乃以纳妾礼成亲。其同年录只填萧氏，不以霍氏参入，可谓妇节夫义两尽其道。而张公雪冤之德，继嗣之恩山高海深矣。

郭推官判猴报主

建宁府花子陈野，弄猴抄化，积银四两，在水西徐元店内住。有轿夫涂起瞧见，跟至水西尾僻处，将花子打死，丢尸于山径树丛中。后逃于山去，搜银回讫，并无人见。越二日，王军门升官过建宁，城内大小文武官员轿四十余乘，络绎往水西去迎。时有推官郭子章者号青环，系江西泰和人，辛未科进士，居官清正，才高识敏，屡辨疑狱，案无积牍，人有颂言。凡异府大讼，皆愿批郭爷刑馆，至则剖决公明，无不心服。故建宁属下皆称为“郭白日”。此时亦往水西去，在前轿过者，有三十余乘，后来者又有十余乘。忽一猴从山而下，四顾瞻视，见郭公轿到，特去扯住轿杠。侍从以荆条打之，死挟不放。郭曰：“汝有甚事乎？我令一公差跟你去。”猴即放轿上山。二公差跟去，见一死尸。回报曰：“此猴引至山路边树丛中，有人谋死一尸身。”郭曰：“果有此事也。”猴又来到，郭密嘱二公差曰：“汝二人在此借一小幔轿，将猴锁住，置轿中，密抬入我私衙去喂养，勿使外人知之，亦勿说出见死尸事。汝若漏泄，各打三十板。”二人领命去讫。人并不知猴告死尸及猴已藏入衙矣。及郭公到水西尾练氏夫人祠中坐定，同僚问曰：“顷山猴挟公轿杠，真怪异哉！此主何吉凶也？”郭公笑曰：“畜物穷则依人，此必为山中狼虎所逐，故走入人群中。此何足为异，亦何关吉凶？只我衙中有一异物，日前见一把旧交椅积有灰尘，我用鸡毛帚柄打去尘，椅能言曰：‘勿打我！但问甚事，我能言之。’我问之曰：‘我当做到甚么官止？’椅曰：‘官至礼部侍郎，食尚书俸。’我又问曰：‘我某年死？’椅不答。又打之，椅曰：‘我言福不言祸，言生不言死；言

人善，不言人恶。’我又问曰：‘我子几何？’椅曰：‘五子，三登科。’此物真奇怪也！”同僚笑曰：“此事我不信。但出自老先生口，似乎可信。”郭曰：“诸公不信乎？今日接军门，明日去，后日十三，请在堂上与众试之。随问，好事无不应答，只不言人恶也。”此时众官多不信，而各衙手下人无不传扬。须臾间，水西一街建（宁）城民尽知郭衙旧椅能报善事矣。至十三日，有好事者，联群结党，入府衙看椅，言人声闹，闻于私衙。郭公嘱家僮曰：“少顷百姓来看打椅，若见人填满府堂，可密放此猴在我身傍来。”郭即升堂，请太府等同到。郎令手下抬一旧被椅出来。由是人传人，近传远，无不来看。须臾人满府堂，猴在身傍矣。手下打椅几破，终无言。郭曰：“椅言矣，诸公闻否？”太府笑曰：“实未闻。”一堂莫不哄笑。郭曰：“椅明有言，谓今日不言福事。堂下有一冤事要言。诸公何笑也？”即令闭了府门。与太府言曰：“前日挟我轿者此猴，今日何故又在此？莫非此即冤事乎！”令皂隶置猴肩上，于堂上下左右廊周行一匝。猴只四顾审视，至大门边，一人低腰俯首躲在人丛后。猴见，一跳过去，将其人乱抓。皂隶即扭此人上堂，众皆相顾骇异，不知猴抓此人何故。其人吓得面色苍黄。郭公曰：“汝何谋人于水西山路？且供出谋得银若干及报出名来。”其人心道：“郭公如神。”知此情难隐，只得供曰：“小人是轿夫涂起，所谋得花子陈野银四两。”郭公曰：“四两银少，何害人一命？必不止此。”起曰：“客店徐元可证。”时元亦在堂下，即捉来问。郭公曰：“汝与涂起同谋乎？”元曰：“陈花子在我店内秤，只是银四两。后涂起所谋，我并不知道。”起曰：“银数他知，谋杀委与他无干。”郭公发打涂起三十。郭公即判曰：“涂起奔走小徒，厮仆下贱。见陈野露财店内，遂起狼贪，操凶器水西途中，辄行狙击。不思花子之银子铢积寸累，得之抑何艰，乃敢利人之有，害命攫金，闵焉而不畏，是可忍孰不可忍！此而为无所不为。若非畜物知恩，谁挟轿杠而诉主枉。亦是天道有眼，故托打椅而得凶人。谋财而见赃，害命而得实，断之以死，谁曰不宜！”当日看审此狱者何止万人，莫不交口称赞曰：“郭公真白日也，洞照幽冥，化学物类矣！”猴见打了涂起，收入监去，亦知来拜谢，人尽异之。拜后又叫号不已。郭公曰：“莫非为尔主未葬乎？”即令公差同猴去葬之，葬讫，猴在坟上哀号跳跃而死。公差将猴附葬其傍，归报郭公。郭公追出涂起赃银四两，令人立义猴亭于其上。后人题诗于亭云：“曾闻昔日孙供奉，今见城西有义猴。畜物也能知报主，愧杀辜恩负义流。”又有诗赞郭公云：“纷纷车乘出城西，独向公前诉惨凄。岂是义猴无慧识，知公素德遍群黎。”按：猴知来投告，已是郭公素行动于神明，格于物类。其后故以打椅事，捕得真贼。此亦未巧。其巧在藏猴衙内而人不知，先说椅不言人恶事，故恶人敢来看。此是郭公智超物类，识高古今

处。岂负异物来报之意哉！宜其有“郭白日”之名也。

蔡知县风吹纱帽

蔡应荣登弘治间进士，年方十九岁。初任陕西临洮府河州县知县，发奸摘伏，明断如神。一日坐晚堂，忽然微风渐起，吹灭案上烛光。及门子复点起烛来，蔡知县头上失了纱帽。初犹疑是手下人侮弄他，及问左右以纱帽何在，各各相顾惊愕，不知所对。乃限各在衙人役，三日内要跟寻此纱帽下落，如不见，各重加责罚。次日，公差魏忠出北门去勾摄犯人，才离城二里，地名大坪，路傍梨树下有一纱帽。忠疑曰：“此莫不是蔡爷的乎？”即捡回报，知果然是也。蔡公问其捡得之处，即命魏忠引路，亲抬轿去看。令左右掘开梨树下。见有一死尸，头上伤一刀痕。蔡公知是被人谋杀者，命查梨树两旁之地，是何人耕。即时拿得梨树左边地主陶、邹七，右边地主梅茂、梅芳四人到官。蔡公审问曰：“汝等安得谋人埋在梨树之下？”陶等曰：“小的俱良善百姓，那敢谋人？况自己园地，日夕往来，若有亏心事，岂敢埋冤魂在自己园边？”蔡公故将八般刑具排在堂上，将四人上了夹棍，皆叫屈不肯认。蔡公令各讨保出外，限三日内汝四人要究谋人正犯来，若跟寻不出，将这厮活活打死，定要一个偿命。当日四人出外，明问暗访并无踪迹，街坊尽传说此事矣。其夜，蔡公密召曾启、魏忠等十六人来，嘱咐曰：“我给汝等四面白牌，次早初开城门，你分作四门出，各执一面牌于离城二里外等候，但有出城者，都要拿来，限明日申时解见。”曾启等依命，次日四门各将出城人，解来约有二百余人。故将几人来审问、盘诘。渐近天晚，乃命在衙皂快，将此二百余人各领几名出外，明日一齐送来，定要严审。下午，早已分咐各皂快曰：“停会命你带领出各犯，我不管你领多少，可各背地索他银，故说肯献银与你者，许私下放他。如有肯出银者，即来禀与我知。”时各皂快领人去，都依命赚索银两。曾启亦领得五人，内有开店人丘通，肯出银伍钱，求私放他。曾启留他食晚饭，假意许夜间放走，即先来报知县主。蔡公令二公差在门首，候夜饭后曾启放出丘通，二公差拿住曰：“蔡爷正恐你走，果不出所料矣。”丘通不知蔡公何故知他要走，心中已惊恐十分。及锁来见，蔡公已坐堂久候。灯火明亮，刑具安排，人声悄静，好似阎王殿一般。丘通益恐。蔡公喝曰：“你谋死人埋在梨树下，冤魂来告。我已访得实，要待明日审问，你今夜何故反思逃走？好从头招来免受拷打。”丘通见说出真情，吓得魂不附体，一时难隐，只得从实供出曰：“前月初十，有一孤客带银三十两，在店借宿。不合将他谋死，夤夜将他埋路旁梨树下。其银尚未敢用，埋在房间床脚下，委的是实。”蔡公令公差押丘通去取银，果于床脚下掘开，取出纹银三十两。通既承认真赃，又可据，乃取赃入库收贮。拟丘通以谋财害命之罪。蔡公遂写定判案。申按院曰：“审得丘

通招商作活，开店营生。前月初十近晚，远客一人独来。见其金多，遂起朵颐之想。欺其身独，辄行害命之谋。肆恶夜中，不思天理可畏；埋死树下，自谓暮夜无知。使冤魂逐雨韵以悲号，点点梨花堕泪；致怒气随风威而淅沥，凄凄视砌诉冤。吹去乌纱，非是登高落帽；缚来逋客，果是谋人正凶。三十两真赃俱在，幸千里孤客雪冤。猎人於家，自作之孽；杀人者死，速即尔刑。”时按院依拟缴下，秋季处斩讫。按：怪风吹去纱帽，本是冤魂相投。但蔡公之明，故限梨园边邻采访谋人贼。知其人心亏，必是远走，又先使人尽捕出城者。然亦难辨，却又以之索银私放。彼心亏者，必思贿赂求放，因此遂辨出真犯。蔡公之明不可及矣。

乐知府买大西瓜

乐宗禹，浙江处州府龙泉人。登成化丙戌科进士，历官至徽州府知府。公平廉察，远近咸服。一日，公子病笃，无医可疗。时六月中，思食瓜。乐太府即差惯办公差黄德去买。德直往水北桥去，捡好的买。会有少年周继生者，挑一担瓜来。黄德即叫买瓜。见担内一瓜，大如桶，青如玉，世间异物，瓜中之王。黄德问曰：“这大瓜多少银？”继生应曰：“我这瓜天下无双，要七分银。”黄德将五分银问他买入衙去。乐爷见那瓜生得异常，熟视之，觉有啾唧之声。心疑其怪，细思之，恐其有冤。即叫黄德去水北桥，叫继生都挑入衙来买。乐太府随郎出堂问继生曰：“你瓜如何这等大、这等精采？何以灌溉而得此也？”生应曰：“瓜园递年出一瓜王，要做功果，但一年出在一方。幸今年出在生园内。然这个还未大，园内尤有一个更大些。”乐爷听得继生说，即叫轿夫抬往瓜园去看。果见瓜大异常，远视之，又觉那瓜有鼓舞之状，心益疑之。即叫差人黄德、李二郎掘下去，看有何物。二人掘下二三尺，见一死尸，头脑一刀痕，心窝刺一刀，面上腥红而尸不朽。乐太府即叫差人将继生锁住，带人衙来，喝曰：“这畜生，你敢谋死此人，该得何罪！好好招来，免受刑法。”那人不是继生谋死，被打、被，只叫枉屈，死不肯招。乐府判不得，自思忖曰：“既不肯认，也罢，也罢。府内城隍为一府之灵，我和你去打城隍。若是圣，即是你谋死，你即有仪、秦口舌也难分辩。若是阴，阳与你无干，我遂开你。”继生听得乐爷要去打城隍，心中甚喜，有得生之路。去到城隍内焚香祷祝礼毕，随掷一，却是阳，又分作八字。乐府自觉问枉他，十分懊恼。心中自忖：“这分作八字，莫非杨八谋死？”信口说：“你边邻有人叫杨八否？”继生应曰：“邻园瓜即杨八的。”乐府带回衙，即差人去拿杨八。杨八心亏，听得差人来拿，惊得魂不附体。一时拿到。乐太府曰：“杨八你好大胆！继生瓜园死尸，是你杀死。”杨八答曰：“有何见证？”乐太府曰：“我到城隍去打，一时昏倒。城隍对我说，是你谋他财、害他命，将尸埋在继生瓜园内。你还

敢推瞞。杀人者死，何说之辞。好好招来，免遭刑宪。”杨八被太府一诘，又真是他谋死，只得实招曰：“去年八月十五日，湖广贩枣客人张仲兴，在我家歇。我见他皮箱有银，将酒灌醉，半夜三更，一刀刺入心窝，只叫一声而死。遂抬在继生园内去埋。”乐府问得明白，即将白金一两赏继生去。一面写文书申上司两院，把杨八问偿命。判之曰：“审得杨八谋死湖广客人张仲兴谋财害命事：天之生物，惟人为贵。律之所设，人命为先。痛此客人，奔走江湖，何期死于非命。狠哉！杨八希图财货，置彼死于无辜。三更灌醉，持刀刺入心窝；半夜扛抬，将尸埋于瓜园。使他父子不相见，狼子兽心；俾彼产业尽消亡，蛇恶蝎毒。旧年八月十五日夜，兴挣命一声，趱离死路，破头流血，遂丧黄泉。心不肯甘，鬼神为你除奸贼；死奚瞑目，英灵变作大西瓜。痛仲兴，草木为之凄惨；恨杨八，人人得而诛之。谋财害命，死有余辜。依律按刑，罪当大辟。”自乐太府判明大瓜后，那公子之病不药而愈，人皆称其公明所致云。

舒推府判风吹“休”字

北京大名府资福寺，有一僧海昙，往乡下取苗。租其佃人潘存正，与海昙角口。昙发怒性，将存正痛打呕血而死。存正之兄存中，赴方大巡处陈告曰：“告状人潘存中，为人命事：痛弟存正，乡农善懦，冤遭凶恶僧海昙，十月十一日来家取租，怒正供饭不丰，因致角口。昙力大能拳，将正乱打，即时呕血，十三日身死。邻里周才等可证。乞委廉检验，诛恶偿命，生死衔结。哀告。”方大巡批曰：“仰该府刑馆详问解报。”僧海昙亦去诉曰：“诉状人僧海昙，年籍在牒。诉为图赖事：贫僧孤零，守法本分。因佃潘存正积欠苗租，十月十一日，往家理取。正在病危，并未出见。岂恶潘存中，欺僧善弱，骂遂出口。今存正病故，与僧何干？反行图赖，悬捏人命，乞吊验，有无伤害，泾渭得分。仍乞追苗租，寺门有主。叩诉。”方大巡批曰：“该府刑馆并问。”时舒润为大名府理刑。业大巡初批此状来问，甚是虔心。思审出真情，以求知于大巡，见他有能。人犯拘齐日，即发牌去检验。时原告潘存中、被告僧海昙、干证周才、排年、胡卿等，都到尸场候审。及命件作等撞开棺木，取尸检验，只是一空棺，并无尸身。潘存中曰：“小的弟即存正，被僧海昙打死是的，遍体重伤。他恐检出真情，难逃偿命，故生计偷尸，以作疑狱。思连累众人，缓彼死罪。望老爷严刑研究下落，死冤得雪。”僧海昙执曰：“潘存正因病身故，存中欺心，悬空告贫僧打死。今恐检出无伤，故自行偷尸以掩图赖之罪。不然棺柩近伊门首，必有人守护。况资福寺到此有五里程途，偷尸岂无人见？伏乞老爷洞察便见存中图赖之情。”舒公乃问干证曰：“此事原由如何，好从头道来。”周才等曰：“那日存正与海昙在家厮打，存中来相助，小的在外，只闻闹声。及去劝解，海昙已走出门外。后过三日，存正身死是的。其偷尸乃暮夜行

事，不知是谁。”舒公曰：“既有打，必有伤。海昙身敌二人，又能跳身走出，必是能拳，故打着存正致命。此尸是海昙偷矣。”遂命来，敲上一百，不肯认，后乃解夹。海昙执曰：“那日只与存中闹争，并未交手，焉能伤其弟？若果有重伤，次日何不早告保辜？今贫僧正愿得尸一检，以证彼诬告。岂料彼又生此奸谋，中他毒手乎！若得此尸一捡，倘有伤，小僧即死也无怨。”舒公将存中亦，亦不肯认。又执四旁居民来问，皆称不知谁偷尸。舒公不得此事明白，纳闷而归。从资福寺经过，天已近晚，遂入寺暂宿，待次日方回。在法堂坐定时，寺僧已整备筵席到矣。忽空中飘一张状纸来，中间只有一“休”字。舒公原已不乐，骤见此事，心中转加疑怪。乃起祝伽蓝曰：“本职奉大巡明文，为检潘存正之尸而来。今不见此尸，事不得明，因天晚在此寺假宿。忽空中吹一“休”字而下，使我愈加疑闷。今敬祷神明，祈求灵，以决臧否。倘此讼当休息乎得圣；或我官当罢休乎得阳；抑或死者阴魂不肯休乎得阴。”把两杯掷下，果成阴。舒公自忖曰：“原来是阴魂不肯休。然寻不得尸，难坐此僧偿命。”此夜展转思量，睡亦不宁。次早起来，散走闲游，以畅情怀。虽则游玩，心中只想个“休”字。此寺惟藏经阁最高，行到此阁上，见四周树丛，果是幽雅。观望间，见二门外二树苍老，枝干奇矫。因以指写“休”字于掌曰：“此字明是人字旁放一木字，敢莫人在木旁乎？”遂下阁，步至二门外两大树下去亲看。见右边树下有一匣土，痕不旧，命手下掘开。掘至三尺，见一尸，取出来潘存中认之，曰：“此正吾弟尸也。不料此贼曾偷埋在此。非是阎王老爷神明，安能察出此情。”遂检之，果有致命伤痕。僧海昙知事情露出，百口难辩，乃供招认死。舒公判之曰：“审得僧海昙，未明五蕴，那戒三嗔。逞恶跳深，凶固同于罗刹；使势凌轹，狠实类于夜叉。索佃户之首，何须骂詈；嫌东道之薄，遂致揪殴。义矣！邻周才奔救而靡及；伤哉！潘存正命死于无辜。十一日殴即时吐血，十三日死何待保辜。恶惧检验之见伤，夜谋偷尸而埋寺。天怒之而风飞‘休’字，神愤之而掷成阴。古树傍掘出冤魂尸首，检场内验明致命根因。虽百口以何辞，合一甘而就死。秋期处决，罪当其情。”立成文案，申于按院。方大巡即依拟，将僧海昙秋季斩讫。此虽潘存正之冤魂不肯故，终取偿命，抑亦舒公之英明，用心察狱，乃能猜出“休”字，以昭雪其情。不然，此案卷几何而不为疑狱哉！

项理刑辨鸟叫好

南京太平府董知府、盛同知、锺通判，同推官项德人在庆元寺讲乡约。有一鸟绿身黄尾，飞立寺檐上，声声只叫“好，好，好！”董太府喜曰：“安上治民，莫如礼；移风易俗莫如乐。今讲乡约以训民，正礼陶乐淑之化也。致禽鸟感孚，声声叫好，岂非教化之验，瑞气之征乎！”盛同知附会之曰：“昔虞廷奏

韶而威凤仪，师旷调乐而瑞鹤翔。盖禽鸟得气之先，故赓和而来止，览德而下集。今此鸟叫好，可谓化孚草木，信格豚鱼矣。” 锺通判亦和之曰：“昔君陈尹东郊，而鹊让巢鲁。恭令申牟，而驯野雉。皆因牧守之循良，故禽感德而来应。今鸟报好音，是府尊之化行而和风翔洽也。” 董太府让曰：“二三大夫之功也，老夫何力焉。” 项推官大笑曰：“如三位老先生之言，则今日乃唐虞之治、鲁龚之化也。依学生愚见，此乃冤抑不平之鸣，决非和平之好音。” 盛同知曰：“鸟声叫好，何以为不平之鸣？” 项推官曰：“诸公祇闻其声响，不洞察其衷情耳。” 锺通判曰：“公非公治长之知鸟音，何以能识鸟之衷情？” 项推官曰：“此鸟虽连声叫好，然其音凄以惨，详听之，其情苦以悲。以我之情度鸟之情，故知叫好之中有大不好存焉。此非韩朋之鹤，必为精卫之魂，非望帝之怨，则是令威之叹，难比南国骀虞、中牟驯雉矣。” 董太府三位凝听之，其音果悲哀惨切。乃言曰：“此吾辈所不能察也，惟老先生究竟之。” 项推官因立而视鸟曰：“你叫若是好事，可在府尊三位前周飞；若有冤抑不好事，可在你身边周飞一匝。” 其鸟遂振翼向项推官身边周飞一匝而去，又立于檐上叫好。董太府三位惊异之，皆拱让项推官曰：“此鸟果灵怪，必有冤抑之事。愿老先生代之伸雪，吾辈诚不能也。” 项推官思之，不得其故。乃先起身回衙，又祝鸟曰：“你果有甚事可在衙中听审。” 其鸟果随飞入衙去，在庭树中叫好。项推官反覆思寻，终不知其何由。又向鸟祝曰：“我命赵豹、苏盖二公差跟你前去，有甚冤情，引他拿来。” 其鸟遂飞去。赵豹二人跟之，见其复立于寺檐，回报曰：“那鸟照旧在寺檐上立。” 项推官曰：“你速再去，看他终在那里止。” 赵豹二人复去，却不见了。闻其声在寺栋中叫，急讨楼梯登寺栋高处，望见鸟在三宝殿左边僧舍中立。少顷飞下僧舍外一矮屋去，不复飞起。赵豹下寻其矮屋，乃是东净，并不见鸟踪影。二人回报曰：“小人再去看，见鸟在三宝殿左边僧舍中立。少顷飞下东净去，不见其踪。” 项推官即打轿到寺中，命手下于东净中掘开。才掘及三尺，取出一妇人来，绿衫黄裙，旁又一个四五岁的儿子，颈上俱伤刀痕。项公问三宝殿左边舍是谁所住。寺僧答曰：“是晴云禅房。” 即拿晴云到问之曰：“你连杀儿子、妇人二命，殒于厕中，因何缘故？” 晴云抵赖曰：“本寺外人往来甚多，小僧全不知埋甚人在。连杀二命，何曾是我？” 将来夹起，又不认。乃拿晴云左右房二僧来问，亦互相掩饰，不肯证。项推官曰：“晴云偿一命以定，不由他不承，只你二人更要一个偿命。” 乃并夹起。二僧方指出晴云曰：“前月有寡妇马氏抱一儿子来寺许愿，因在各处游玩。晴云顿起淫心，哄人入禅房，要行强奸。寡妇不从，先杀其子，又杀寡妇，私埋东净，并不干我二人之事。” 僧晴云曰：“我一人害二命，冤债当还矣。” 项推官即放此二僧，拟晴云梟首之罪。判之曰：“审得僧

晴云淫若拐丁，凶同毒蝎。幸婺妇之来寺，乃顿起淫心；入禅室而行强，浑忘佛道。嗟马氏心如铁石，盖永励冰操；恨妖秃猛甚虎狼，横推霜刃。欺孤侮寡，曹马之故习；重萌剖腹刳胎，桀纣之稔恶复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汝安则为又何弗为！谁识兰惠香魂，殡溷厕而不染；须信忿逝魄，化禽鸟以鸣冤。切切声悲，抱子死每死之恨；哀哀叫好，含一女一子之灵。怨气不磨，故法官而诉屈；览辉而下，特来约所以呈祥。啼血杜鹃，怨残春且为堕泪；衔木精卫，恨苦海犹然惊心。矧兹烈妇之魂，可逭凶僧之杀。梟首以正典刑，悬寺用惩来者。”时项公辨雪此冤，人皆传异。董太府三人，皆自以为弗及。以后凡疑狱皆推让与问，悉得真情。一府肃然，清正廉明之功大矣。

曹察院蜘蛛食卷

山东兖州府钜野县，有民郑鸣华，家道殷富，止生一子，名一桂，美丰容，好歌吟。屡有媒妁代他议亲，因鸣华拣择太严，未为聘娶。年至十八，益知风月。其对门杜预修，家有女名季兰，性淑有貌。因预修后妻茅氏，欲主嫁与外侄茅必与。预修不肯，以致延至十八岁未许适人。郑一桂闯见其貌，千方计较，得与通情。季兰年长知事，心亦喜欢。后于每夜潜开猪门，引一桂入宿。又经半载，两家父母颇知之。季兰后母茅氏，在家搅闹，后关防甚密。然季兰有心向一桂，怎能防得。一日茅氏往外家去，季兰在门首候一桂，约之夜来。其夜一桂复往，季兰曰：“我与你相通半载，已怀三月孕矣。你可遣人来议媒，谅我父亦肯。但继母在家，必然阻当。今乘他归外公家去，明日千万着心，此事成则姻缘可久，不然吾为你死矣。纵有他人肯娶我者，妾既事君，决不改节于他人。”郑一桂欣然连诺。一夜叙情，绸缪云雨，到五更早，季兰仍送一桂从猪门撵出。适有屠户萧声，早起宰猪。见之，心忖曰：“必一桂与预修之女有通，故从他猪门而出。”萧声密从猪门挨入去，果见季兰在偏门边倚立。萧声向前逼之求欢。季兰曰：“你何人敢于这胆大！”萧声曰：“你养得一桂，独养不得我？”季兰哄之曰：“彼要娶我，故私来先议，若他不娶，则后日从你无妨。”即抽身走入房去，锁住门。萧声只得走出，心中热躁，自思曰：“彼恋一桂后生，怎肯从我？不如明日杀了一桂，使他绝望，谅季兰事必得到手。”次日，一桂禀知于父，要娶季兰。郑鸣华曰：“岁多媒来议豪家女，我不纳他。今娶此不正之女为媳妇，非惟辱我门风，且无奈人笑何。”一桂见父不允，一日忧闷无聊，至夜静后，又往季兰家。行到猪门边，被萧声突出杀之，并无人见。次早，郑鸣华见子被杀，不胜痛伤。只疑是杜预修所杀，遂赴县告曰：“状告为仇杀事：棍恶杜预修，因揭借不允，致怀私忿，故将女季兰，诱华男一桂入室成奸，逼勒银两。丑谋不遂，凶刃杀死。切思陷入成奸，挟仇杀命，伊女独生，我男独死。套陷谋深，灭嗣情惨，乞律断偿命，死灵

不朽。哀告。”杜预修去诉曰：“状诉为申诬事：修与郑鸣华并无宿隙，伊男被杀，不知何人。悬捏预修教女诱奸，稍有人心，肯行此计？伊称勒银，有何证见？拿人作对，冤抑可怜。乞天劈诬，泾渭得分。叩诉。”朱知县拘来问。郑鸣华曰：“亡儿一桂，与伊女季兰有奸是的。季兰嘱我儿娶他，我不肯允，其夜遂被杀。此必亡儿复往他家，故预修杀之。倘非彼杀，更有谁也？”杜预修曰：“小女与一桂有无奸情，我并不知。纵求嫁不允，有女岂无嫁处，而须强人？其初求嫁之也何亲？其终杀之也何仇？他告我遣女诱他男成奸，今又称我女求嫁伊男，皆是砌虚之辞。望老爷察之。”朱知县问季兰曰：“有无奸情？是否谁杀，惟你知之，可从实道来。”季兰曰：“先是一桂千般调戏我，因而成奸。他先许娶我，后来我愿嫁他，皆出于真心，曾对天誓过。其通奸已将半载。前来杀死，不知是谁，妾实不知。”朱知县曰：“你通奸半载，父知而杀之，是你父杀的矣。”将杜预修起，不肯认。将季兰上了棍。季兰心思：“一桂真心爱我，他今已死，幸我怀孕三月，倘得生男，则一桂有后。若受刑伤胎，我生亦枉然。”遂屈招曰：“一桂是我杀。”朱知县曰：“是你情人，何故杀之？”季兰曰：“他悔不娶我，故杀之。”朱知县曰：“你未嫁，则情夫如同亲夫。始焉以室女通奸，终焉以妻子杀夫，淫狠两兼，合应拟死。”郑鸣华、杜预修皆信谓真。再过六个月，生下一男。鸣华因无子，此乃是他亲孙，领出养之，保护甚至。过了半年，察院曹立规出巡到府，夜阅杜季兰事一宗文卷。忽然一大蜘蛛从桌子上堕下，食了卷中几字复渐上去。曹院心下疑异。次日即审这起事。杜季兰曰：“妾与郑一桂私通，情真意密，怎忍杀之？只为怀胎三月，恐受刑伤胎，故屈招认。其实一桂非妾所杀，亦不干妾父之事，必外人因甚故杀之，使妾枉屈偿命。”曹察院曰：“你更与他人有情否？”季兰曰：“只是一桂更无他人。”曹院曰：“一桂亦更有外交否？”郑鸣华曰：“并无别私交。”曹院心疑蜘蛛食卷之事，他必有姓朱者杀之，不然，亦原日朱知县问枉也。又曰：“你门首上下几家，更有甚人可历报名来。”鸣华历报上数十名，皆无姓朱者，只内一人名萧声。曹院心猜蜘蛛亦一名蜘蛛，莫非此人也。再问曰：“萧声作何生理？”对曰：“宰猪。”曹院心喜曰：“猪与蛛音相同，是此人必矣。”乃令鸣华同公差去拿萧声来作干证。公差到萧声家曰：“郑一桂那起人命事，大巡来讨你。”萧声忽然迷茫曰：“罢了，罢了。当初是我错杀你，今日该还你命。”公差喝曰：“只要你做干证。”萧声乃惊悟曰：“我分明见一桂问我索命，何故只是公差？此是他冤魂来了，我同你去认便是。”郑鸣华方知儿是萧声杀，即同公差锁之到院。萧声一概承认曰：“我因早起宰猪，见季兰送一桂出门，我便去奸季兰。他说要嫁与一桂，不肯从我。次夜因将一桂杀之，要图季兰到手。讵料今日露出，情愿偿他

命矣。”曹院判曰：“审得郑一桂系季兰之情夫，杜季兰乃一桂之表子。往来半载，三月怀胎。图结姻缘，百世谐老。陡被萧声所遇，便起分奸之谋。恨季兰之不从，将一桂而暗刺。前官网稽实迹，误拟季兰于典刑。今日访得真情，合断萧声以偿命。余人省发，正犯收监。”当时季兰禀曰：“妾蒙老爷神见，死中得生，犬马之报，愿在来世。但妾虽身许郑郎，奈未过门。今儿子已在他家，妾愿郑郎父母收留入家，终身侍奉，誓不改嫁，以赎前私奔之愧。”郑鸣华曰：“日前亡儿已欲聘娶，我嫌私通非贞淑之女，故不允。今见有拒萧声之节，有守制之心，我当收留，抚养孙子耳。”曹院即判季兰归郑门，侍奉公姑。后季兰寡守孤子郑思春，年十九登进士第，官至两淮运使，封赠母杜氏为太夫人。其郑鸣华以择妇过严，致子以奸淫见杀。杜预修以后妻制肘，致女以私通招非，皆可为人父母之戒。杜季兰始虽早早苟合，终能昭昭明节。晚受褒封，可为知过能改之劝。使当时失节萧声，抑讼后改嫁，不过为淫奔贱人耳，虽有贵子，安得享其荣赠哉！若郑一桂淫人室女，致取杀身，理亦宜也，又不足道矣。

谭知县捕以疑杀妻

山西大同府朔州县，有民尤广廉，性多狐疑，残忍猜忌。娶妻施巧妹，性情活泼，言语轻快。广廉尝与妻行房事，问之曰：“我的气力大，功夫好。”施巧妹戏答之曰：“你功夫不好。”广廉曰：“谁人的好？”巧妹曰：“他人的更好。”广廉因此遂疑妻与外人有私交，持此疑心在内。后见妻一言一动，便生猜度，曰：“此言辞似有情弊，此情状似有掩饰。”又故退托出外，在背地藏之，欲捕其奸夫，并不见有来往。疑端百出，而妻以无心持防，全不知夫之疑，已然积疑成妒，积妒成仇。一日思杀其妻曰：“今日但有人到我家，便将来与妻同杀，诬执他为有奸。”等近天晚，并无一人来家。知有卖油者从门首过，即叫之曰：“卖油。”将哄入杀之。那卖油者不该死，应之白：“我今日家中有事，要回去得急，明日来卖与你。”呼之不来。广廉忿思二日了，发起暴性，持刀直入房中，望妻而杀。妻曰：“你真作死，悬空杀我何为？”以手抵之，斫断其手；再一刀，从项上杀过。外人皆不知。广廉杀了妻，又无奸夫可捏，乃收拾行李，将门掩关，夤夜逃走。次日邻居见广廉大门至午不开，有三四人进去，看见杀死施氏在地，又斫断一手。众人大惊，即协同地方赴县呈曰：“连金呈为杀妻事：地方尤广廉，娶妻施氏，年来无异。今月二十日夜，不知何故，将妻杀死，夤夜逃去。切见关系人命，众等恐累，理合呈明，检验收贮，立案照提须至。呈者。”知县谭经问众等曰：“你料广廉必走何去？”众曰：“本地有四条路，不知从何路走。”谭公曰：“逃人命者必出关外，何路是出关的？”众曰：“北路三日出关。”谭公命公差姜婉、袁往北路去拿。二

人行三日，在关下宿，并不见踪。姜婉曰：“我和你都差矣，并不晓广廉生得何如，怎么拿得？不如回罢。”袁曰：“难得到关上，可去走一遭亦好。”二人到关上去游，见一店主黄五，与个后生争店钱。黄五曰：“你与小娘子两个人，怎么还一人店钱！”后生曰：“我只一人那有小娘子。”黄五曰：“昨晚与你同来同宿，今日饭后先行，何故躲得过？”后生曰：“你明是索要我店钱，悬空说这鬼话。”二人争辩，要打起来。姜婉去劝解曰：“你说有小娘子，他说没有，纵有也只在前路，可去赶上他，不还你店钱乎？”黄五与后生皆曰：“说得有理。”到下店即问曰：“顷才一小娘子行在那里去？”下店曰：“我未见。”又过数店，连问有个小娘子在何处去，皆答曰：“清早到于今，并无一个妇人过。”黄五没趣。那后生曰：“讨个小娘子与我，便还你店钱。这老狗好欺心。”伸拳便打。黄五不敢回打，躲在姜婉身后曰：“那小娘子明是昨晚同来今日先去，缘何路上便不见，岂我老眼见鬼乎？”姜婉私对袁曰：“此人莫不是尤广廉也！其小娘子是他妻的冤魂乎？”袁曰：“的矣，的矣。”取出铁链来，扣住曰：“本县老爷正要拿你，你杀死妻子，冤魂跟来，要走何去？说出真情！”吓得广廉软作一块。黄五亦自惊他真见鬼。锁广廉到县审问，一概招承。说他疑妻与人有奸，无故杀之。今看起冤魂跟随，因致被捉，此必是无外情，故冤愆相报，不然只过了关去，本县何能拿得。谭公判曰：“审得尤广廉性多狐疑，心实狠毒。谬以枕边之言，遂致深怀积妒。指白为黑，漫漫玉上之蝇；谓有实无，满载车中之鬼。一刀先截手腕，左臂仍断咽喉。怨气摩天，虽终天而罔极；冤魂惨地，每触地而追随。虽暮夜潜遁，将图漏网；乃旅店显现，终获凶身。可信天理之难欺，谁谓阴司之无报。汝以疑杀妻，出尔必然反尔；吾以法诛汝一死，还应一偿。置之重典，谁曰不宜。”按：此公案断之甚易，而冤魂入店，以致争店钱而为公差所捉。天理真可畏哉！是可为后世男子多疑之戒。

刘县尹判误妻强奸

云南临安府通海县民支弘度，痴心多疑，娶妻经正姑，刚毅贞烈。弘度尝问妻曰：“你这等刚猛，倘有人调戏你，亦肯从不？”妻曰：“吾必正言斥骂之，人安敢近！”弘度曰：“倘有人持刀来，强奸不从，便杀则何如？”妻曰：“吾任从他杀，决不受辱。”弘度曰：“倘有几人来拿住成奸，不由你不肯，却何如？”妻曰：“吾见人多，便先自刎，以洁身明志，此为上策，或被其污，断然自死，无颜见你。”弘度不信。过数日，故令一人来戏其妻，以试之，果被正姑骂去。弘度回，正姑谓之曰：“今日有一光棍来戏我，被我斥骂而去。”再过月余，弘度谓知友于谟、应睿、莫誉曰：“拙荆常自夸贞烈，倘有人要强奸他，必死不肯从。你三人为我试之。”于谟等皆轻狂浪子，果依弘度

之言，突入房去。于谟、应睿二人各执住左右手。正姑不胜发忿，求死无地。莫誉尤是轻薄之辈，乃解脱其下身衣裙，于谟、应睿见辱之太甚，遂放手远站。正姑两手得脱，即挥起刀来杀死莫誉。于谟二人走去。正姑是妇人，无胆略，恐杀人有祸，又性暴怒，不忍其耻，亦一刀自刎而亡。于谟驰告弘度。此时弘度方悔是错，又恐己妻外家及莫誉父母倘知，必有后话，乃先去呈明曰：“呈为强奸杀命事：淫恶莫誉，赌嫖轻狂。窥度妻经氏有貌，突入卧房，强行奸意。于谟、应睿的有明证。经氏发怒，挥刀杀死。妇人无胆，自刎身亡。刚毅贞烈，被恶误命。莫誉虽死，尚有余辜，乞征殡银助度□□。上呈。”刘知县即拘来问。先审干证曰：“莫誉强奸，你二人何以知是？”于谟曰：“我与应睿去拜访弘度，闻其妻在房内喊骂，因此知之。”刘县尹曰：“亦曾成奸否？”应睿曰：“莫誉才入即被斥骂，持刀杀死，并未成奸。”刘尹谓支弘度曰：“你妻幸未辱，莫誉已死，法无道埋殡之理。”弘度曰：“虽一命偿一命，然彼罪该死，我妻为彼误死，乞法外情断，量给殡银。”刘尹曰：“此亦去得，着落莫誉家出一棺木贴你，但二命非小，我须亲验收贮。”及刘尹去相验，见经氏刎死房门内，下体无衣；莫誉杀死床前，衣服却全。”刘尹即诘于谟、应睿曰：“你二人说莫誉才入便被杀，何以尸近床前？你说并未成奸，何以经氏下身无服？必是你三人同入，强奸已讫，后经氏杀死莫誉，因害羞又自刎。”将来起，并不肯认。刘尹只写审单，将二人俱以强奸拟死。于谟乃从实诉曰：“非是我二人强奸，亦非莫誉强奸，乃支弘度以他妻常自夸贞烈，故令我三人去试志。我二人只在房门头，莫誉去搂抱，强剥其衣服，被经氏闪开，持刀杀之。我二人走出。那经氏真是刚烈女流，想怒气愤激，因而自刎。支弘度恐经氏及莫誉两家父母知情告他误命，故抢先呈出。其实意不在求殡银也。”说出真情，弘度哑口无辩。刘尹即发打三十，又驳于谟等曰：“莫誉一人，岂能剥经氏衣裙，必汝二人帮助之后，见莫誉有恶意，你二人站开。经氏因刺死莫誉，又恐二人再来，则彼难洁身，故先行自刎，其贞烈刚毅之节明矣。经氏该旌奖，汝二人亦并有罪。”于谟、应睿见刘县尹发情如神，不敢再言半句。县尹判曰：“审得支经度，狐疑成性，狗辈痴心。见妻平日坚刚，自许贞节，命友三人调戏，用试其心。应睿、于谟牵制其手足，簿恶莫誉剥落其衣裳，睿、谟先出，□□经氏持刀歼恶，先斩莫誉，再刎自身。白刃霜飞，烈烈英气尚在；素志玉洁，堂堂正气犹生。身不染一尘，可翱翔而忝烈；妇名堪留万古，合旌奖以励后人。莫誉先逞颠狂，一朝之忿自取；应、于谬承主使，三年之徒宜加。弘度陷友于凶诛，犹曰是彼之轻听也。娶妻子枉死，可谓非尔之大咎乎！合正大辟之诛，用作多疑之戒。”将此案申去，大巡即依拟批下，将支弘度秋季处斩。又行奖经氏赐其匾曰“表扬贞烈”。人皆快经氏之人节得昭

，而以弘度之偿妻命为得当也。此回公案若非刘尹亲验二尸，躬究致死之由，则经氏之节不显，弘度之罪可逃，而无以彰善惩恶矣。幸刘公精明辨出，可以为男子痴心疑猜之戒。

洪大巡究淹死侍婢

张英，江西人，为陕西巡按。夫人莫氏，在家尝与侍婢爱莲同游严华寺。广东有一珠客丘继修，寓居在寺。见莫氏花容绝美，心贪爱之。次日乃妆作奶婆，带上好珍珠送在张府去买，莫氏与他买了几两。丘奶婆故在张府讲话，久坐不出。近晚来，莫夫人谓之曰：“天色将晚，你可去矣。”丘奶婆乃去。出到门首，后回来曰：“妾店去此尚远，妾一孤身妇人，手持许多珍珠，恐遇强人暗中夺去不便，愿在夫人家借宿一夜，明日早去。”莫氏允之。令与婢爱莲在下床睡一夜。后丘奶婆扒上莫夫人床上去奸之，谓之曰：“我是广东珠客，见夫人美貌，故假妆奶婆借宿。今日之事，乃前世宿缘也。”莫夫人以夫去久，心亦喜此，遂乐因承。自此以后，时时往来与之奸宿，惟爱莲知之。过半载后，张英升知府回家，接妻小同赴任。一日昼寝，见床顶上有一块唾干，问夫人曰：“此床与谁人睡？”夫人曰：“我床安有他人睡？”张英曰：“何床上有块唾干？”夫人曰：“是我自唾的。”张英曰：“只有男子唾可自下而上，妇人安能唾得高处？且与你同此睡着，仰唾试之。”张英的唾得上去，夫人的唾不得。张英再三盘问，终不肯言。乃呼婢爱莲往鱼阁去问之，曰：“有甚男子在夫人床睡？你必知之。”爱莲被夫人所嘱，答曰：“没有。”张英曰：“有刀在此，你说则罪在夫人，不说便杀了你，丢在鱼浦中。”爱莲吃惊，乃曰：“有卖珠奶婆，这半年内常在我家来，与夫人同宿，这是严华寺中卖珠客人，假妆奶婆。惟我得知，他人皆不知也。”张英听知，便思害死其妻。又恐爱莲后有露言，乃推入池中浸死，以灭其口。本夜张英睡至二更，谓妻曰：“我睡不着要思些酒吃。”莫氏曰：“如此便叫婢去暖来。”张英曰：“半夜叫人暖酒，也被婢妾所议。你自去大中取些新红酒来，我只爱冷吃。”莫氏信之而起。张英潜蹑其后，见莫氏以杌子衬脚，向中取酒。即从后扶起双脚，推落酒中去，英复入房睡。有顷间，凉已浸死，故呼“夫人”不应，又呼婢曰：“夫人说他爱酒吃，自去取酒，何许多时不来，叫又不应，可去看之。”众婢起来，寻之不见，及照酒中，婢惊呼曰：“夫人浸死酒中矣。”张英故作慌张之状，揽衣而起，惊讶痛悼。次日，请莫氏之兄弟来看入殓，将金珠首饰、锦绣新服满棺收贮，因寄灵柩于严华寺。夜令二亲用家人去开棺，将金珠首饰锦绣新服尽数剥起。次曰，寺僧来报说夫人灵柩被贼开了，劫去衣财。张英故意大怒，同诸舅往看，见灵柩果开，衣财一空，乃抚棺大哭不已。再取些铜首饰及布衣服来敛之。因穷究寺中藏有外贼，以致开棺劫财。寺僧皆惊惧无

措，尽来磕头曰：“小僧皆是出家人，衣钵足以度日，决不敢作盗贼之事。”张英曰：“你寺更有何人？”僧曰：“只有一广东珠客在此寄居。”英曰：“盗贼多是此辈。”即锁去送县，再补状曰：“状告为劫棺冤惨事：痛室莫氏，性淑命短，难舍至情。厚礼殡殓，珠冠一项，好玉三件，金银镯钿、锦绣新服，满棺收贮，灵柩寄寺。惯贼丘继修，开棺劫掠，剥去一空。死骨何罪，遭此荼毒。冤惨无伸，迫切上告。”倪知县准状，将继修严刑拷打一番，勒其供状。丘继修曰：“开棺劫财本不是我，但此乃前生冤债，甘愿一死。”即尽招承认。张英又以书与洪巡按，令其即决继修，以完此事，彼好赴任。洪巡按乃取丘继修案卷，夜间看之。忽阴风飒飒，不寒而栗。洪院自忖曰：“莫非丘犯此事有冤乎？倘有冤，吾不为张友而屈杀人也。”反覆看了数次，不觉打困。即梦见丫头曰：“小婢无辜，白昼横推鱼沼死；夫人养汉，清宵打落酒中。”洪察院即诘之曰：“你何以死？”醒来乃是一梦。自忖曰：“此梦甚怪，但小婢、夫人与开棺事无干，只此棺乃莫夫人的。明日县看何如，或有别状告杀婢事，未可知也。”次日吊丘继修审曰：“你开棺必有伙伴，可报来。”继修曰：“开棺事，死也不是我，若因此事死，亦是前生注定，死亦甘心。”洪院思昨夜所梦夫人酒亡之骈句，只等闲问之曰：“此莫夫人因何身亡？”继修曰：“闻得夜间在酒中浸死。”洪院惊异与梦中话相合。但“夫人养汉”句未明，乃问之曰：“我访得此夫人因养汉被张英知，推入酒浸死。今要杀你甚急，莫非是与你有奸乎？”继修曰：“此事并无人知，惟小婢爱莲知之。闻前日爱莲在鱼池浸死，夫人又已死，我谓必无人知矣，故为夫人隐讳。岂知夫人因此而死，必小婢露言，而张英杀之灭口也。”洪院闻得全与梦骈句相符，知是爱莲无故屈死，故阴灵来告。少顷，张英来相辞，要去赴任。洪院写梦中骈句，递与张英看。英接读之曰：“小婢无辜，白昼横推鱼沼死；夫人养汉，清宵打落酒中。”不觉失色。洪院曰：“你闺门不肃，一当去官；无故杀婢，二当去官，开棺赖人，三当去官。更赴任何为？”张英跪曰：“此事并无人知，望大人遮庇。”洪院曰：“你自干事，人岂能知？但天知、地知、你知、鬼知。不是鬼告我，我岂能知？你夫人失节该死，丘继修奸命妇该死，只爱莲不该死。若不淹死爱莲，则无冤魂来告，你官亦有做，丑声亦不露出。继修自合就死，岂不全美乎？”说得张英羞脸无言。洪院判曰：“审得丘继修贩珠贾客，萧寺寓居。见莫夫人之容。风生巧计，妆丘奶婆，以去云酿奸情。色胆如天，敢犯王家之命妇；心狂若醉，妾希相府之好逑。恶已贯盈，诛不容道。张英察出，因床顶之唾干；爱莲报来，知半年之野合。番思灭丑，推落侍婢于池中；更欲诛奸，断送夫人于酒底。丫鬟沦没，足为胆寒；淫妇风流，真成骨醉。故移柩而入寺，自开棺以赖人。彼已实有奸，淫自足致死，何用诬之盗贼

，岂有加刑！莫氏私通，不正家岂能正官；爰莲屈死，罔恤幼焉能恤民！须候请裁，暂停赴任。”是秋将继续修斩首。后劾官本中，首劾张英之事。部议以英治家不正，罢职不叙。此公案，在洪院折张英数语，尽已详明，只是不合无故杀侍婢，故致冤魂自出，而洪院卒以此劾之，不为少讳，具有直臣风烈哉！

吴推府判谋故侄命

铜陵县周孟桂，状告为奸杀大冤事：“恶弟孟槐，禽犊邪行。淫秽房帏，调奸侄妇至稔。恐侄寿春闻知，乘伊虐疾，串通医人李志洪毒死。少年冤毙，闻者心酸。骨肉相残，天理灭绝。乞天法究，存歿感恩。上告。”其寿春明系孟桂毒死，及嫁罪于孟槐。故族长周锡等会通族十八人明首出曰：“连名状为辨冤正法事：秦桧杀岳飞，万世罪人；文王泽枯骨，千古仁政。族孟桂兄弟，寇仇操戈入室。先年与幼弟孟格争财不和，密谋毒死。今又虎吞幼产，药死格子寿春，反陷孟槐抵罪。夫孟槐既抚其孤，安有杀孤之理。孟桂既杀其父，必有杀子之心。三代两父子，俱各埋冤；一族百妇男，谁不嚼口！况今田地悉归伊籍，家财罄入伊囊。黑夜冤鬼号天，白昼怨声载道。爷乃今日之文王，桂系昔年之秦桧。恳分别淑慝，扶苦助强。连名上首。”吴推府审云：“周孟桂与幼弟孟格争财，骨肉冰炭。用药毒死，为谋诡秘，室人第疑之而已。今又毒杀格子寿春，则谋端败露矣。反捏季弟孟槐，与寿春妻通奸，串医李志洪毒死。此笼络一家，一举两利之计也。既又遗计嘱男日勋，糝稞毒丸。复害寿春子中秋。揣其意，盖欲剪草除根耳。幸中秋弗食，误中其婢。此天意攸存，不绝苦人之后也。夫孟桂既毒父矣，胡为而又杀其子？杀子甚矣，又胡为而欲害其孙？据此残忍，非惟人道所无，虽螫蛇猛兽亦未有如此之烈者也。拟以大辟，安所辞哉！其子日勋仍以同谋律取供。”

夏侯判打死弟命

万年县陈仲，进状告为磊债杀弟事：“土豪沈机，家财累万，行止盖都，力举四百余斤，自号小霸王。弟因借债十两不服磊算，触犯虎怒，喝仆周蛮乱棍、乱石丛打，立时气绝。即今死者衔冤，兄弟分开手足，妻子剖断肝肠，极大冤枉。望光哀告。”沈机诉曰：“状诉为烛冤豁命事：陈仲升惯贼害民，一乡大蠹。初一夜潜入室中，偷盗财物。仆见捉获，即行打死。岂应刁恶仲进捏里磊债杀命，诬告诬陷。切思人命罪重。岂敢轻犯！身止黑夜杀贼，未曾白昼殴人。乞恩详情超豁。上诉。”夏侯审云：“沈机以万金土豪，所为不轨。盖罄南山竹而书罪无穷，决东海波而洗恶不尽者。今因磊债叠利，殴死陈仲升，乃反以仲升夤夜入室盗偷，指贱打死。此小人饰非之辞也。但人心不昧，乡有公评。乡党里地俱称：‘白昼打死。’白昼岂行窃之时乎？人命重情，合拟大辟抵罪。”

冯侯判打死妻命

崇仁县吴盖，状告为号究妻命事：“凶恶金汉，霸截水利。身论被殴。妻林氏情急奔救，遭凶概打，破脑重伤，抬回气绝。陈奇等见证。妻遭横死，叩法检填，负冤上告。”金汉诉曰：“状诉为冤诬事：二十日，身与吴盖争水遭殴，懵地李佐劝证，并无妇女在傍。次早，称妻被身打死，统集弟侄，破屋划财，谎词耸告。痛思田争水利，隔家二里有余。恶妻瞽病，不移户外半步，岂能飞石入房打死病妇？非杀妻图诈，必病危加功。乞究根因超拔。上诉。”冯侯两进其状，将二犯拘到，亲去检验。林氏破脑重伤是的，理合偿命。金汉钱贿承行，故不进卷，求缓复审。欲待冯侯已升，又图翻案。吴盖乃再催归结，曰：“状催为恳供归结事：爷政廉明，万民瞻仰。凶恶金汉打死身妻，告蒙检明致命重伤，将经一月，未蒙复审成招。豪钱广大，日久不无奸生。天台指日乔迁，冤民卧辙不及。乞赐速供，免蹈奸计。催告。”冯侯审云：林氏以夫争水，而与人厮殴，奔出号冤，亦妇人女子常态耳。金汉胡逞凶之甚，毙此妇于棍石乎！吴以婢身死，统族二十余人，蜂拥上金汉之门，破屋划财，此亦妾举也。盖杀人偿命，罪固重于泰山；而财之律，亦未可藐如鸿毛者。金汉合就大辟，吴亦依律取供。”

孙侯判代妹伸冤

繁昌县张简，状告为杀命理冤事：“父存嫁妹云玉，厚奁百金，配与兽亲计生为妻。岂恶不务生理，酗酒宿娼，孤妹终身仰望，反嗔苦谏，活活打死。夫杀妻命，纲常坠地。兄痛妹冤，情惨昏天。上告。”计生诉曰：“状诉为劈冤事：身妻病故，岳母面殄无异。岂奸舅张简，捏告打死。见身诉明，复催检尸。视人命为奇货，倚妹尸若孤注。不顾有伤天和，惟知肆奸鼓祸。乞各取认状。有伤，身认殴罪；无伤，恶招反坐。庶罪有攸归，尸无枉检。上诉。”孙侯审云：“云玉系计生之妻，而张简乃云玉亲兄也。计生酗酒宿娼，嗔妻谏阻。以结发而反目，固伦教中罪人乎。但云玉以夫不才，有辜终身仰望，愤惋而死耳。若必日捶楚而毙，夫谁指之？张简恐妹冤亡，构讼计生。殊不知计生虽有宿娼之为，必无杀妇之理。张简究嫁奁则可，必欲检尸正法，则不可也。不然向也朱、陈，今也秦、越，徒令人嗤笑矣！”

黄县主义鸦诉冤

山东青州府有一客商，姓张名恩，重义慷慨，不吝施舍。一日，带银百余两，往北京买缎匹。行了半月，路遇马夫名李立。前来叫声曰：“客官要租马否？”张恩曰：“本欲租马，但碍有行李在此。”李立曰：“客官只管骑马，行李我自担承。”张恩忖他是来往马夫，想亦停当，遂租马前行。未及一里，见一童子。手执一鸦，悲哀可怜，张恩问曰：“此鸦要卖否？”童子曰：“正是

要卖。”张思遂买之，旋放生。不想银包开时，李立见其包中有碎银十余片，有漕银二三锭，遂生心曰：“银包里向尚那多银，这皮箱内不知几多了。”因跟他前走到一深林，四边寂寥，杳无人踪。遂从背后飞打一棍，中其头脑。张思跌落马下，顷刻而死。李立把身尸埋在林里，将皮箱并银包即行取去，踪迹甚密，人莫知者。次日清晨，本县知县姓黄名日甲，正坐堂时，忽见一鸦在檐前哀鸣不止。又飞走庭中及进入堂前，叫声悲哀凄惨。知县心动，因谓手下曰：“看这鸦声声悲惨，莫是有大冤否？”鸦即叫声愈惨。知县曰：“若果有冤，我命手下随你去。”因差一皂隶名赵保，随鸦去，待有下落回报。鸦飞一二里，即停宿路傍，以待赵保。及走上二十里，见一深林，鸦即飞入林中，栖一新土堆上，大声悲鸣，惊得赵保胆落魂丧。赵保既见土堆，随走回报，具说一番。鸦亦复集庭前，点头哀噪。知县曰：“此是冤魂不消疑了。”即叫手下人等，跟我同至土堆相验实迹，立即起行。一彪人马随知县同到深林，铲开土堆，只见一尸埋不多久。正翻底时，见有一马鞭同埋在傍，盖李立埋时，慌慌忙忙，不知堕落一马鞭在此也。知县命人取马鞭审视讫，随即回县。清夜焚香，祝告天神。俄而就寝。以三更时，见一人颜色憔悴，被发行泣，因前跪曰：“愿太爷作主。”知县曰：“你是何人？有何冤苦？”其人曰：“小人冤家非桃非杏，非坐非行。”言毕，放声大哭，起身而去。知县梦中忽然惊觉，时漏下已四鼓矣。即起整衣危坐，踌躇兴思，未得情由。比近天明，即出坐堂。随分咐手下，将深林附近人家，乱拿数个人来。差人领命，忙忙前去。未到深林三里，有一街坊，名曰平丰街。只有十余人烟。家家有马出租。差人即乱拿三五人到官跪倒。知县问曰：“你这一伙作何生理？”皆应曰：“租马为生。”知县曰：“你既以马租人，何得假此马为由，害人性命，谋取财物？”皆应曰：“不敢。”知县曰：“你们五日内谋死一个客人，埋在深林里，还不肯讲耶？”皆应曰“实无此情由。”知县曰：“既不是你们，缘何尚落一个马鞭在此，可作干证。”众皆近前来认。因说我们虽有马出租，皆轮流日子。”知县曰：“既轮流日子，可各将姓名一一报来。”众因通报姓名。知县看到李立名字，因心中悟曰：“昨之梦应矣。非桃非杏，乃‘李’字也。非坐非行，乃‘立’字也。”随即差人去拘李立，顷刻拘到。李立心胆惊慌，面无血容。初问诘问，尚不肯服。知县大怒，命取刑具。吓得李立心益慌乱，无辞抵应，只得将前日张恩买鸦放生，银两出现，某因生心，将他谋死，一一情由，从头招认。只见鞫审之时，此鸦突飞入堂前，号鸣哀惨，乃把李立头面啄得出血淋漓。及李立招认毕，鸦即飞出庭前，触石而死。乃知此鸦即前日张恩所放生者也。一县皆惊异之。李立既审谋财害命，所供是实。知县判云：“张恩慈悲，既捐金以全鸟；李立凶猾，反利物而害人。深林之鬼莫伸，冥途多恨

；堂檐之鸦如诉，冤债稍酬。倘此鸦不逢张恩，难脱一时微厄；抑张恩不得此鸦，何快百恨深冤。蠢鸟无知，尚明报本。生人有觉，何忍行幸。怨未雪而鸣庭悲伤，鸦情何切；仇已报而触石投死，鸦义何深。人为鸦死，鸦为人亡，一举顿戕两命；因鸦害人，因人害鸦，万段何慰双魂。爰服上刑，永兹无赦。”判毕即将李立监起。于是知县感鸦之义，命埋鸦于张恩之旁，因构亭表之，名曰“义鸦坟”云。

苏按院词判奸僧

景泰间德郡一妓李秀奴，有娇态，喜琵琶，常于月夜弹唱，听者无不动情。郡中恶少年多争宿焉。郡之西有灵隐寺，寺有和尚名了然，素闻其名。一日见之，顿起欲火，忘却弥陀。归即刺字于壁曰：“愿生从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缘此佛事不理，斋素无心，思求与之欢合，又无有路，迷恋不休。适其结契兄弟号赤虎儿者来相拜访，见其非病非醉，似哑似聋，怪而问之。了然告其故，因出二百余金，嘱为之指引，曰：“倘成得就当重谢焉。”虎儿许诺，将银递与秀奴。秀奴接银欢喜万倍，觴赤虎儿。秀奴曰：“妓馆往来人多，和尚过我似为不便，万一事泄，不惟奴家含羞，那和尚罪将安遁也。我有一计，假称身子有病，不能接客。俟更阑潜入寺宿，黎明回家，必如此方可掩人耳目。”赤虎儿回话，了然爽快。如是暮入朝出，僧妓淫宿，人无知者。後了然衣钵荡尽，秀奴绝之。了然终不敢言，只是愤怒。思欲齏粉之而後甘心。乃揭银乙两，托赤虎儿送与秀奴，再求一宿。秀奴接银，心中思忖：“将欲去乎，则恐其为他所弄；将不去乎，则舍不得银子。”踌躇久之，呼鸨儿曰：“今晚有一位客官，欲往京应袭百户，在此秤银伍钱，接我于西市中街旅邸饮宿。汝好好看家，谨防梁上人，我明早自归。”鸨儿领诺。秀奴悄悄同赤虎儿潜入寺中，与了然宿奸。行事之际，虽有云容雨意，徒勉强策应耳。了然终不满。是夜四鼓，送至西中街。了然怒气冲心，将秀奴一击而毙，正在应袭百户寓门首。了然慌忙走回。天明，地方即将其事闻官。鸨儿具状赴告，称说：秀奴委的为应袭百户接去，在客铺中饮宿，不知何故为其所杀。府主即差手下将百户及店主收缚拷问，并无来由，俱不招认。府主思忖：“妓家争妒致死者多，不可专罪百户。”竟以疑狱监访。时苏巡抚巡郡，案其事。正审鞫间，有怪风一阵，吹片纸上公案。纸上有数字云：“事实了然，何苦相思。”苏院览毕得意，以为真情。判云：“百户不合宿娼，又不合妒杀；”遂拟死。事竣，将起行。其同年请游灵隐寺，见寺壁间有“但愿生从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之句，沉吟半晌。正欲诘其情由，适了然进茶，苏院问曰：“和尚名甚么？”应曰：“了然。”苏院怪讶，又问曰：“壁间之字何人所刺？”了然叩头不敢（应）。苏院令巡捕官锁住解审。酒三爵，即起身到院。取夹棍将了然拷打。

了然不得已，从实招认。遂释放百户及店主。苏院判以《踏沙行》词曰：“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罪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今何在？壁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即押市曹处斩。奸僧凶狠，因宿娼而杀娼，心则何忍。苏院冰鉴，由适情而得情，名宜永传。

丁府主判累死人命

德化县倪达，状告为累死人命事：“阎王大户吴魁，与兄争界，交恨半年，陡今自砍杉木，安赃黑陷。喝令虎仆捆缚兄至伊家幽系土牢，不锁绝食，捏诬呈县。屈受非刑，生生累死，极大冤枉。白昼暗天，哀哀上告。”吴魁诉曰：“状诉为究盗烛冤事：“恶倪进，盗砍坟树，凭里获赃。告县拘审发监，贿保领出，逾月喉疯暴死，与累无干。刁棍倪达，飘诬累死，竦告架骗。不思伊兄在家病故，并非在狱身亡，细审细查，何为累死。乞怜杜祸安民。上诉。”丁府主审云：“倪进盗砍吴魁坟树，赃出后园，彰彰然经中邻之目睫者。县拘赴审系监，越信宿而歇家领出。逾月患喉喉疯，食不下咽，大命遂终。天乎人也何尤。倪达因兄身死，遂执为辞，冤称累死人命。殊不知本县发监，非私牢也；一日而旋释放，非滞狱也，何为累死！然则讼人命者，固不若讼贼情者之为真哉。但进既死矣，罪无他及。魁虽遭讼，实系无辜。止倪达未合妾告耳。”

奸情类

汪县令烧毁淫寺

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在城有一宝莲寺，殿宇深宏，禅室明丽。青松翠竹，掩映楼台，钟声磬韵，悠扬叠奏。寺中田粮有二百余石，常有僧一百多员，皆交租管粮，衣食丰足。有富民达士游玩于寺者，皆以上好茶果相待，陪游侍奉，未尝失礼于人。以此人皆称此寺僧人良善，各有施舍。僧益殷富。况寺又灵异，祈祷有应。东边有一子孙堂，规模极大，左右有十数官房。凡妇女来祈嗣者，须七日前戒三日前斋。又要身无疾病，心无忧闷，然后来祈嗣。打得圣者，在子孙堂官房宿。每房只宿一人，其房皆洁净严密。先着你去详照着看管，并无缝隙。然后夜令妇女房中宿，房门外令他夫男自己看守，及后回去，多有生育男女者。以此相传，后来祈嗣者，城内外日甚一日。其妇女有言夜梦佛送子与他者，有梦见罗汉来睡者，有机深不肯言者，有去祈后再不去者，有四时数数去祈者。只因官房严密，房门外又系亲人看守，人并不生疑。原来此寺僧秃极淫欲。彼官房虽密，或从地下开暗道，从床下而来者；或揭开水障而入者；或床屏后开门入者。百计千万，各有路可入官房。夜则僧人去奸宿妇女。因本妇身无疾病，又斋戒神清，且僧力精壮，故多有子。其妇女被奸者自心虽

明，那个肯言。其淫妇无耻者，反借此为偷欢门路。如此浸淫日久，天理该彰。有福建泉州汪日，年幼登第，新任知县，到任半年，闻宝莲寺有祈嗣灵应之事。汪知县心想起来：寺若有灵，只消祈保有应验，何必要妇女在寺宿，恐中间必有情弊。乃密令接娼姑李翠楼、长媚姐入衙。七月初一，故送到寺中，诈称一是奶奶，一是小姐，来寺祈嗣。本日又有富民宦家妇女十余人，同在此祈。将晚，汪令亲去细察官房，并无孔隙。乃密藏一碗银与李翠楼，一碗墨汁与张媚姐，分咐夜间有甚物来，可将墨抹其头上。看顾二娼妇入房去宿，汪知县径回衙去。次早天未明，带领民壮皂隶二百余人，带枪刀麻绳，伏于寺外。止带数十人入寺，点客和尚名。时本寺共一百单八名僧，内有僧法海、僧慧云头上有，僧性空、僧悟空头上有墨。乃令手下锁住四僧，问其何故。四僧推托，是自伙相挽，非有别故。汪令乃呼李翠楼问曰：“汝宿寺中，夜中所见若何，一一道来。”李翠楼答曰：“昨夜钟声定后，有一和尚来奸我，小顷一去，又一来奸四次，并不说话。我后推托不惯经，和尚乃将丸子与我，说此是春意丸，只吞此，虽千遭亦不怕。又将一包小丸子，道是调经种子丸，留妇家早晨吞之，后自有子。今俱留在此。当交合时，我依钧旨，将银抹其头上，想此二红头僧是也。”又问张媚姐所说都同。云：“我以墨抹之，想二墨头者是也。那春意丸我已吞了，其交合时真爽快死也。但种子丸一包尚在。”又拿别十数妇女同祈嗣考来问之，皆死称夜无和尚来奸之事。乃令搜身上，各得种子丸一包。汪令也不穷究他，发令回去。僧法海四人知隐不过。只得招曰：“寺中只我四人有此奸淫，余无相干。其丸子是来寺时送与者，非奸时送也。李张二娼俱执是奸时送，非日间送也。汪知县喝令将僧尽锁住。诸僧正欲行凶，寺外民壮持枪刀拥进来，僧遂不敢动手。尽用麻绳捆去，收入监中，二监几于填满。住持僧佛显心生一计，与禁子凌志曰：“吾寺犯此，必当洗除。我管寺四十年，积有银一千两，今亦无用。你私放我二三人，暂入寺收拾铺陈、粮食来监中，愿将银一百两谢你。”凌志闻知有银，即与禁子八人，私跟四个僧去取银。到寺掘开一窖，有银无数。僧显头曰：“你每人各取十大锭去，余者替我抬入监中用。”八人见银多，其带入监者又多，遂纵此僧四人去收拾铺陈。佛显乃尽取寺中短刀、斧头裹在铺陈内，抬进监去，思今夜反狱。本日，汪令因拿出此恶，心中自喜有能，思作文书申详军门、两院，秉烛而坐。猛然想到曰：“我收百余僧在监，倘有反叛何以御之？”即急召快手各带兵器入宿。时已钟声初定，怯、值两监僧约定，期刻杀死禁子，打开狱门呐喊杀出。称言只杀知县，不动百姓。时快手约有三五十人到，遂于监门格斗一场。僧人兵器短，快手俱用长枪，以故僧人多伤，不能得出。后知反狱，惊得满城百姓各持刀保守。此时快手尽到，杀死僧人十数。快手亦多被伤者。僧佛显知事不济，退

入狱中，扬言曰：“谋反者只是十余人，都已当先被杀。他人及旧重犯都不愿反，容我辈当堂告明。”汪令此时大怒曰：“这贼秃积造淫恶，事急又思谋反。若你谋得行，不惟官遭你凶手，将满城百性皆受荼毒矣。不尽杀之，何以儆后。”遂差刑房吏虞麟入狱曰：“反狱者已死，你非反者，可将兵器取进与我，然后等明日凭你去悬剖，必有明白。”将兵器尽数搜出。汪令乃唤过手下曰：“留许多僧在狱，必然生变，难以防制，可乘他今夜反狱，即将所搜出彼之短刀入狱，除重犯剪发者留明日问，其余众僧，每人各找一僧之首级来。”是时七月初二夜三更时候，将百员僧一齐斩讫。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往时僧行奸淫多在三更之时，今日尽死于三更，靡有孑遗，岂非报应之验哉！次日将重犯来审问，狱中缘何藏许多短兵器。重犯供出禁子凌志八人，各得僧银十锭，致使僧得藏兵器于铺陈中来。其凌志等昨夜都被僧人杀死了。汪令乃具申察院曰：“照得永淳县有宝莲寺，以祈嗣惑众，引诱良民妇女夜宿寺房，寺僧暗行奸淫。本县令二娼妇李翠楼、张媚姐诈称祈嗣，夜各有二僧去奸。李姐涂其头，张用墨涂其头。次早拿出僧法海等四人，并访出寺僧平日奸淫缘由实迹，俱在狱。岂料住持僧佛显，多藏短刀于铺陈中。二更反狱，杀死禁子凌志等八名，打开监门。恰得宿衙快手周立等于狱门格斗。后诸役俱到，将僧人杀尽。其快手郑强等二十五人，各带重伤，已各发医去讫。合将宝莲寺拆毁烧灭，以永断愚民信佛之妾，以洗除积年淫污之羞。为此具申，添至申者。”巡按刘批曰：“看得僧佛显等，心沉欲海，恶炽火坑。用智设机，计哄良家祈嗣；空墉穴地，强邀信女通情。紧抱着娇娥，兀的是菩萨从天降；推难去和尚，则索道罗汉梦中来。可怜嫩蕊新花拍残狂蝶，却恨温香软玉抛掷终身。白练受污不可洗也，黑夜忍辱安敢言乎！抹顶，红艳欲流，想老头横冲经水；墨涂颠，黑煤如染，岂和尚颈倒浸墨池。收送福堂波罗密，自做甘受；陷入色界魔境坚，有口难言。乃藏刀剑于皮囊，寂灭翻成贼雪；愿动干戈于圜棘，慈悲变作强梁。夜色正昏，护法神通开猖狂；钟声甫定，金刚勇力破囹圄。釜中之鱼，既漏网而又跋扈；桉中之虎，欲走圉而先噬人。奸窈窕、淫善良，死且不宥；杀禁子、伤民壮，罪将安逃。反狱奸淫，其罪已重；戮尸枭首，其法允宜。僧佛显众恶之魁，粉碎其骨；宝莲寺藏奸之藪，火焚其巢。庶发地藏之奸，用清无垢之佛。此缴。”时军门两院，各依拟准毁其寺。汪知县遂领民夫，登时放火焚毁。人皆喜除此淫寺恶僧。向日之妇女在寺有嗣者，丈夫皆不以为親子。中间妇女知羞者，多自缢死。民风由此始正。不言佛，不惹僧，不以妇女入寺矣。后汪令因此事，遂钦取为巡按监察御史。

陈按院卖布赚脏

赣州府召城县鲁学曾，父为廉使。在日为聘金事顾远猷之女为婚。及父没，学

曾家益贫，不能备大聘之礼，顾念事将与之退亲。其女阿秀不肯。母夫人孟氏贤淑，甚爱其女。见其年已二十，急欲使之成亲。乃使人去谓鲁学曾曰：“老相公嫌你家贫，意要退亲。今乘他出外，可在我家来，将些银两与你，明日将来作聘礼，管教成亲。”学曾闻之大喜。奈无衣冠可去，乃往姑娘家借之。姑娘见侄到，问其到舍有何所议。学曾曰：“岳母见我家贫，昨遣人来叫我，将讨银与我，以作聘礼，然后成亲。奈无衣冠，敬到此问你表兄借用，明日即奉还。”姑娘闻得亦喜，留午饭后，立命儿梁尚宾取套新衣服，与侄学曾去。谁料尚宾是个歹人，闻得此事，即托言曰：“难得表弟到我家，须消停几日，何可便去？我要去拜一知友，明日即回相陪。”故不将衣服借之。学曾只得在姑娘家等。梁尚宾乃自到顾念事家，诈称是鲁学曾。孟夫人同女阿秀出来款待，见尚宾言辞粗俗，礼貌空疏。孟夫人曰：“贤婿亦廉使公之公子，父是读书人何如礼数羞疏？”尚宾答曰：“财是人胆，衣是人毛。小婿家清贫流落，居住茅房，骤见相府，心不敢安，故如此也。”孟夫人亦不怪他，留之宿，故疏放其女夜出，与之偷情。次日收拾银八十两，金银首饰珠玉等约值百两，交与尚宾去。彼只以为真婿，怎知持防。尚宾得此金银，回来见学曾，只说他去望友而归，又缠住两日。至第三日学曾坚要去，乃以衣服出借之。及学曾到顾岳丈家，遣人入报，岳母孟夫人即惊怪出而见之。故问曰：“你是吾婿，可说你家事与我听。”学曾一一道来，皆有根据。但见言辞文雅，气象雍容，人物超群，真是公子风度。孟夫人心知此是真学曾，前者乃光棍所假，悔恨无极。入对女曰：“你出见之。”阿秀不肯出，只在帘内问曰：“叫公子前日来，何故等今日。”学曾曰：“贱体微恙，故今日来。”阿秀曰：“你若早来三日，我是你妻，金银亦有。今来迟矣，是你命也。”学曾曰：“令堂遣盛价来约，以银赠我，故造次至此。若无银相赠，亦不关事。何须以今日、前日为辞？我若不写退书，任你守至三十，亦是我妻。令尊虽有势，岂能将你再嫁人乎！”言罢即起身要去。阿秀曰：“且慢。是我与你无缘，你有好妻在后。我将金钗一对，金钗贰副，与公子买书读，愿结下来生之缘。”学曾曰：“小姐何说此断头之话。这钗钿与我，岂当得退亲财礼乎！凭你令尊与我何如，我便不去。”阿秀曰：“非是退亲，明日即见下落。你速去，则得此钗钿，稍迟，恐累及于你。”学曾不信，在堂上大坐。少顷，内堂忙叫小姐缢死。学曾犹未信，进内堂看之。见解绳下，孟夫人伏抱痛哭。学曾亦泪下如雨，心痛如割。孟夫人麾之出曰：“你速去，不可淹留。”学曾忙回姑娘家交还衣服，达知其故，即便转家。姑娘轻轻叹息。梁尚宾乃与母道知，是他去脱银，又得奸宿，不知此女这性急便死。梁母切责之，惊忧益甚，不数日而死。尚宾妻田氏亦美貌贤德，才人梁门一月。见尚宾行此事，骂之曰：“你脱其银不当污其身。你这等人

天岂容你！吾不愿为你妇，原求离归娘家。”尚宾曰：“我有许多金银在，岂怕无妇人娶？”即与休书离之。再说顾金事数日归家，问女死之故。孟夫人曰：“女儿往日骄贵，凌辱婢妾。日前鲁女婿自来求亲，见其衣冠蓝缕，不好见面，想以为羞，故自缢死。亦是他性子执迷，与女婿无干。”顾金事怒曰：“我尝要与他退亲，你与女儿执拗不肯。今来玷我门风，恼死我女儿，反说与他无干。我偏要他偿命。”即写状与家人赴府投告曰：“状告为逼女事：闺门风化所关，男女嫌疑所别。哭女阿秀，年甫及笄，许聘兽野鲁学曾，未及于归，曾潜来室，强逼成奸。女重廉耻，怀惭自缢。行强情恶，致死命冤。人伦变异，几染夷风。殄恶正伦，迫切上告。”鲁学曾去诉曰：“状诉为嫁祸事：曾忝儒流，幼凭媒议，笄聘顾远猷女为妻。苦曾命蹇，逐日清贫。远猷负义，屡逼退亲，伊女不从，刁张打骂，致郁缢死。反捏曾奸，茫无证据。威逼女死，惧招物议，抢先捏告，污口何甘。察恶正诬，伦理有赖。叩诉。”顾金事财富势大，买贿官府，打点上下。虞府尹拘集审问，尽依原告偏词，干证妄指，将鲁学曾拟死，不由分诉。将近秋期，顾金事复书通陈濂察院，嘱将学曾处决，勿留致累。孟夫人知之，私遣家人见陈院，嘱勿便杀。陈按院心疑曰：“均是婿也，夫嘱杀，妻嘱勿杀，此必有故。”单吊鲁学曾，详鞠其来历。学曾叙了一遍。陈按院诘曰：“当日顾小姐怨你不早来，你何故迟去二日？”学曾曰：“因无衣冠，在表兄梁尚宾家去借，苦被缠留两日，故第三日去。”陈院闻得，心下明白。乃装作布客，往梁尚宾家卖布。尚宾问他买二疋，故高抬其价。及尚宾不买，又道卖与他。如此反覆几次，激得尚宾发怒，骂这小客可恶。陈布客亦骂之曰：“量你不是买布人，我有布二百两，你若买得。肯减五十两与你，休欺我客小也。”尚宾曰：“我不做客，要许多布何用？”陈布客曰：“我料你穷骨头不及我也。”尚宾思：“家中银有七八十两，若以首饰相添，更不止百五十两。”乃曰：“银我生放者多，只现在者未满一百。若要首饰相添，我尽替你买来。”陈布客曰：“只要实估，首饰亦好。”尚宾先兑出银六十两，又以金银首饰估作九十两，问他买二十担好布。陈按院既赚出此赃，乃召顾金事来，以金银首饰与他认，顾金事大略认得几件，看曰：“此钗钿多是我家物，何以在此？”陈按院再拘梁尚宾来问之曰：“你脱顾小姐金银脏，已将买布矣。当日还有奸否？”梁尚宾见陈察院即是前日假装布客，真脏已露，情知难逃，遂招承曰：“前日因表弟来借衣服，小的果诈称学曾先到，顾家小姐出见，夜得奸污。今小姐缢死，表弟被累，天台察出，死罪甘受。”陈院看其情可恶，发打六十，登时死于杖下。顾金事闻得此情，怒气冲冲，曰：“脱银尚恕得，只女儿被他污辱，怀惭而死。此恨难消，除此又误陷死女婿，指我阴鹭。今必更穷追其首饰，令他妻亦死狱中，方泄此忿。”

”梁尚宾离妻田氏闻得，自往顾金事家去，投孟夫人曰：“妾到梁门未一月。因夫脱贵府金银，妾恶其不义即求离异，已归娘家一载，与梁门义绝，彼有休书在此可证。今闻老相公要追妾首饰，此物并非我得，望夫人察实垂怜。”

”顾金事看其休书，穷诘来历。果先因夫脱财事而离异。乃叹息曰：“此女不染污财，不居恶门，知理知义，名家女不过如是。”孟夫人思阿秀不止，见夫称田氏贤淑，乃谓之曰：“吾一女惜如掌珠，不幸而亡。今愿得你为义女，以慰我心，你意何如？”田氏拜谢曰：“若得夫人提携，是妾重生亲父母也。”

”顾金事曰：“你二人既愿结契母子，今田氏无夫，鲁女婿未娶，即将与彼成亲，便当亲女亲婿相待何如？”孟夫人曰：“此事真好，我思未及。”田氏心中喜甚，亦曰：“从父亲、母亲尊意。”即日令人迎请鲁学曾来入赘顾家，与田氏成亲，人皆快焉。按：梁尚宾利人之财，而财终归于无。污人之妻，而已妻为人所得。此可为贪财淫色、不仁不义之戒。孟夫人虽贤德，然爱女太过，纵与私合，致此生祸，亦姑息之弊耳。田氏绝不义之人，而终得君子之配，非天报善人哉！

邹给事辨诈称奸

广东惠州府河源县，街上有一小士行过，年可八九岁，眉目秀丽，丰姿俊雅。有光棍张逸称羨之曰：“此小士真美貌，稍长，便当与之结契。”李陶谓之曰：“你但知这小士美，不知他的母亲更美貌无双，国色第一也。”张逸曰：“你晓得他家，可领我一看，亦是千载奇逢。”李陶遂引之去，直入其堂。果见那妇女真赛比娥，妙绝天仙。骤见二生面人来，即斥之曰：“你甚么人，无故敢入人堂？”张逸曰：“敬问娘子求杯茶饮。”妇人曰：“你这光棍，我家不是茶坊酒肆，敢在这来乞茶吃。”转入后堂去不睬之。张、李二人见其貌美，看不忍舍，又赶进去。妇人喊曰：“有白撞贼在此，众人可来拿！”一人起心，即去强挟曰：“我贼不偷别物，只要偷你。”妇人高声叫骂。却得丈夫孙海从外闻喊急进来，认得是张、李二光棍，便持杖击之，二人不走，与孙海厮打出大门外，反说孙海妻子脱他银去，不与他奸。孙海即具状县告曰：“状告为强奸事：律法霜清，淫污必戮。台教日丽，礼范尤严。陡有棍恶张逸、李陶赌荡刁顽，穷凶极逆，窥海出外，白昼人家，劫制海妻，要行强奸。妻贞喊骂，幸海撞人，彼反行凶，推地乱打，因逃出外，邻甲周知。白日行强，妻辱夫伤，冤屈难忍。投台严究，殄恶正伦。上告。”张逸亦来诮告曰：“状告为脱骗事：棍徒孙海，纵妻土娼，引诱雏子，兜揽财物。逸素不嫖，冤遭李陶惯通海妻，推逸入坑，脱去丝银六十余两。套人财本，济伊嫖资，争锋殴打，反唆孙海告强奸。且恶脱财入手，生计绝人。乞追还脱银，免遭骗局，感激哀告。”柳知县拘来审，孙海曰：“张、李二人强奸我妻，我亲撞

见，又揪小的在门外打，又街上秽骂。有此恶逆，望老爷除此两贼，方不乱王法。”李陶曰：“孙海你忒杀心，装捏强奸，人安肯认。本是你妻与我有奸，得我银三十余两，替你供家。今张逸来，你便偏向张逸，故我与你相打，你又骂张逸，故逸打你。今你脱银遇手，反装情，这人夫岂容你？”张逸曰：“强奸你妻，只一人足矣。岂有两人同强奸？只将你妻与邻佑来问，便见是强是通。”柳知县曰：“若是强奸，必不敢扯人门外，又不敢在街上骂，即邻甲也不肯。此是孙海纵妻通奸。这二光棍争风相打，又打孙海是的矣。”各发打三十收监，又差人去拿海妻，将官卖。海妻出叫邻佑曰：“我从来无丑事，今被二光棍捏我通奸，官要将我发卖。你众人也为我去呈明。”邻有识事者教之曰：“柳爷昏暗不明，现今给事邹元标在此经过，他是朝中公直好人，必辨得光棍情出。你可去投之。”海妻依言。见邹公轿，过去拦住，说：“妾被二光棍入家调戏，喊骂不从。夫去告他，他反说与我通奸。本县太爷要将妾官卖，敬来投光。”邹公命带入衙，问其姓名、年纪，父母姓名，及房中床被用什物，妇人一一说来。邹公记在心。即写一贴往县曰：“闻孙海一起奸情事，乞赐一鞠。旋即奉上。僭请幸恕。”柳知县甚敬畏邹公，即刻差吏解人并卷去。邹公问张逸曰：“你说通奸，这妇女的姓名、他父母是谁？房中床被什物若何？”张逸曰：“我近日初与通奸，未暇问其姓名。他女儿做土娼也羞，父母亦不与我说名。他房中是斗床花被，木梳、木粉盒，青铜镜、添镜台等项。”邹公又问李陶：“你与他相通在先，必知他姓名及器物矣。”李陶曰：“院称名，土娼只呼娘子，因此不知名。曾与我说他父名朱大，母姓黄氏，特未审他真假何如。其床被器物，张逸所说皆是矣。”公曰：“我差人押你二人同去勘孙海夫妇房中，便知是通奸、强奸。”及去到房，则藤床锦被，牙头梳、银粉盒、白铜镜、描金镜台。海妻向说皆真，而张、李所说皆妄。邹公仍带张、李等入衙曰：“你说通奸，必知他内里事如何。孙海房中物全说不来，此强奸是的矣。”张逸曰：“通奸本非，只孙海接我六两银，许我去，奈他妻不肯从。”邹公曰：“你将银买孙海了，更与李陶同去何如？”李陶曰：“我做马脚耳。”邹公曰：“你与他有甚相熟，做他马脚？”李陶对不来。邹公曰：“你二人先都称通奸，得某某银若干。今一说银交与夫，一说做马脚，少顷便异词，反覆百端，光棍之情显然。”各加打二十。邹公判之曰：“审得张逸、李陶，无赖棍徒，不羁浪子。违礼悖义，罔知律法之严；恋色贪花，故为禽兽之行。强奸良民之妇女，殴打人妻之丈夫。又将秽节污人，藉口通奸脱骗。既云久交情谗，应识孙妇行藏。至问以姓名，则指东驾西而百不得一二。更质以什物，则系风捕影而十不偶二三。便见非腹里之旧人，故不晓房中之常用。行强不容宽贷，斩首用戒不源。知县柳不得其情，欲官卖守贞之妇。轻用其，反刑加

告实之夫。理民又以冤民，听讼不能断讼。三尺之法不明，五斗之俸应罚。”径自申上司去。大巡即依拟缴下，将张逸、李陶问强奸处斩，柳知县罚俸二个月。孙海之妻守贞不染，赏白练一匹，以旌洁白。按：邹公直朝谏，抗节致忠。人但知具刚直不屈，而一经过河源，即雪理冤狱，奸刁情状，一讯立辨，又良吏也。盖由立心之正如持衡，明如止水，故物莫逃其鉴。在朝为直臣，在外为良吏，真张、韩以上之人物哉！

吴县令辨因奸窃银

南直溧水县，有一人姓陈名德，娶妻林三娘，绝有姿色。夫妻相守，不作生活，家道萧条，已及半年。一日，陈德谓其妻曰：“我欲出外做些生艺，只缘家后无人看守，且你年少，又无亲人，因此迟疑担误，以至今日。”三娘曰：“你只管出去，我自有主张。”陈德曰：“有何主张，试说一说。”三娘曰：“我从幼能绩麻，且自家一口，朝暮省俭，亦足度日。你是男子汉，肯安心生理，攒得多多银回来，不胜过终身做穷人耶？”陈德曰：“此话有理。”即收些少盘缠，径去临清。又无本银，只东西做零，领人交易。奄及三年，三娘见夫出外日久，私情颇动。因与左邻一后生名张奴，两人私通，偷来暗去，共枕同眠。恩意既坚，遂不提本夫矣。过了三年，陈德积得有三十余金，遂装行李，径回本乡。离家十五里，天色向昏，又阴雨淋漓，心内虚惊。因自思曰：“我身上带银昏夜独走，倘遇打夺，则三年辛苦尽落草中矣。”因到水心桥上，看下面第三桥柱中有个隙儿，约三尺宽。遂左顾右盼，前瞧后点。见四旁僻静，并无人迹，遂将背上行李密藏隙孔中，独身至家。那三娘与张奴调情作兴，交股而睡。正昏昏梦中，忽听得外边叫门，认是本夫声气。即推醒张奴曰：“我那短命回矣，快躲一边，方可开门。”张奴即躲在重壁中。三娘方应声开门，出见其夫，因曰：“星夜赶回，莫怕劳顿否？”陈德曰：“真觉劳顿。”遂打点羹饭，食毕，三娘问曰：“出去这多年，攒得多少银回来？”陈德哄之曰：“我几年都无造化，只攒得度日，无一些银可回。”三娘怒骂曰：“枉你为男子，漂流那多年，无分文银两，亏你敢回来。”因顿足而坐，不瞅不睬。陈德又假意挑之曰：“别这多时，可去同寝，叙些旧情。”三娘曰：“叙骨头情。”陈德曰：“你不消作恼，我有银，只是哄你。”三娘曰：“银在何处，借看一看。”陈德因以实告曰：“我昏夜赶回，恐路逢歹人，我把行李都藏在水心桥第三个隙孔中，等明早去取。”三娘闻言，颇有笑容，方去同睡。不想夫妻对话，那张奴在重壁中，已隐隐闻知矣。张奴待他两人畅情说话，睡浓多时，兼杂雨声，因潜开后门而出，径走水心桥下隙孔中，将那行李尽行搬去。比及天明，陈德早起，未及梳头，即走桥上，认桥隙孔，把手一摸，只见孔中全无行李。心中愁恨，自家叹伤，计无所出，只得回家。三娘问曰：“行李

何在？”陈德曰：“我明藏在彼，不知被谁偷去了。”三娘曰：“你分明无银归家，装个圈套瞒我一夜，且无便说无，又假去假来，作此形状，成何看相。”说毕，愈加皱眉。陈德忍气不住，具一词状去县投告。时泉郡晋邑吴复，以贡出身，除教官署县印。素性简廉，邑中敬慕。陈德抱状赴告，词曰：“告状人陈德，为苦情无伸事：缘其出外经纪，三年思归。带得随身银三十两，未至本家，隔十余里，昏夜孤身，恐逢打夺，暂将行李密藏桥下，清早跟寻，绝无踪影。切思暮夜雨暗，无人来往，自藏机密，有谁窥伺？不是鬼输神运，缘何到底落空？三载辛劳，一朝扫地，苦情万千，叩台恳告。”吴公看毕，面审曰：“你藏银归家，莫是对众兄弟说否？”陈德曰：“并无兄弟。”吴公曰：“既无兄弟，与谁同居？”陈德曰：“亦无同居。”吴公曰：“既无兄弟，又无同居，家中都是甚人？”陈德曰：“只小人一个妻子。”吴公曰：“你莫是对妻子说破否？”陈德曰：“小人只对妻子说。”吴公静想片时，即批其状曰：“只向妻前倾腹心，妻边定有腹心人。”即谓陈德曰：“你且站开，我自分晓。”即叫一皂隶，名赵良，分咐曰：“你直去陈德家，把他妻子拿来。”赵良即去，遂把三娘拿住。三娘曰：“天光白日，入良民家，吓人家小，是何道理？”赵良曰：“不干我事，是县里老爷要请你。”即把他扯出。三娘无奈，只得随赵良到官，然不知其夫之告此事也。吴公问三娘曰：“你丈夫出去那多时，亏你三餐度口。”三娘曰：“奴家只是绩麻，胡乱挨过日子。”吴公曰：“你一日绩得多少麻？攒得多少银？”三娘曰：“多有七五厘，少亦有半分。”吴公曰：“漫说半分，就七八厘亦度不得日食。你不要瞒我，你定是有个帮夫了。好从实供来，免受刑罚。”三娘曰：“并无此情。”吴公见他不认，随命手下将三娘拶起，指俱出血，三娘终不肯认。陈德素爱惜其妻，见他受刑，即抱住其手，且前来叩头曰：“小人情愿不要银子，只愿老爷赦小人的妻子。”吴公曰：“你舍不得他，他另行添个老公了。”陈德曰：“老公只是小人一个。”吴公曰：“若只是你一个，亦不消到我跟前告状了。”陈德曰：“小人妻子素无此情，望老爷超生。”吴公假生怒气，骂陈德曰：“你这畜生，实无银子失脱，缘何诬捏虚词，欺瞒官长，致累妻子。”即起叫手下，将陈德监起，独放三娘归家。过了一日，吴公密叫皂隶王进，低声分咐曰：“林三娘定有奸夫，我故意把陈德监起，放三娘回家，想他奸夫必私来看他。你可装个乞丐，近天晚时径入三娘家中，立在庭下，装聋作哑，假呆假痴。三娘正在私居内，与张奴眉来眼去，低声密语。张谓三娘曰：“那吴爷亦真利害，把你这手指都拶出血了。”三娘曰：“做官人他管你，但恨我那短命的，既攒不得银回来，又惹这一场大祸。我今恨死他。”张奴曰：“我听见吴爷说，你那短命

的哄他，今要把他监死了。你肯送些钱米救他否？”三娘曰：“我恨不得他死，还肯救他耶！”张奴曰：“我那一夜躲在重壁中，我听得他这多话。我等你们都睡了，遂开后门潜去搬回。今怎生得一计较，把他性命弄死，我与你永作夫妻，岂不快活！”三娘是个无行妇人，又喜张奴身边有银，听他这话，就应声曰：“肯如此，真个是好。”不想这些言语，却被王进听得实落。王进即将腰间取出炼条、绳子，持前要缚张奴。张奴喝声曰：“这乞丐！我道你是个真暗聋子，却是个生强盗！”即打一拳过去。王进轻身一闪，随把张奴推跌在地下，进前就缚了。张奴曰：“你是何人，起这局面？”王进曰：“我是个叫化头。”张奴曰：“叫化头要我去做叫化子耶？”王进笑曰：“你看我真叫化？我是公差叫化的。”惊得三娘魂消魄散，无处安身。王进亦将把三娘与张奴连缚。三娘哀告曰：“公差我多送你银，你放我两人如何？”王进曰：“金也不要了，还要个银？我为你这两人，费心机，做尽暗聋，被街上呼尽叫化。方喜得有下落，肯放汝耶！”大声嚷闹，听得附近人家俱说，有个叫化敢入人家缚人。众争填门来看。王进因与人众说个作叫化的来因，遂将两人缚送县中。吴公正坐晚堂，听王进备说中间情由，即就监中取出陈德，叫前谓曰：“我说你妻子另行添个老公，你说只是你一个。若我不如此安排，连你一条性命亦被他害了。”陈德曰：“老爷真神见。”因叩头出血。吴公即将张奴打了三十，要他供状。张奴只供通奸一件，不认得银。吴公命取棍之。张奴受苦不过，只把前情及与三娘在暗房中私谋要害陈德性命，一一供招。遂将桥下所取前银尽行追出。吴公判曰：“审得陈德出外日久，带银回乡。未至家而天黑，姑伏桥以埋金，将谓自家机密，暮夜无知。岂料妻前说破，壁墙有耳。陈德漏泄中情，张奴急生奸计。德未取而奴先取，奴得金而德亡金。攘财谋遂，害命计生。既窃银焉已银，意尚未满，复谋妻而作妻，心则何残。人计诚巧，天眼不容。方密室以协议，遽被捉而败谋。事虽未就，情甚可恶。姑拟张奴刑徒三年，三娘官卖。其陈德听将原失银领回，再娶完聚。”发落已毕，县中钦服，皆以为吴公果神断云。

严县令诛误翁奸女

羞县有民晏谁宾，污贱无耻。生男从义，为之娶妇束氏，谁宾屡调戏之。束氏初拒不从。后积久难却，乃勉从之。每男外出。则夜必入妇房奸宿。一日，从义往贺岳丈寿，束氏心恨其翁，料其夜必来。乃哄公之女金娘曰：“你兄今日出外，我独宿心惊怕，你陪我睡可好？”其夜，翁果来弹门，束氏潜起开之，躲身于暗处，翁遂登床行奸。野意将完，乃曰：“束嫂你物事真好，我今日兴不浅。”不应，又曰：“束嫂，你物事似白面一般，何不应我一句？”金娘乃曰：“父亲是我也，不是嫂嫂。”谁宾方知是错，然云雨甫罢，悔无及矣。

便逃身走出。次日早饭，女不肯出同餐。母不知其故，其父心知之，先饭而出。母再去邀女，则已缢死在嫂之房矣。束氏心中恐惧，即回外家，达知其故。束氏之兄束棠曰：“他家这没伦理，当去打告，与他绝亲，离妹妇来，另行改嫁，方不为彼所染。”遂赴县告曰：“状告为兽恶灭伦事：彝伦大变，王法沦亡。堂妹束氏，嫁与晏从义为妻。因义外出，氏邀小姑金娘共寝。诨义兽父谁宾，暮入妇房，欺奸亲女。金娘惭愧，自缢身亡。有此变异，天地将危。积恶兽门，姻谊该绝。乞治恶罪，判嫁离异，免染夷俗。迫告。”严县令差人去拘，晏谁宾情知恶逆，天地不容，即自缢死。后拘众干证到官。束棠曰：“晏谁宾自知大恶滔天，王法不赦，已自缢死。晏从义恶人孽子，不敢结亲，束门愿将束氏改嫁。外有定议，各服其罪，余人俱系干证，与他无干。小的已告诉得实，乞都赐省发，众人感激。”严公思状中情甚可恶，且将来审问曰：“束氏原与翁有奸否？”束棠曰：“并无。”严公曰：“既与翁无奸，今翁已死，何再求改嫁？”束棠曰：“禽兽之门，恶人之子，束家不愿与之结亲，明是逼他再嫁。”严公曰：“金娘在束氏房中睡，房门必开，是谁开之？”束棠曰：“那晏贼已早躲房中。”严公曰：“晏贼意还在奸谁？”束棠曰：“不知。”束氏曰：“彼意在我，误及于女。”严公曰：“你二人相伴，何不喊叫起来？”束氏曰：“小妾怕羞，且未及我，何故喊起？”严公终不信，将束氏挟起曰：“必你先与翁有奸，那一夜你睡姑床，姑睡你床，故陷翁于错误。”束氏受刑不过，乃招曰：“妾恨翁欺我，那夜叫姑娘伴睡，老贼又来。我躲在黑处站，那老贼将女当我，因此姑娘害羞缢死。”严公曰：“你与翁有奸，本该死，况叫姑伴睡，又自躲开陷翁于误，陷姑于死，皆由于你，死有余辜。”即判之曰：“审得晏谁宾人面兽心，狼贪狗幸，父子聚牝，与山居野育者何殊！帘帟不饰，比牢餐栈栖者无异。恶浮于死，罪不容诛。束氏与翁并居，不脱秦俗之污。陷姑玷辱，大坏王朝之法。己则不洁，乃含血而污人；妇之无良，故贻祸而及女。太真之耻事，比此何殊；武之奸谋，方斯未甚。公不公，妇不妇，几同人道于马牛。火其庐、湑其宫，一洗华夏之臊羯。明正厥辟，大振纲常。”本秋将束氏处决。又差人去拆毁晏谁宾之宅，以其地留湑水之池。盖其大败人伦，故与谋反者同罪。大罪极祸，可儆戒万世哉！然此非严公详察金娘致死之故，则谁宾既自缢，束氏必逃刑，而装套陷奸之罪不明矣。故讼涉奸情者，当以虚心详究为宜，勿以毫芒而遗大关键也。为政者宜亟图之。

许侯判强奸

吴江县应坤，“状告为剪奸正伦事：服侄应元，窥媳讨菜园僻，用强恣奸。身妻撞获，结扭连受凶拳，拼命裂裙，投明尊长。切思叔嫂尚不同言，岂可强奸蔑法。以菜园比溱洧，陋美俗同郑风。若不剪究，伦风涂地。冒恳法究。上告

。”应元诉曰：“状诉为电烛虐诬事：祸因吴氏婆媳骂菜，怪身园外争辩，放泼赶赖。结扭裂裙。韩灼劝解可审。伯遂仇诬，指奸投族。不思园近通衢，行人络绎。菜地非行奸之所，白昼岂捉奸之时。妒口称诬，难逃洞察。上诉。

”许侯审云：“奸从姑捉，理固然也。吴氏既称应元奸媳，胡不捉奸于房帟，而乃捉奸于菜园乎？若区区以裂裙作证，吾恐白昼之事未可以绝纓例谕也。情涉狐疑，姑免究。”

魏侯审强奸堕胎

宜黄县伍约，“状告为奸杀大变事：虎侄文寿，势强财大，自号都中小霸王。见妻少艾，立心不轨，瞰身人家请酒，颠狂入室，强抱恣奸。嗔妻大喊不从，逞凶加殴，踢下五月胎孕。幸伍吉等见证。妻命悬丝，见闻凄惨哭恳研究，如虚反坐。上告。”伍文寿“诉为仇诬大冤事：身与恶叔伍约争基，血仇咬恨半载，凑伊妻病堕胎，贿买黑证，指奸杀陷。切思身既与伊极仇，又岂往奸孕妇？干证尽皆不正，血胎却是祸胎。冤蔽覆盆，乞恩超拔。上诉。”魏侯审云：“伍文寿强奸伍约之妻，乃以侄犯婶者。因喊不从，踢下胎孕。祖灵不肯，故遂遣某等见之也。文寿诉称争基仇陷，贿见黑证。殊不知一人之心可结，众人之口难箝。伍族叔伯兄侄并无一人冤之者，则强奸堕胎之事又奚疑焉？合就典刑，以扶伦纪。”

孔推府判匿服嫁娶

永新县路湛，“状告为大伤风化事：名例首严不义，俗薄莫过奸淫。侄妇尤氏新寡，恶舅尤卿煽惑妇心，潜婢运财，私奔母家就食。纵豪吴俊六，先奸后娶，贪财百金。且侄死骨肉未寒，姑老无人侍奉。身系期亲，难容坐点。乞判离异，庶不坏伦。上告。”吴俊六诉曰：“状诉为原情杜骗事：不幸丧偶，凭媒传有服阙妇改嫁。身备礼银付伊，亲姑接受，明娶过门。刁恶路湛索骗不遂，捏奸告台。妇未终制，身不知情也。聘明婚何为奸娶？乞思杜骗剪奸。上诉。”孔推府审云：“夫灵未撤，为妇者岂敢私奔？母家姑老无依，为舅者焉可惑妹另嫁？至如吴俊六以瓜葛亲，妾娶有姑有服之寡妇，所谓先奸后娶者，情彰彰矣。欲正大伦，合判离异。”

盗贼类

董巡城捉盗御宝

弘治五年七月十五夜，有强盗四五十人，攻入甲字库，杀死守库官吏二十余人，劫去金银宝贝不计其数，次日，方会兵部。一面差人盘诘各门出城人民，一面奏知朝廷。十八日圣旨颁下，着兵部将京城官民人等，家挨户搜，检有能捕得真赃正犯者，官则超升，民则重赏。时各官莫不着人四下缉拿，并不见踪影。有巡城正兵马董成者，自思曰：“京城大小人家，各各互相搜捕，如此严急

，那个巨贼敢藏许多金宝在家？其心怀疑惧决矣。既不敢藏在家，必思带出城外方稳。只门禁又严，彼焉能得出？此惟有假装棺板藏去，方可免得搜检。彼贼中岂无有此见识者乎！”即命手下人分咐曰：“你等去守各门，但有挂孝送灵柩出城者，各要去跟究其埋葬所在，一一来报，不得隐瞒。”至晚各门来报，都有丧出城。盖京畿地广人稠，故生死之多如此。董巡城又分咐曰：“今日安葬，再过三日必去祭坟，汝等再去潜窥密听，看某处孝子悲哀，某处不悲哀者，再来报。”至第三日，众手下依命去访，归来报曰：“各处孝子去祭坟，都哭泣悲伤。”内有韩在禀曰：“小的往北门郭外去看，那一伙孝子四人皆不悲哀，其祝墓言辞多不明白，更仆从六人，皆有戏耍喜悦之意。”董巡城曰：“更过四日是是七朝矣，可悬刀去二十八人，将此孝子并仆从一齐锁来，不得走脱一个。拿来即重赏你。”至第七日，手下依命，将此四个孝子六个仆从都拿到。董巡城先单取一孝子问曰：“你葬何人在郭外？”孝子曰：“葬老父。”董问其父生死年月，孝子答曰：“某年月生，某年月死。”董令收在一边。再取第二个问，所答又一样。又取第三四个问，所答各不同。乃亲押往郭外，命左右掘开其墓，取上棺木，撞开视之，则尽是御库中之金银宝贝也。董不胜欢喜，左右莫不服其神明，贼亦叩头受死。遂写文书申于兵部曰：“巡城兵马司董，为捕盗事，奉圣旨：‘着兵部将京城官民人家，挨户搜检。捕拿强劫御库真赃正犯。钦此，钦遵。本职日夜缉访，拿得强盗正犯张、李辅等贼首十人，搜出所劫御库金宝真赃，取供明白。缘系强盗重情，未敢擅便发落，理合申详题奏请旨，以候处决。须至申者。’”兵部即题本奏：“上奉圣旨：‘张等劫库重情，梟首示众。董成捕贼有能，超升二级，该部知道’。”当日各官惟知严捕盗贼，那能勾得。惟董成以心料贼之情，知其势必假装棺柩，方可藏金宝出城外。因命左右从此体访，果不出其所料，能拿宝玉而归之朝廷，其功不小，其明真过人矣。在大传曰：“作易者其知盗乎？”董公有焉。

蒋兵马捉盗骡贼

蒋审为南京兵马司。一日早晨，乘轿出参官。路遇一后生，似承差装束，乘一匹骡，振策而驰，势若奉紧急公差之意。及近蒋兵马轿前，勒骡从旁而行，却有逊避之状。过步后，复长驱前进。蒋公思曰：“此人乘骡疾走，若奉公差。然详彼举动，又似避我。倘果系走差的人，何须如此挨青而过，意者其盗乎？”命手下滕霄曰：“去拿那乘骡后生来。”滕霄赶去拿到。蒋公问曰：“你乘骡何去？”其后生曰：“小的奉巡爷差，有紧急公事。老爷缘何阻我路程，恐有违限期，责及小的。”蒋公曰：“你奉巡爷差，公文何在？”其后生曰：“正是机密事，亲承口嘱，故要速去。老爷休要缠阻我。”蒋公曰：“你在何处盗骡来？怎得诈称公差，这等胆大。”其后生高声抗言曰：“老爷这等说

话，愿同往巡爷处说个明白，为老爷献功。”蒋公见其人言辞朗烈，全无惧色，似乎拿错。然终疑其行路躲闪之情，不觉辩驳挨缠一饭之顷。后有一人走来，汗流气急，远远望见其骡，即言曰：“那骡是我的，其盗骡贼在那里？去前行路人可代我拿住，我有谢你。”蒋公闻得，心中暗喜，已有察奸之神。其后生始惊得仓皇无措。及追者近前，犹未知贼已被捉，只疑贼已逃了。遂向前去牵骡。蒋公曰：“你骡在何处失，休要冒认，其盗骡者即是此人，已拿在此，可都在衙去审问。”遂将二人并骡带进衙。失骡者曰：“小的是方应举，家住城中后街头。今早牵骡在门首整鞍讫，将出城去取账，复入家寻银批停。待稍久，及再出门，骡已被偷，一路跟问，幸得老爷拿了此贼，真神阎罗之见，方能如此发奸摘伏。”盗骡者曰：“小的是万正富，家近城中东门，恰才路上遇老爷，更过去一望之地即小的之家。今被所捉，贼情难隐，望看公子分上，超生积德。”蒋公命方应举具领状来，领出骡去。再责万正富曰：“你才说愿解巡爷处献功，今解去有功否？”正富只磕头求赦。蒋公以其初犯，拟杖八十发去，仍为诗劝之改过云。诗曰：人生活计几多般，负贩形劳心却安。穿壁逾墙乃祸藪，探囊祛篋有危端。欲徼梁上称君子，难免庭中对法官。知命不如安本分，临危幸免悔将难。

汪太府捕剪镣贼

陕西平凉府有一术士，在府前看相，风鉴极高。人群聚围看时，卖缎客毕茂袖中，以帕裹银十余两，亦杂在人丛中看。被一光棍手托其银，从袖口出下坠于地。茂即知之，俯首下检，其光棍来与争。茂曰：“此银我袖中坠下的，与你无干。”光棍曰：“此银不知何人所坠，我先见，要检，你安得冒认？今不如与这众人大家分一半，我与你共分一半，有何不可。”众人见光棍说均分与他，都帮助之曰：“此说有理，银明是检得的，大家都有分。”毕茂那里肯，相扭入汪澄知府堂上去。光棍曰：“小的名罗钦，在府前看术士相人，不知谁丢银一包在地，小的先检得，他妄来与我争。”毕茂曰：“小的正在看相。袖中银包坠下，遂自检取，彼要与我分。看罗钦言谈，似江湖光棍，或银被他剪镣，因致坠下，不然我两手拱住，银何以坠？”罗钦曰：“剪镣必割破手袖，看他衣袖破否？况我同家人进贵在此卖锡，颇有本钱，现在南街李店住，怎是光棍？”汪太府亦会相，见罗钦手骨不是财主。立命公差往南街，拿其家人并帐目来。进贵见曰：“小的同罗主人在此卖锡，其帐目在此。倘与人争帐，系主人事，非干我也。”汪太府取帐上看，果记有卖锡，帐明白，乃不疑之。因问毕茂曰：“银既是你的，你曾记得多少两数？”毕茂曰：“此散银，身上用的，忘记数目了。”汪太府又命手下去府前混拿二个看相人来，问之曰：“这二人争银还是那个的？”二人同指罗钦身上去曰：“此人先见。”再指毕茂曰

：“此人先检得。”汪太府曰：“罗钦先见，还口说出否？”二人曰：“正是罗钦说那袖有个身包，毕茂便先检起来。见是银，因此两人相争。”汪太府曰：“毕茂，你既不知银数多少，此必他人所失，理合与罗钦均分。”遂当堂分开，各得八两零而去。汪太府命门子俞基曰：“你密跟此两人去，看他如何说。”俞基回报曰：“毕茂回店埋怨老爷，又称被那光棍骗。罗钦出去，那两个干证索他分银，跟在店去，不知后来何如。”汪太府又命一青年外郎任温曰：“你与俞基各去换假银伍两，又兼好银几分，故露与罗钦见。然后往人闹处站，必有人来剪镣，可拿将来，我自赏你。”任温与俞基并行至南街，却遇罗钦来，任温故将银包解开买樱桃。俞基又解开银曰：“我还银买，请你。”二人相争，还将樱桃食讫，径往东岳庙去看戏。俞基终是小士，袖中银不知何时剪去，全然不知。任温眼虽看戏，心只顾在银上，要拿剪镣贼。少顷，身旁众人挤挨其身，背后一人以手托任温手袖，其银包从袖口中挨手而出。任温知见剪镣，伸手向后拿曰：“有贼在此。”其两旁二人益挨进。任温转身不得，那背后人即走了。任温扯住两旁二人曰：“太府命我在此拿贼，今贼已走，托你二位同我去回复。”其二人曰：“你叫有贼，我正翻身要拿，奈人挤住，拿不得。今贼已走，要我去见太府何干？”任温曰：“非有他故，只要你做干证，见得非我不拿，只人丛中拿不得也。”地方见是外郎、门子，遂来助他，将二人送到太府前。俞基禀曰：“小人袖又未破，其银不知何时盗失，全不知得。”任温曰：“小的在东岳庙看戏，一心只照管袖中银。果有贼从背后伸手来探，其银包已托出袖口。我转身拿贼，被这两人从旁挨紧，致拿不得。此必是贼党也。”太府问二人姓名，一曰：“我是张善。”一曰：“我是李良。”太府曰：“你何故卖放此贼？今要你二人代罪。”张善曰：“看戏相挨者多，谁知他被剪镣，反归罪于我，岂不以羊代牛、指鹿为马乎？望仁天详究，免我等无妄之灾。”太府曰：“看你二人姓张、姓李，名善、名良，便是盗贼假姓名矣。外郎拿你，岂不的当。”各打三十，拟徒二年，命手下立押去摆站。私以帖与驿丞曰：“李良、张善二犯到，可多索他拜见。其所得之银即差人送上。此嘱。”丘驿丞得此贴，及李良、张善解到，即大排刑具惊吓之曰：“驿中事体你也晓得，上司来往费用烦多。你若知事，免我拷打。过了几日，饶你讨保回去，只等上司来要、来听点，余外不与计较。若无意思，今日各要打四十见风棒。”张善、李良曰：“小的被贼连累，代他受罪，这法度我已晓得。今日解到辛苦，乞饶蚁命。”明日受罪出来，即托驿书手，将银四两献上，叫三日外即要放他回去。驿丞即将这银四两，亲送到府。汪太府命俞基来认之。基曰：“此假银即我当日在庙中被贼剪去的。”汪太府发丘驿丞回。即以牌去提张善、李良到，问之曰：“前日剪镣任温银的贼，可报名来，便免你罪。”张善

曰：“小的若知，早已说出，岂肯以皮肉代他受苦。”汪太府曰：“任温银未被剪去，此亦罢。更俞基银伍两零被他剪去，衙门人银岂肯罢休。你报这贼来也罢。”李良曰：“小的又非贼总甲，怎知哪个贼得俞基银？”汪太府曰：“银我已搜得了，只要得个贼名。”李良曰：“既搜得银，即捕得贼，岂有贼是一人，做银又另是一人得乎？”汪太府以四两假银掷下曰：“此银是你二人献与丘驿丞者，今早献来，俞基认是他的。则你二人是贼己的，更放走剪任温银那贼，可都报来。”李良、张善见真赃露出，只得从实供出曰：“小的做剪镣贼者有二十余人，共是一伙。昨放走者是林泰，更前日罗钦亦是。这回祸端是他身上起，其余诸人未犯法，小的赋有禁议，至死也不相扳。”再拘林泰、罗钦进贵到，追罗钦银八两，与毕茂领去讫。将三贼各拟徒二年，的排此五人为贼总甲。凡被剪镣者，都着此五人跟寻。由是一府肃清，剪镣者无所容其奸。皆由汪太府肯用心缉捕，故能搜隐摘伏，黎民蒙恩。曾谓“为官而可不留心民瘼乎！”

金府尊批告强盗

贵溪县包明等连金“状告为急救民害事：贼风四起，乡境不宁。暴恶吴桧，罪浮盗跖，恶过桓。自号安东金贵划平王。挟党余弁，诨名大张飞、金辽小霸王，陈见八大金刚，及牙瓜武壮、杨感等，群雄乌合，劫杀百姓，券掳财物，淫秽妇女，烧毁房室，被害数十家，哀彻心髓。男女闻风，惊碎心胆。乡村未晚闭户，小儿不敢夜啼。切恐猛虎不除，人羊无睡。劲鹰弗灭，鸠雀明怜。乞台法剿安民。上告。”金府尊批：“养鸡者不畜狸，养兽者不畜豺。今吴桧等群雄乌合，流毒一方，是梗路之荆榛，啮民之狼虎者，尚可谓鼠窃狗偷，而漫焉不足畏乎！仰县速行缉捕，毋使履霜坚冰至，而荧荧不遏，以成炎炎之势云。”

邓侯审强盗

南陵县安谔，“状告为劫贼惨杀事：家处僻隅，二月十八夜，强盗二十余人，搽红抹黑，明火烛天，手操锋镞，冲开四围门壁，蜂拥入室。老幼男妇，如鼠见猫。神魂离壳。男被杀伤，性命几死。金银钗环衣服，卷掳一空。止有旧衣、旧裳，又付祝融一焰。观者流涕，闻者心酸。恳天法剿安民。上告。”邓侯审云：“吴桧恶为贼魁，三犯不悛。乌合伙党，明火劫掠，既卷其财，又伤人命。据此凶恶，殆猛兽中之穷奇，蝥虫中之虺也。赃证俱真，合拟大辟。余党再获究。”

齐侯判窃盗

舒城县赵同，“状告为剪贼安民事：贼风四起，乡境不宁。无藉棍徒，蔑视王法，彻夜害人。糍中裹药，毒死守家犬。欺人鼾睡，恣意妾偷。房门封锁，胜

如将军斩关；栏圈猪牛，恰似无常取命。器物服饰，搜卷一空。梦醒惊起，木石断路。抛砖打石，竟不可搪。哀恳缉访，民始安生。上告。”齐县主准状。差捕盗徐玄、萧范，四下缉拿。时有仇害池辅者，嗾公差拥入池家搜赃，不由辨说，强将池辅锁送到官。辅因诉曰：“状诉为昼罹黑冤事：奉公守法，秋毫无犯。情因赵同被盗，具状告台，蒙行缉访。不知何人泼祸，唆差妾捉。且盗贼重情，真贻难瞒。邻里贫室，悬磬何有。真赃细查、细审，泾渭自别。号天活命。上诉。”齐侯审云：“赵同被盗，缉访得池辅。细鞠据诉，详询党里，咸谓清白。况无真赃可指，此或狡兔爰爰，雉罗中之意也。释此无辜，再行访捉。”

王侯判打抢

彭泽县朱玉六，“状告为劫抢事：身外买布回归，路经松坞，傍晚时分，突遇凶徒三人，手执锋刃，齐喝一声，拦路截杀。当头抢货，似虎衔羊。贴肉脱衣，如笋剥壳。捆缚手足，遍身痛加捶楚。冤蔽无奈，匍匐叩台。乞行亲剿。上告。”王县尹着地方里保等挨户严查，人人互相觉察。数日后，有募见左具等分赃者，密告于县，即差人搜出真赃，将左具等解到。王侯审云：“朱玉六以布客孤行僻坞，被盗抢劫，情实可矜。党里知风，指系左具、陆良、余宿合伙肆害。领差捕捉，搜觅真赃。此固天网不漏，亦诸罪贯盈也。途有荆棘，理合芟刈，第抢财未至杀人，律当从减。姑各拟徒三年，原赃给还失主。”

尤理刑判窃盗

太平府吴亨，“状告为缉盗安民事：余顺等素不守分，偷窃为生。三五成群，夜聚晓散。毒流远近，畏恶无何。怪诚成仇，纠党将民东田杉木盗砍，运归获赃，投邻可证。贼徒猖獗，鸡犬弗宁。日受害，不独身家怨，实腾众口。乞恩缉捕，以安民生。上告。”余顺去诉曰：“状诉为栽赃黑陷事：万金土豪吴亨，争娶血仇，无由报害。自砍杉木，黑夜抬赃，私浸门口池内。次早，口称被盗，飘赖无辜。投邻搜赃入池，直取捏诬。呈县粪金，贿邻黑证。切身既无修造，何用偷木。就使盗偷，亦不浸赃池内。洞察奸伪，情弊显然。乞恩详情超豁，哀哀上诉。”尤理刑审云：“吴亨与余顺争娶，宿仇累岁。秦越自砍杉木，私浸余顺池中，图赖报复。此操心甚劳，为计最拙也。里邻实指，盖但知余池有赃，而未知所以然之赃耳。顺系无辜，亨合反坐。其干证堕亨术中，姑免究。”

丁侯判强盗

泾县高贤，“状告为明火劫掠事：初五夜更深，强徒一党，约有三十余人，各执锋械，劈破大门，杀伤男妇三命。穿房绕户，扫掠家财，四鼓方散。当投里邻核明。乞严捕剿党安民。粘单上告。”丁侯准状。缉访时，南村有六人在店

饮酒，内有姜核乃惯盗也。公差突入锁拿。其五人皆有口贩行李，偶尔同店耳。高贤同在，细搜并无伊家赃物，乃放之去。惟姜核插有金簪，及包裹内镯钗，皆贤家物。遂拿到官。丁侯审云：“姜核罪浮盗跖，恶过桓，府县案盖叠鱼鳞矣。今又统凶三十余人劫掠高贤家，杀伤三命，是以蝼蚁等生灵，鸿毛比律法者也。赃既不诬，速就大辟。但余党未除，祸根不拔。仰捕兵严访，庶不使荆棘蔓延耳。”

下 卷

争占类

卫县丞打枋辨争

卫雅，号正峰，江西宁州人，以岁贡出身，为福建延平府龙溪县县丞。明察雄断，人不敢欺。一日坐堂，有民蒋五、沈启良者，相争一枋，打入衙来。卫县丞问：“你二人的枋，各有甚记号？”二人俱称并无记号。卫县丞问：“有何人证佐？”对曰：“并无。”又问：“此枋在何处，因甚致争？”沈启良曰：“因我晒稻在马路，五鸡食我稻，我骂他。今收起稻，其枋仍放在马路旁，彼强来争认。”蒋五曰：“我昨日晒枋仔在马路，收起之际，偶丢落一片在马路旁。今记得去寻，彼冒认来争。”卫县远见沈启良说晒稻，蒋五说晒枋，心下便已明白。乃言曰：“你二奴才俱欺心，既无记号，又无人可证，虽打死你二人必不肯认，事终难辨。不如就将此枋为干证，讨个分晓，若不明报，打破此枋，以火烧之。乃命皂隶选青荆条，将枋覆打五十，又翻打五十，定要辨是谁的。左右方暗中含笑。沈、蒋二人亦不知何以判之。皂隶承命，方覆打五十。卫县丞即喝住手，曰：“此枋明是蒋五的，沈启良何故冒认。”启良方大言强辩，不肯服罪。卫县丞曰：“此枋启良道晒稻的，五道晒枋的。今打枋只见枋屑纷纷，不见稻芒些子，岂不是五的枋，而启良冒认乎！”于是启良乃输情服罪，而人皆羨卫公之公明矣。时有好事者为之歌曰：赫赫卫公，断狱如神。吏不敢舞，民莫能欺。沈蒋争枋，来讼县庭。既无记号，又无干证。乃穷物主，究其原因。沈称晒稻，蒋称晒枋。贮盛既异，了然于心。命覆打枋，枋屑飘零。蔽罪于沈，罪当情真。状无头脑，随事察形。非公英哲，孰辨此情。黎民畏服，万口同称。

秦巡捕明辨攘鸡

汀州府上杭县西街十总，有民卢用中者，家养一鸡母，近一年半矣。忽一日出路失了，遍寻不见。过了两个月，用中在路中见之，认得是己的鸡，即欲赶回去。同街马志兴来争曰：“此鸡母是我的，你何故冒认？”卢用中曰：“鸡明是我的，于两月前失了，必是你家攘去。今见在此，安得不复还我？”马志兴曰：“前月人攘你鸡，必然烹了，岂留到今？我鸡已蓄养一年，其非你的明矣

。”二人相争不已。邻舍有劝解者曰：“你二人相去只隔十家，可放鸡在中间，你二家令妇人呼之，看鸡从那个所呼，即是他的。”及卢家呼鸡，趋卢家；马家呼鸡，又趋马家。邻舍人辨不得。二人遂打起来，打在秦巡捕衙去，各具说原因。秦巡捕曰：“你十家可都开门放鸡于路中，你二家不得呼；如呼者，即系是盗。看晚间鸡在那家去宿，即再来报。”令快手薛立押去，禁两家不得呼，亦不得故令人撞逐。至晚，入卢用中家，即与鸡群同去宿。薛立乃带卢、马二人来回报：见鸡已入卢家去宿矣。秦巡捕判曰：“此鸡明系卢用中的，前所以两旁呼皆趋应者，盖卢家蓄养一年半，其旧主母声，鸡认得，故从其呼。至马家呼亦从者，彼亦蓄有二月余矣，其新主母声尚在近日，安得不从其呼。故呼之应否，不足以辨之。但卢家已养年半，鸡由大门出久入熟，不用呼之亦知归。马家窃人之鸡淹禁在家，不与出入，一旦骤然逃出，鸡必从熟门而入矣。马志兴安得辞攘鸡之责也。罪以窃盗论。”

金州同剖断争伞

广东泗城州，有民罗进贤者，二月十二日，时天下大雨，独擎一伞，将去探友。至后巷亭，有一后生求帮伞。进贤斥之曰：“如此大雨，你不自备雨具，我一伞焉能遮得两人？”其后生乃城内光棍丘一所，花言巧计，最会骗人。因被罗生所辱，乃诡词曰：“我亦有伞，适间友人借去，令我在此少待。只我欲归得急，故求相庇，兄何少容人之量。”罗生见说亦与他相帮。行到南街分路，丘一所夺伞在手曰：“你可从那去。”罗进贤曰：“伞把还我。”丘一所笑曰：“明日还，请了。”进贤赶上骂曰：“这光棍你帮我伞，要拿在那里去！”丘一所亦骂曰：“这光棍，我当初还不与你帮，今要冒认我伞，是何理也？”罗进贤忍气不住，扭打在金州同衙去。金州同问曰：“你二人伞有记号否？”皆曰：“伞小物，那有记号？”金又问曰：“曾有干证否？”罗进贤曰：“彼在后巷亭帮我伞，未有干证。”丘一所曰：“彼帮我伞时有二人见，只不晓其人名。”金又审曰：“伞值银几何？”罗进贤曰：“新伞，乃值伍分。”金州同怒曰：“五分银物，亦来打搅衙门。一州虽设，十州同亦理，不得许多事矣。”命左右将伞扯开，每人分一半去，将二人赶出。密嘱门子曰：“你去看二人，说甚话，依实来报。”门子回覆曰：“一人骂老爷糊心不明，一人说‘你没天理，争我伞，今日也会吃恼’。”遂命皂隶拿二人回，问曰：“谁骂我者？”门子指罗进贤曰：“是此人骂。”金公曰：“骂本管官长，该得何罪？发打二十。”罗进贤曰：“小人并无骂，真是枉曲。”丘一所质曰：“明是他骂，这里就反覆，则他白占我伞是的矣。”金公曰：“不说起争伞，几误打此人。分明是丘一所白占他伞，我判不明，伞又扯破，故彼忿怒，骂我也。”丘一所曰：“他贪心无厌，见伞未判与他，故轻易骂官。那里伞是他的

？”金公曰：“你这光棍何敢欺心。尚且坚执他骂官，以陷人于罪。是我故扯破此伞，以灼你二人之情伪，不然那有工夫去拘干证，以审此小事乎！”将丘一所打十板，仍追银一钱，以偿罗进贤。适前二人在后巷亭见丘一所傍伞者，其一乃粮户孙符。见金公审出此情，不觉抚掌言曰：“此真是生城隍也，不须干证矣。”金公拘问所言何事。孙符乃叙丘一所傍伞之因，罗进贤斥彼之言，后来相争，“今老爷断得明白，故小人不觉叹服。”金公益知所断不枉。金公判曰：“罗进贤拥盖独行，不容他人之傍。丘一所遇雨求庇，反忿斥己之言，因伞起争，遂告台而求断。无证可据，故破伞以试情。罗恨一物不完，骂官喋喋；丘喜半边分去，得志扬扬。故知伞属进贤可决。争在一所，借人庇荫，何忍攘臂而夺之，岐路兢争，谓可昧心而得也。笞打一十，以示惩。银追一钱，而作偿。”当日罗进贤领银一钱去，不以买伞，送在东岳庙去买香烧，祈保金爷禄位高升。不数月，果升金毕府同知，若果应所祝者。

滕同知断庶子金

北京顺天府香河县，有一乡官知府倪守谦，家富巨万。嫡妻生长男善继，临老又纳宠梅先春，生次男善述。其善继慳吝爱财，贪心无厌，不喜父生幼子，分彼家业，尝有意害其弟。守谦逆知其意，及染病，召善继嘱之曰：“汝是嫡子，又年长能理家事。今契书账目家资产业，我已立定分关，尽付与汝。先春所生善述，未知他成人否，倘若长大，汝可代他娶妇，分一所房屋，数十亩田与之，令勿饥寒足矣。先春若愿嫁，可嫁之，若肯守制，亦从其意，汝勿苦虐之。”善继见父将家私尽付与他，关书开写明白，不与弟均分，心中欢喜，乃无害弟之意。先春抱幼子泣曰：“老员外年满八旬，小婢年方二十有二，此呱儿仅周岁。今员外将家私尽付与大郎官，我儿若长，后日何以资身？”守谦曰：“我正为尔年青，未知肯守节否，故不以言语嘱咐汝，恐汝改嫁，则误我幼儿事。”先春誓曰：“所不守节终身者，粉身碎骨，不得善终。”守谦曰：“既然如此，我已准备在此矣。我有一轴记颜，交付与汝，万宜珍重藏之。后日大儿善继倘无家资分与善述，可待廉明官司，将此画轴去告之，不必作状，自能使幼儿成大富矣。”越月，守谦病故。不觉岁月如流，善述年登十八，求分家财。善继霸住，全然不与，且曰：“我父年上八旬，岂能生子？汝非我父亲血脉，故分关开写明白，不分家资与汝，安得与我争也？”先春闻说，不胜忿怒。又记夫主在日，曾有遗嘱。闻得本府同知滕志道，既极清廉，极是明白。遂将夫遗记颜一轴，赴府上告曰：“妾幼嫁与故知府倪守谦为婢，生男善述，出周岁而夫故。遗嘱谓嫡子善继不以家财均分，只将此一轴记颜，在廉明官司处告，自能使我儿大富。今闻明府清廉，故来投告，伏乞作主。”滕同知将画轴展开，看其中只画一倪知府像，端坐椅上，以一手指地，不晓其故

。退堂，又将此画轴挂于书斋，详细想之曰：“指天，谓我看天面；指心，谓我察自心；指地，岂欲我看地下人之分上乎？此必非也。何以代他分得家财，使他儿大富乎？”再三看之，曰：“莫非即此画轴中藏有甚留记乎？”乃扯开视之，其轴内果藏有一纸书曰：“老夫生嫡子善继，贪财忍心，又妾梅氏生幼子善述，今仅二岁。诚恐善继不肯均分家财，有害其弟之心，故为分关，将家业并新房屋二所，尽与善继。惟留右边旧小屋与善述。其屋中栋左间，埋银五千两，作五埕。右间埋银五千两、金一千两，作六埕，都与善述，准作田园。后有廉明官看此画，猜出此画，命善述奉银一百两酬谢。”滕同看出此情在心，见其金银数多，遂心生一计。次日，呼梅氏来曰：“汝告分家业，必须到你家亲勘之。”遂发牌到善继门首下轿，故作与倪知府推让之状，然后登堂。又相与推让，扯椅而坐。乃拱揖而言曰：“令如夫人告分产业，此事如何？”又自言曰：“原来长公子贪财，恐有害弟之心，故以家私与之。然则次公子何以处？”少顷，又曰：“右边一所旧小屋，与次公子，其产业如何？”又自言曰：“此银亦与次公子。”又故辞逊曰：“我何以当此，亦不当受许多。既如此，我当领之。即给批照与次公子收执。”乃起立曰：“便去勘右边小屋。”佯作惊怪之状曰：“分明倪老先生对我言谈，缘何不见，岂是鬼耶？”善继、善述及左右环看者，莫不惊讶，皆以滕同知真见倪知府也。由是同往右边去勘屋。滕公坐于中栋，召善继曰：“汝父果有英灵，适间显现，将你家事尽说与我知矣。叫你将此小屋分与弟，你心下如何？”善继曰：“凭老爷公断。”滕公曰：“此屋中所有之物，尽与你弟。其外田园，照旧与你。”善继曰：“此屋只贮些少物件，情愿都与弟去。”滕公曰：“适间倪老先生对我言，此屋左间埋银五千两，作五埕，掘来与善述。”善继不信曰：“纵有万两，亦是我父与弟的，我决不思分。”滕公曰：“亦不容汝分。”命二差人同善继、善述、梅先春三人，去掘开，果得银五埕。将一埕秤过，果一千两。善继益信是父英灵所告，不然何以知之。滕公又曰：“右边亦有五千两，与善述。更黄金一千两，适间倪老先生命谢我者，可去取来。善述、先春子母二人闻说，不胜欢喜，向前叩头曰：“若果更有银五千两，金一千两，愿以金奉谢。”滕公曰：“我岂知之！见是你父英灵所告，谅不虚也。”既而向右间掘之，金银之数一如所言。时在见者，莫不惊异。滕公乃给一纸，批照与善述子母收执置业。自取谢金一千两而去。只因看出画中以手指地之情，遂使善述得银，滕公得谢。虽设计骗金，是贪心所使，然骤施此计，亦瞒得人过，所以为判断之巧。若善继知霸家业，而不知父留与弟之银，亦足相当。倪守谦恐以银言于先春，虑其改嫁盗去，而不知滕公已骗其千金。乃知财帛有命，而善继之强占、守谦之深谋，皆无益也。

武署印判瞒柴刀

临江府新金县，乡民邹敬，砍柴为生。一日往山采樵，即挑入城内去卖，其刀插于柴内，忘记拔起，带柴卖与生员卢日乾去，得银二分归家。及午后复去砍柴，方记得刀在柴内，忙往卢家去取。日乾小器，瞒不肯还。邹敬在家取索甚急，发言秽骂。日乾写贴，命家人送于县曰：“午前买邹敬柴一担，已还价银二分讫。不意彼在何处失却柴刀，强在门生家逼取，温言谕归，反触秽骂，恶不忍闻。乞电察强诬，法惩刁顽，儒门有主。叩白不宣。”时教谕武大宁署县印，纳其分上，即将邹敬责五板发去。敬被责不甘，复往日乾门首大骂不止。日乾乃衣巾亲见武公曰：“邹敬刁顽，蒙老师责治，彼反撒泼，又在街上大骂，乞加严治，方可做刁。”武公心思：“彼村民敢肆骂秀才，必此刀真插在柴内，被他隐瞒，又被刑责，故愤不甘心。”乃命快手李节，密嘱之云云。然后起延卢日乾坐。又将邹敬锁住等候。李节依所吃嘱咐，到卢日乾家云：“卢娘子，那村夫骂你相公，送在衙来，先番被责五板，今番又被责十板。你相公叫我来接。于今把柴刀还他也。”卢娘子曰：“我官人缘何不自回？”李节曰：“你相公来见，我老爷定要退堂待茶，那里便回得？”卢娘子信以为真，将柴刀出来还之。李节将刀拿回衙呈上曰：“刀在此。”邹敬曰：“此正是我刀。”日乾便失色。武公故喝邹敬曰：“这奴才好打！你取刀只要善言相求，他未去看，焉知刀在柴中？你便敢出言骂。且问你，骂斯文该甚罪？我轻放你，只打五板。秀才前贴中已说，肯把刀还你，你去又骂。今刀则与你去，还该打二十板。”邹敬磕头求赦。武公曰：“你在卢秀才前磕头请罪，便赦你。”邹敬吃惊，即在日乾前一连磕头，起身走出。武公乃责日乾曰：“人卖柴生理，至为勤苦。你忍瞒其柴刀，仁心安在！我若偏护斯文，不究明白，又打此人，是我亦亏小民也。我在众人前说，你自肯把刀还他，令邹敬叩谢，亦惜你‘廉耻’两字耳。今后宜速改行自新，不然真名教罪人也。”说得日乾满面羞惭，无言可答而退。按：遣人到卢家赚出柴刀，是其智识。人前回护掩其过愆，是其忠厚。背地叮嘱责其改过，是其教化，一举而三善备焉。凡为官待士夫家，宜识此意。

孙县尹判土地盆

湖广黄州府黄梅县民康思泰，买一纸印土地神，奉事虔谨。凡时物必荐，家宰鸡猪鹅鸭必以祭赛，然后乃食。一日，往山采樵，检得一瓦盆回，将来养猪。其猪日益长盛，又无瘟瘴。虽他家将瘟的猪，买来此盆养过，即便无事。三年之后家致殷富。邻人管志高，家中猪常被瘴。不瘴者又难大。因此来问康思泰借此瓦盆。思泰曰：“我家十数头猪，全赖此盆养，怎么与你？”志高曰：“我以一长石槽与你换，相傍你福耳。”思泰又不肯。志高遂强去取之。思

泰来争，不觉打破为两片，遂打在孙杰知县堂上去。思泰曰：“小的瓦盆养猪，易长又不染瘴。志高妒嫉，将来打破，被这欺凌，投爷作主。”管志高曰：“瓦盆是小的家中物，被思泰盗去养猪。今日募见去取，彼来争夺，因致打破。乞追价还，治贼正罪。”孙知县曰：“你两人争此盆，有何记号，有何证据？”思泰曰：“此盆我去砍柴，在山中检回的，无记号，无人可证。”谁想此盆下楔有“留记”两字，当打破时，被志高看见。出言曰：“小的瓦盆下楔有‘留记’两字，是命南山窑户陶大所烧，其人可证。”又将瓦盆两片递上，看果有“留记”两字。孙知县曰：“此是志高的物，故有证据、有记号。思泰系盗去是的矣。”即发打三十，判定赔银三钱。思泰被打及赔银也罢，只惜打破一盆。回家烧香祝土地曰：“我自检得瓦盆之后，养猪易长，凡宰猪必供养你神明。今瓦盆被人打破，我又被责，又着赔银，你也全不保佑我乎。”其夜思泰就寝，梦一土地来曰：“思泰，我为你奉我虔心，故将我画像中养猪的盆置在山中赐汝，因此养猪易长。你不看我画像中今无猪盆乎！你得此盆致富，今当还我。其被责是你自命运，所赔银亦小可事。你若恨志高时节，他猪槽下有银三十两，可去取之，以偿你所赔之银，休要怨我不保佑你也。”思泰次早起看纸印土地像中，猪果无盆，心中大信灵验。往县告曰：“老爷审小的盗盆，小的不是贼，未曾盗他盆。那志高盗我所积卖猪银三十两，乃是真贼，乞容小的去搜之。”孙知县复拘管志高来问。志高曰：“小的村农之家，若有三十两银，凭思泰去搜之。”孙尹命二公差押思泰去搜，四下无有。后于猪槽下掘开，取出一小瓮银，将来呈堂。孙知县亲秤过，果是三十两。但其银乱黑，不知是几十年前的。因问之曰：“此银是你何时积的？”思泰曰：“是我三年内前后卖猪的。”孙尹曰：“此尾一色老银，岂是近年陆续积的！必你何处偷来，恐人搜出，故寄埋邻家猪槽下耳，又冒称志高盗你的。”将此银追入库中，又发打思泰二十。思泰叫曰：“土地公，何故害我！”孙尹曰：“打你盗银，何故叫土地害你？”思泰曰：“我昨夜梦见土地公教我，志高猪槽下有银三十两，该是我的，可去取之，以赔我瓦盆。我不合告志高为盗，今银追入库，又将加杖，岂不害死我也？”孙尹未信。少顷间，土地显灵，降遣思泰起立，大言曰：“贤知县好没分晓，我老人为思泰奉我勤谨，故以我猪盆赐他。志高害人利己，不敬天地，故将其猪盆覆了。今志高抢破思泰的盆，我故指示他取银三十两以赔之。何以该收入库，又欲再打思泰乎？你不明白，可将康、管二家纸印土地像来观之便见。”孙尹即差人去康、管二家扯土地像来看，康思泰的果无猪盆，管志高猪盆果覆。心中惊异。其时康思泰方醒，不知向所言何事。孙尹再将二印像详看，真是同印板的，只是一无盆，一则覆盆。愈看愈疑，毛发悚然惊动，遂发狂颠悖，不能理事，弃官而去。按：此事甚奇，惜孙

令不能断之，自取惊狂之病，亦其宜也。赏观古人之事神也，惟有阴阳之气、山川之灵耳。后世则事以徼福。夫佛之说，明者皆不之信，独今所谓社神土主者，则实山川之英，此果有之。人当信以奉承，而他佛虽远之可也。

李府尹判给拾银

漳州有一贫儿名林振，颇晓文字，家贫落莫，东攒西穿，日食不给。到十二月年边，家口买办酒肉，快乐过年。林振床头无金，瓮中无米。要买些酒，并无分文。郁然叹曰：“贫穷都似我，要身做甚么。”愁闷奄奄，急生一计。直走城西东岳庙，许个愿曰：“弟子林振，家贫无资，年终岁暮，一身难全。愿岳帝降灵，使振拾些银两，暂得过年，愿备牲酒拜谢。”时十二月念八也。忽出庙门走上数步，远远望见一银包落在途中。连忙拾回，闭门发视，乃白金十锭也。即大喜曰：“此东岳神灵我也。”遂内取银一锭，凿开买酒米及猪头一个，鸡鸭二只。天近晚，携酒捧牲，径赴东岳解愿。仍将路上所拾银两，俱排在案前，供养岳帝。焚香拜毕，慌慌忙忙收拾牲酒，不觉银在案上，都忘怀了。及至家中，方记得银未及收起，着了一惊，魂不附体。连忙走去东岳跟寻，则此银已无踪矣。林振心中烦恼，短叹长吁，大喝一声曰：“神明总无凭，枉使我空喜此一遭也。”心不肯休，要去府中陈告。时知府姓李名载阳，居官清廉，合郡感戴。民间冤枉情由及跷蹊隐密，皆审得出。林振因此直向府中具词欲告，适府主李爷已封印矣。振不得已，只得回家，将前日买些酒米并猪头、鸡鸭，醉饱一场。且曰：“得宽怀且宽怀，得畅饮且畅饮。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病明日医。”然口中虽是勉强，而心里多少愁闷。至新正初三日，太府开印。时并无人告状，只见林振具一口词陈告曰：“具口词人林振，因家贫无聊，日食难度。去冬年暮，钱米一空，径赴本府东岳庙许愿庇。幸阴间有灵，暗处推迁，遂拾得银十两，将银并牲酒排列解愿。一时慌忙，银不及收，不知被何方人氏拾去，有此苦情，告乞追究。”知府看讫，叫上问曰：“你银是拾得的？”答曰：“果是拾得。”知府曰：“你拾从何来，今失从何去，并无踪影，教我如何追究？”林振无词答应，只叩头不已。知府曰：“你且暂归，待有动静，即吊你审。若无下落，不许搅扰。”林振唱诺而去。知府寻思：“新正开印，未接别词，只收这一纸，要代他开断，又是捕风捉影，无些着落。”即分付手下曰：“看轿，我要东岳庙行香。”手下即随太爷望东岳而去。既至，知府下轿，特前参拜且祝岳帝曰：“信官李载阳，虔诚鞠躬，特来恳谒。林振穷鬼，失银庙中，事属暧昧，不知何人。将谓尊神无知，胡林振无银而得银；抑谓尊神有凭，胡林振得金而亡金，有脱有得，无影无踪。明神显赫，愿赐早教。”祝毕，归府中。过半个月，并无动静。后一夕睡至半夜，忽梦见一人身穿大黄袍，头顶冲天冠，径来府堂。知府俯伏迎接，叙礼毕。知府请曰

：“有何见教？”其人曰：“亦无别话，只昨见一后生手里执个长笛，问我仲尼何姓？”语毕辞别而去。知府醒来，心中觉有异气，因沉思其词。至明日晚堂，命书吏取出林振一起词来，看到何方人氏处，忽灯花堕落，烧一个孔。知府遂感触曰：“烧者廉也。且梦中有个长笛，此应‘萧’字的矣。又说仲尼何姓。夫仲尼姓孔，而灯花又烧个孔，此应‘孔’字也。莫是拾得林振银者，乃姓萧名孔者乎？”即叫皂隶王德近前，低声分咐曰：“你可出城中密密查访，看有个萧孔，即拿来见我。”王德领命，遍城密访，并无此人。过了三日，直至东岳庙查访，有姓名与此相同，王德遂把他拿住。那人曰：“拿我何事，对我说一说。”王德曰：“不消说，只见太爷便分明。”一路拿来直至府堂。知府正坐，即将那人跪倒。知府曰：“萧孔是你么？”应曰：“正是小人。”知府曰：“你去年十二月念八晚，在东岳庙香案上拾得银子，是你么？”那萧孔真情触破，只得招认。知府曰：“既是你拾得，亦是天财赐你。今你用去几多了？”萧孔曰：“小人只用去一两，余银尚在。”知府曰：“既是尚在，我差王德同你去取来。”王德即跟萧孔直向家中取出原银，复来到府，将银呈上。知府看讫，默默暗想曰：“阳光有灵，指教无差。”即命王德去吊林振赴审。林振听见吊审，欢欢喜喜，径到府堂跪住。知府曰：“你还想前银否？”林振叩头曰：“小人正想，只无奈何。”知府曰：“你银倒有下落，但你是拾得别人的，他又拾得你的。我今为你并分何如？”两人皆回答曰：“都情愿。”于是，知府当堂将那余银每人各分一半回家。乃知半月前所梦者，是岳帝降灵也。知府一时想起，亦觉好笑。故律一首云：贫儿多薄命，十金守不来。愁思无别计，惆怅诉郡台。捉影与捕风，教我何分裁。郁郁半月余，胸怀剖不开。灯花偶落处，指点巧安排。恭谢冥神教，殷勤拜玉阶。其后一府传颂，俱称李公，以为神人云。

韩推府判家业归男

贵州有一长者，姓翁名健。家资甚富，轻财好施，邻里宗族，加恩抚恤。出见斗殴，辄为劝谕。或遇争论，率为和息。人皆爱慕之。年七十八，未有男子，仅有一女，名瑞娘，已嫁其夫杨广。广侈智，性甚贪财。见岳翁无子，心利其资。每酒席中对人语曰：“从来有男归男，无男归女。我岳父老矣，定是无子，何不把那家私付我掌管耶？”其后翁健闻知，心怀不平。然自念实无男嗣，只有一女，又别无亲人，只得忍耐。然乡里中见其为人忠厚，而反无子息，尝代为叹息曰：“翁老若无嗣，在公真不慈。”过了二年，翁健且八十矣。偶妾林氏生得一男，名曰翁龙。宗族乡邻都来庆贺，独杨庆不之悦也。虽强颜笑语，然内怀愠闷。翁健自思：“父老子幼，且我西山景暮知有几时在这世上。万一早晚而死，则此子终为所鱼肉矣。”因生一计曰：“算来女婿总是外人

，今彼实为追财，吾且日暮矣。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两全之计也。”过了三月，翁健疾笃，自知不起。因呼杨庆至床前，泣与之语曰：“吾只一男一女，男是吾子，女亦是吾子。但吾欲看男面，济不得事，不如看女更为长久之策。吾将这家业尽付与汝。”当即出其遗嘱，交与杨，且为之读曰：“八十老翁生一子，不是吾子。家产田园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争执。”杨庆听读讫，喜不自胜，就将遗嘱藏在匣中，自去管业。不多日而翁健死矣。杨庆得了这多家业，将及二十余年。那翁龙已成人，谙世事了。因自思曰：“我父基业女婿尚管得，我是个亲男，有何管不得！”因托亲戚说与姊夫，要取原业。杨庆大怒曰：“那家业是岳翁尽行付我的，且岳翁说那厮不是他子，安得与我争？”事久不决，因告之官。经数次衙门，上下官司，俱照依嘱咐断还杨庆。翁龙心终不休。时有推官姓韩名世德，公廉无私。郡中尝谣曰：“推府清，清如寒潭水中清；推府明，明如中秋月里明。”故人称他做“清明老子”。时百姓或两院告词，俱愿乞批韩推府。因此翁龙抱一张词状，径去察院投告，亦乞批韩推官。其状曰：“龙父翁健，八十生子。痛念年老子幼，惧生后患，姑将家业皆权付婿杨庆暂管。今龙成长，业尚不还。切思以子承父，古今通例。有男归女，事典何载？身为亲男，反致立锥无地。庆属半子，何得连顷万田？告乞公断，庶免不均。”推官看状，过了二日，即令拘杨庆来审。推官曰：“你缘何久占翁龙家业，现今不还？”杨庆曰：“这家业都小人外父付小人的，不干翁龙了。”推官曰：“翁龙是亲儿子，既与他无干，你只是半子，有何相干？”杨庆曰：“小人外父明说，他不得争执，现有遗嘱在证。”遂致上嘱咐。推官看讫，笑曰：“你想得差了，你不晓得读。分明是说‘八十老翁生一子，家业田园尽付与’这两句是说付与他亲儿子也。”杨庆曰：“这两句虽说得去，然小人外父说翁龙不是他子，那嘱咐内已明白说破了。”推官曰：“他这句是瞒你。盖‘不’者‘莫’也，说翁龙莫是吾子么？”杨庆曰：“小人外父把家业付小人，又明说别的都是外人，不得争执。看这句话，除了小的都是外人了。”推官曰：“只消自家看，你儿子看，你把他当外人否？这‘外人’两字，分明连上‘女婿’读来。盖他说你女婿乃是外人，不得与他亲儿争执也。此你外父藏有个真意思在内，你又看不透耶？”杨庆见推官解得有理，无词以应，即将原付文契，一一交还翁龙管业，允服供招。推官审云：“据翁健八十生子，旷古一奇。呱呱之口三月，皓庞之人九天。敬留惜乎家赀，恐有后而无后。诚长养乎，箕裘终无业而有业。细玩遗嘱，应知有意。呜咽叮咛，虽然面付半子；模棱两端，竟是意在亲男。翁龙既彼之子，便当继承先业。杨庆人且有后，恶得久假不归？翁家旧业合当完璧。”判毕各人画招，遂申详察院。于是贵州一郡，咸说翁健嘱咐真有心机，而除非韩四爷高见，亦不能解意如此之神也

。

孟主簿明断争鹅

南昌府进贤县，有秀才周仲进者，家颇殷足。恃势欺人，素行无耻，惯使低银买人货物。一日东乡一贩子名王二者，挑鹅来卖。他叫家僮问彼买鹅，问贩子曰：“这鹅多少银一个？”王二说：“这鹅有九斤重，要银一钱六分。”周秀才只还他一钱，王二说：“不肯，实要你一钱四分。”那秀才家亦养得有鹅，心欲把己小鹅与贩子的大鹅。叫家僮将鹅拿进家去，只还他一钱，银色又低。那贩子不肯卖。仲进即叫家僮换一小鹅还他，又骂之曰：“狗奴才！卖得这贵，我不问你买，把鹅还你。快去，快去！”那贩子见把小鹅换他大鹅，口喃喃，只问他取自己的鹅。仲进骂曰：“这奴才，你鹅不肯卖，我把还你，又来赖我取大鹅。”即叫家僮将贩子乱打一顿。贩子被打，臭骂一场，要与他死。仲进即叫家僮把贩子锁住，自己去见孟主簿。说有一贩子卖鹅，我问他买，他卖得杀我，把鹅还他，又赖我取大鹅，又骂学生。望父母看斯文分上，还要惩治他。主簿听说，即叫二公差拿贩子来。贩子哭诉曰：“我的鹅九斤，周秀才问我买，我说鹅值银一钱六分，他只还我一钱，又把低银子与我。我不肯卖，遂将他家一小鹅还我。我问他取自己的鹅，他即叫家人把我乱打，鹅又不还，望老爷作主。”仲进说：“你鹅九斤，有何凭据？”两人争执起来。主簿判不得，心生一计，问秀才云：“你家亦畜得有鹅否？”秀才说：“有。”孟公即叫公差往秀才家去，把他鹅都拿来。问贩子：“那一个是你的？”贩子认得自己的，即说：“这个是我的，九斤重。”孟公即叫快手秤，果九斤。仲进说：“他的鹅有九斤重，纵不然我家鹅没有九斤重的？这贩子极是刁，他又欺骗我的鹅。老大人还要责他。”孟主簿自忖起来。又问秀才云：“你鹅把甚么喂他？”秀才说：“我是饭喂。”又问贩子：“你的鹅把甚么喂他？”贩子说：“我的吃草。”主簿即叫快手将这九斤鹅放在一边，又把秀才的鹅放在一边。霎时间，鹅皆撒屎。孟主簿起看之贩子鹅吃草，撒屎青；秀才的鹅吃饭，撒屎白。孟公曰：“秀才，这分明是贩子的。你是个好人，要发科登第，反骗他鹅。”即将那九斤的鹅把还贩子。那贩子欢天喜地而去。孟公在堂上遂吟一律以嘲仲进云：埋头书史作阶梯，何事风生换一。哇食难能陈仲子，抄经须学晋羲之。发奸摘伏吾何敢，以小易大汝谁欺。粪屎判来真假见，劝君改行莫迟迟。那秀才见诗，满面羞惭而去。观此，可见孟公判断之明，录之以为污行贪得之戒。

骆侯判告谋家

石埭县陈绶，“状告为吞家绝食事：幼年失怙，母怜苦守。梟恶兄绮睥睨局谋，饵设合伙共餐，两版成墙，滴酒誓天。被朦允听，百凡付管，始往闽地佣书

。漫望践盟，岂期贪谋毕露。一家艰苦置产，伊独霸为己业。虎居羊穴，陷母气死。恻惨昊天，乞怜亲劈开单。上告。”陈绮诉曰：“状诉为号天究占事；叔死婶寡，遗弟年维，并无家业可恃。彼念至亲，抚养八载。岂今顷生祸心，又争家财。不思伊父生前彻贫，死后岂有遗产？养虎贻患，冤情可矜。乞台详情杜害。上诉。”骆侯审云：“陈绶、陈绮，盖从弟兄也。绮以绶父早死，母氏孀居，合爨八年，似亦足嘉者。今又措讼争产，非‘靡不有初，而鲜克有终’乎！虽然陈绶尚无遗业，陈绮必不共餐，一家是非，谅合族尊长胸中自有泾渭者。速公处回报。”

孔侯审寡妇告争产

仪真县蒋氏，“状告为抄家灭寡事：夫死半年，骸骨未冷，冤遭强梁。叔公杨奇，首倡奸谋，挟同为富不仁杨正，教唆讼师林榛，乘机蜂起，虎噬狼吞，强除故夫灵位，威逼改嫁。占田占产，封屋封仓，罄卷家财，胜如血洗。极冤极苦，无路投光。上告。”杨奇诉曰：“状诉为究财杜害事：蒋氏三十无嗣，因夫身故，频串外家兄弟，日遂往来，私运财物。分系叔公，直言被忤。听伊从兄蒋斐，飘捏抄家灭寡，去祸反陷。切思独居寡妇，岂应兄弟往来。故侄遗财，焉忍外家吞运。乞审杜祸，永感二天。上诉。”孔侯审云：“蒋氏夫死未期，扬奇因无嗣息，挟同杨正等吞产逼嫁之。数人者，亦纲常中大也。蒋氏无可谁何，召兄弟至家诉苦，大不获己，兹岂频相往来而私运财物耶？夫丧服未满而遽撤灵帏，杨奇是何忍也！寡产无多，而悉封仓屋，正等殆不仁乎。依律取供，另定继立。”

许侯判庶弟告兄

桐城县周宣，“状告为恩怜孽命事：兄属嫡生，身系支出。父存，分产品作三股，先抽一股劈长，二股均分。外有百金祭田，互相管业。父死未冷，岂兄顿萌祸心，狼吞虎噬，强占祭田，独霸堂屋，逐身外栖。零丁母子，情惨昏天，控冤上告。”周亘诉曰：“状诉为恩均财事：父宠庶母，钟爱幼子。田产虽拆，银两未分。弟私得银三百两，怕身均析，先告诬词。乞台作主。斧劈上诉。”许侯审云：“周详以二子，分产品作三股。嫡得其二，庶得其一，非贻谋不臧者也。岂有私将三百两银数而独与幼子者乎？虽然，母有嫡庶，父无亲疏。周亘合照分开，勿与弟兢，庶子道兄伦两无负也。倘兄弟自相鱼肉，必欲豪争，不惟士君子羞之，谅尔父九原亦不瞑目矣。”

唐侯判兄告弟分产

六合县孙祚，“状告为乞恩均产事：身苦撑家二十年，毫无所私。幼弟孙禛，恃父钟爱，独据土田，私兜父手财物，弟肥兄瘠，苦乐失均。乞天亲提斧断。上告。”孙禛诉曰：“状诉为欺幼占产事：父患瞽疾，兄祚掌家二十年，扼

私百余金。父病临危，凭尊分产，拨田十亩帮娶。岂兄贪妒，立心紊争，以阍书为故纸，视父命若弁髦。乞天怜恤，不遭欺辖。上诉。”唐侯审云：“同气兄弟，因财失义，构成鼠雀之讼，藉令灼艾分痛，及感荆流涕者见之，必弹指矣。仰族长速为允释，毋使阅墙，取羞家谱。”

段侯判审继产

望江县陈以钦，“状告为追产存祀事：原父生身及兄，叔故无嗣，父令身继。凭族立阍，兄承父业，弟受叔产无异。岂兄贪妒，卖某处杉山，私受重价五十金。嗔论反殴。切思父业身无牵同，继产岂兄滥卖！兄占弟业，无可谁何，衔冤上告。”段侯审云：“陈以鉴、以钦本骨肉也。以钦原承父命，继叔绝嗣，阍书所订，则以兄承父业，弟受叔产者也。岂以鉴复肆贪饕，卖承继产业，遂令兄弟阅墙，自相冰炭。吾想义门家谱，谅不如是也。夫以钦已承叔继，既无分父产之心，以鉴合守父言，又岂有卖叔产之理！况叔产不腴，于父弟财更减于兄，重利轻义，何必乃尔！其卖山价银，合给还以钦无辞。”

苏侯判争家产

巢县吴陞，“状告为霸占家产事：缘父与伯同爨，伯外生理，父耕供家。不意伯欺父死身幼，即行分异。本银并产，尽被吞占，族长可审。原既共爨，苦乐宜均。何欺父不识字，买田皆用伯名。今又逼母改嫁，逐身外居，号天情惨，粘单上告。”吴炽诉曰：“状诉为捏冤争产事：祖□□然与弟各爨，克苦外求，自置田亩。岂侄陞捏称占产逼嫁，竦台争业。切思伊父未经析烟，身未买产，伊母日前改嫁，为子虚花。若有逼占事情，罪甘斩首。上诉。”苏侯审云：“吴炽与弟同爨，侄辈尚幼。弟死遽尔析烟，恤寡怜孤者当不如是也。夫侄幼分家，不无影占田地之心。弟妇出嫁，不无瓜分财礼之事。不然侄也敢以卑而犯尊乎？今以犹子比儿伯之田产，合判与三分之一。仰族长公处回报。”

金侯判争山

德兴县冯柯，“状告为强夺世业事：祖山一局，历传世守，又契可查。岂恶陈戟，欺家骂远，恃势强占，扫砍柴木。身知奔阻，反称是伊物业，唱众乱殴。切思祖原买山，官有册税，私有契券，界限明白，山邻可凭。乞天清业杜害。上告。”陈戟诉曰：“状诉为奸谋影罩事：梟恶冯柯，强占祖山，告明无抵。计扯伊买连界山场，影射混罩。不思山界虽连，木分二色。契书四至，所载分明。乞赐勘验，免遭罩占。上诉。”金侯审云：“吴山一局，值价几何？冯柯、陈戟两家累争不已，此徒敝精神而耗钱谷者也。虽然，虞芮不置闲田，而侯邦不睦。乙普明不置旷地，而兄弟不和。兹以其山入官，庶使两家讼息，孙庞可无刖足仇，廉、蔺或有刎颈好矣。”

骗害类

林按院赚赃获贼

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佾事高封、侍郎夏震，二人同乡，雅相交厚，其内子俱有孕，因指腹为亲曰：“两生男，则结为兄弟；两生女，则结为姊妹；若一生男、一生女，则结为婚姻。”后夏震得一男，名昌期；高封得一女，名李玉。夏遂央媒去议，将金钗二股为笄。高慨然受之，回玉簪一对。但夏为官清廉，家无羨余，一旦死在京城。高封助其资用，举柩归葬。高亦寻罢官归，家富巨万。昌期虽会读书，一贫如洗。十六岁以案首进学，托人去高岳丈家求完亲。高嫌其贫，有求退亲之意。故留难曰：“彼乃侍郎之公子，吾女亦千金之小姐，须当备六礼行，亲迎方可成婚。今空言完亲，岂不闻‘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若草草苟合，是不成礼也，吾不能为之。彼若不能备礼，不如早退亲，多退些礼银与他，另娶则可。”又延过三年，其女尝谏父母不当负义信。父辄曰：“彼有百两聘礼，任汝去矣。不然难为非礼之婚也。”季玉乃窃取父之银两，及己之镯钿、宝钗、金粉盒等可百两有余，密令侍女秋香往约夏昌期曰：“小姐命我拜上公子，我家老相公嫌公子家贫，欲退亲，小姐仗信义不肯从，日与父母争辩。今老相公云‘公子若有聘礼百两便与成亲’，小姐已收拾银两、钗钿更百两以上，约汝明日夜间在后花园来接，千万莫误期约。”昌期间言不胜欢喜，便与最相好友李善辅说知。善辅遂生一计曰：“兄有此好事，我备一壶酒，与兄作贺。”饮至晚，加毒酒中，将昌期昏倒。善辅抽身径往高佾事花园。见后门半开，至花亭，果见侍女持一包袱在。李去接曰：“银事可与我。”侍女在月中认曰：“汝非夏公子也。”李曰：“正是我，是你约我来。”侍女带包袱回见小姐曰：“来接者似非夏公子样。”季玉曰：“此事只他知，岂有别人！月下认人不真，你可与之。”侍女再至花亭，再又详认曰：“汝果不是夏公子，是贼也。”李已早备石头手中，将侍女凶门打死。急回来，昌期尚未醒，李亦佯睡其旁。少顷，昌期醒来，促善辅曰：“我今要去接那物矣。”李曰：“兄可不善酒也，我等兄不醒，不觉亦睡。此时人静，可便去矣。”昌期直至高家花园，四顾寂然。至花亭，见侍女在地，曰：“莫非睡去乎？”以手扶起，皮肉似冷。叩之不应，四旁又无余物，吃了一惊，逃回家去。次日，高佾事家不见侍女，四下寻觅，见打死在后花园亭中，不知何故，一家惊异。季玉乃出认曰：“秋香是我命送银两、钗钿与夏昌期，令他备礼来聘我。岂料此人狼心，将他打死，此必无娶我之心矣。”高封闻言大怒，遂命家人往府，急告其状曰：“告状人高封，为谋财杀命事：狼恶夏昌期，系故侍郎夏震孽子。封念与震年谊，曾与指腹为婚，实未受有聘礼。昌期因往来封家，串婢秋香偷金银并钗钿一百两有余。兜财入手，遂打杀秋香，以灭事迹。有此凶恶，情理难容，乞追赃偿命，生死感激。上告。”夏昌期诉状云：“诉为杀命

图赖事：念昌期箕裘遗胤，义理颇谙。先君侍郎，清节在人耳目。岳父高封，感义原结姻婚，允以季玉长姬，许作昌期正室。金钗为聘，玉簪回仪。谁期家运衰微，二十年难全六礼，遂使岳心反覆，百千设计，求得一休。先令侍女传言赠我厚赂，自将秋香打死，陷我深坑。绝旧缘，思构新缘；杀婢命，坑陷婿命。乞悬电照，大霁奸谋。迫切上诉。”顾知府拘到两犯审问。高封质称秋香偷金银二百余两与他，我女季玉可证。彼若不打死秋香，我岂忍以亲女出官证他？且彼虽非我婿，亦非我仇，纵求与彼退亲，岂无别策，何必杀人命图赖他？”夏昌期执称：“前一日汝令秋香到我家，哄道小姐有意于我，收拾金银首饰一百两，令我夜在花园来接。我痴心误信他，及至花园，见秋香已打死在地，并无银两。必此婢有罪犯，汝将打死他，故令来哄我，思图赖我耳。若我果得他银，人心合天理，何忍又打死他？”顾知府问季玉曰：“一是父，一是夫，汝是干证，好从实招来，免受刑宪。”季玉曰：“妾父与夏侍郎同僚，先年指腹为亲，受金钗一对为聘，回他玉簪一双。后夏家贫淡，妾父要与退亲，妾不肯从，乃收拾金银钗钿百余两。私命秋香去约夏昌期，令夜在后花园来接。夜间果来，秋香回报，我着令交银与他是实，不知因何故将秋香打死。在花亭银物已尽收去矣，莫非有强奸秋香不从之事，故打死乎？抑或怒我父将退亲，故打死侍婢泄忿乎？望仁台详察，妾无半句虚言。”顾知府仰椅笑曰：“此干证说得真矣。”夏昌期曰：“季玉所证前事极实，我死亦无怨。但说我得银打死秋香，死亦不服。然此想是前生冤业，今生填还，百口难辩矣。”遂自诬服。顾知府判曰：“审得夏昌期仗剑仗徒，滥监芋学校。破家荡子，玷辱家声。故外父高封弃葑菲，命明告绝。乃笄妻季玉，重盟誓而暗赠金，胡为既利其财，曷欲又杀其婢。此非强奸恐泄，必应黥货昧心。赴约而来花园，其谁到也？淫怒以逞，暮夜岂无知乎！高封虽若负盟，绝凶徒实知人，则□季玉嫌于背父，念结发亦观过知仁。高女许行改嫁，昌期明正典刑。”已成狱三年，后福建兴化府林见素，除浙江巡按。未到任，故微行入县衙。胡知县疑其打点衙门者，收入监去。在狱中，又说我会做状，汝众囚有冤枉者，代汝作状伸诉。时夏昌期在狱，将己冤情从实诉出，林见素悉记在心。后打一印，令禁子送与胡知县，人方知是新大巡到。即出坐堂，吊昌期一宗文卷来问。季玉坚执是伊杀侍婢，更无别人。林院不能决，再问曰：“汝当日曾与何人说？”昌期答：“只与相好友李善辅说，其夜在他家饮酒，醒来李只在傍未动。”林院猜到，只说情已真矣，不必再问。遂考校宁波府生员，取李善辅批首，情好极密，所言关节，无不听纳。至省后，又召去相见，如此者近半年。一日，林院谓李善辅曰：“吾为官拙清，今冬将嫁女，枉为巡按，苦无妆资。汝在外看有好金，代我换些，异日倘有恰好并节，准你一件。汝是我得意门生

，外事宜为我慎审。”李善辅深信无疑。数日后，送到古金钗二对，玉钗一对，金粉盒、金镜袋各一对。林院亦佯喜，即吊夏昌期一干人再问，取出金玉钗、粉盒、镜袋等，排于庭。季玉认曰：“此尽是我前日送夏生者。”再叫李善辅来对，辅善见高小姐认物件是他的，吓得魂不附体，尚推托他是过路客人换得。此时，夏昌期方知前日为毒酒所迷，高声与辩。李善辅抵捂不得，遂供招承认。林院审云：“审得李善辅贪黷害义，残忍丧心。毒酒误昌期，几筵中暗藏机阱；顽石杀侍女，花亭上骤起虎狼。利归己，害归人，敢效郈寄卖友；杀一死，坑一生，犹甚蒯通误人。金盒、宝钗当日真脏俱在，铁钺斧今秋大辟何辞。高封枉厕冠裳，不顾名义，欲退亲而背盟，几陷婿于死地。侍儿因而丧命，嫡女默然悲心。本应按律施刑，惜尔官休年老，姑从未减，薄示不惩。夏昌期虽在纆绁之中，非其罪也。高季玉既怀念旧之志，永为好兮，昔结同心，曾盟山而誓海。仍断合卺，俾夫唱而归随。”夏昌期罪既得释，又得成亲，二人恩爱甚笃。又画林院像，朝夕供养。夫拜曰：“谢林公使我冤枉得雪。”妇拜曰：“谢林公使我怨恨得消。”后昌期嘉靖间发乡科，官至给事。最恶姻戚薄恩，朋友负义者。盖有怨于己云。按：李善辅奸恶无比，终正典刑，天理昭彰。因素与昌期相好，又同醉共睡，故昌期全不生疑，惹此奇祸。以此见面朋伪交、人面兽心之徒，君子宜远之。然前问法官，徒知季玉证杀是真，又兼高封家富，必有上下贿嘱之事，以可信之情，加以书吏之弊，以文其罪，将何辞乎。惟林公能究其当日与知之人，遂察出李贼之恶。然设若不得真脏，彼死亦不认，昌期之冤何日得伸。故先与之交密，赚出其脏，则此狱遂可立判矣。林公神明，岂可及哉！世有贪财害义、陷人利己者，终必报应，若李贼者可为戒矣。

朱代巡判告酷吏

安仁县丁启，“状告为虎吏嚼民事：刁奸赵良，钻克刑房，瞒官作弊，勒索民财，家成金穴。旧因仇贼诬扳，发系深狱，夜半提监，苦刑私拷，勒索五十两。活罪家贫，卖产跪送二十两，嗔少掷地。再鬻雏年儿女，凑数买命，凭李过付。切今男奴女仆，骨肉惨分，田地无存，父母狼狈。乞台剪恶追赃。上告。”朱代巡批：“赵良以刑房酷吏，侮弄笔刀，瞒官作弊，倘所称生民蠹贼非耶？丁启旧系仇贱，诬扳既无赃证，合行释放。乃夜半提监，索银五十两，胡为者也。夫以一冤狱而索银五十，若脱罪百馀，银曷胜纪！是以刀笔为孤注，罪人为奇货，而家藏金穴或不诬矣。赃既有指，恶已贯盈，合配要荒，扑杀此獠。”

郭府主判告捕差

安庆府王吴三，“状告为虎差吓诈事：贫守清规，秋毫无犯。旧因仇贼黑陷

，漏访捕兵刘盛，买票承差，挟同吕海、吴弃等群雄乌合，围屋激捉，杀猪蚕食，酬酒牛饮中，难鸭一羽弗留。勒银八两打发，另卷衣服。身有怨言，锁送县治，路约四十里，一步一敲，痛彻心髓。今幸郭爷明审，幸睹天日。痛遭毒骗，情惨不甘。上告。”郭府审云：“刘盛钻充捕兵，闻知贼叛王吴三，婪票承行，挟同腹心吕海、爪牙吴充，相与围屋剿捉。蚕食牛饮，且勒骗打发银八两，另卷衣服。据此凶暴，乃虎而翼者也。夫吴三既非真贼，何必群雄激捉。刘盛已领工食，何用八两打发。捉一吴三，而他可知已；骗一吴三，而饮可例已。证既不评，律合远遣。弟吕海、吴充，虽饕餮酒食，未尝分赃，姑拟杖惩革役。”

饶察院判生员

京县张大猷，“状告为歪儒骗害事：无耻生员陈王政，吸髓骗民，衣巾大盗，吞谋祖山风水。身不允从，计唆蒋豪与身混争山界。县未归结，又速告府。身遭缠害，凭唐训付银十两买息。恶又吞山，祖骸难保。极苦极冤，吁天上告。”饶院批云：“陈王政既忝学官，当遵圣训。胡为以谋地之故，抛掷经书，侮弄刀笔，主唆词讼，而受人十两赃银乎？庠有若人，实为梗化。合速黜退，以正儒风。不然是泮水大养鲸鲵，士林中生荆棘矣。”

谢通判审地方

鄱阳县吴锦，“状告为思豁苦役事：地方枉法，卖富差贫。县户火夫九十名内，户骗银二钱，朦胧不拨。贫店札笔，并乏妻子。嗔无常例，半月偏拨七次。无钱受害，苦乐不均。乞挑廉捕研审，超豁疲民。上告。”谢通判审云：“审得地方史仪，瞞官作弊，卖富差贫，以九十名火夫，有常例者，一年不拨一差；乏常例者，半月叠差七次。是安佚鞅掌，悉权由于奸刀也。夫一户骗银二钱，虽未满贯，若扣十户则寡而多矣。况所骗者未止十户乎！合拟徒罪，以肃王章。吴锦委系笔户，应免役，所供是实。”

余分巡判告巡检

汉阳府房茂，“状告为违法勒骗事：身引往川贸易，路经汉川巡检司，照明过勒常例，执引锁船，故意留难不放。切思身非化外之民，又非私货、犯禁人货而其难客勒索。乞台追究，正法疏商。上告。”余分巡批云：“巡司职专护察，倘人非异人，货非私货，□安得阻截者！今关上兴留难之策，局中怀勒骗之心。夫非梗塞道路，而荼毒商旅，即仰府堂，研审再报。”

汪侯判经纪

丰城县耿文，“状告为虎牙吞骗事：祸本买糖，往苏贸易，虎牙朱秀，口称高价，拦河饵接，强抢夺船，满载货物，昼夜运至伊家，私自发卖，鬼名出数，三日一空。设限十日毕账，至今半载无收。孤客牢笼，恐作江湖怨鬼。号天

追究事怨。上告。”朱秀诉曰：“状诉为黑冤诬陷事：身充牙行，刁客耿文将糖投卖，现价交易，并无赊帐。因取牙用饭钱，算银八两。梟图白骗，黑心反诬。乞准明查，若身行骗，罪甘斧劈。上诉。”汪侯审云：“朱秀以喇虎市棍，私充牙行，图接耿文糖货，盖行吞骗。此唇吻为剑锋，门户为坑阱，厘秤为戈矛，而劫杀客商者也。夫糖曰五十桶亦已多矣，价曰六十两不为少矣。岂恶今无耻施恶，一概鲸吞，而俾异乡孤客累累然如丧家狗耶！理合追还，疏通客路。”

任侯判经纪

九江府邓凤，“状告为剪棍救贫事：揭本买铁，误投棍牙丁端，发卖被拴，恶党陈路等饵发强吞。婉取则推张推李，强取则加辱加刑。遭此冤坑，坐毙性命，情苦彷徨，究恶追偿。上告。”丁端诉曰：“状诉为朋骗延累事：二月内，客人邓凤，买铁投行发卖，彼有铺户陈路等发去二十担，限期还价，强取不吐。岂今脱逃，致客情急。告台实出无辜，乞查捕报追还，身免遭累。上诉。”任侯审云：“客人有货，主家须要担当。铺户无钱，经纪岂得出帐？路等之脱骗客，本是丁端误之也。理合赔还，无得异说。”

朱侯判告光棍

繁昌县邹清三，“状告为假银坑骗事：世变江河，人心荆棘。身携绵布三疋，卖银救荒。棍徒郑景，银面包铜，诈作细足成色，赚身交易。乡民肉眼，竟堕术中。彼复者系假银，就行哀换。岂恶反殴，执布不还。荒中遭骗，一家绝食。苦口衔冤，上告。”郑景诉曰：“状诉为究诈枉骗事：身买邹清三绵布，实系足色饼块，凭孟兴眼同交易。岂恶梟奸，故将包铜细银势辖博换。心不甘骗，触怒告台。切思人非异面，市属通衢。法禁严明，谁敢行诈！乞剪刁风，不遭枉骗。上诉。”朱侯审云：“审得郑景，盖市中翼虎也。假银买布，剥削客商。是银面包铜者，乃包藏祸心乎！虽云清三非异面之人，荻巷非幽僻之所，然以布棍而御乡民，或明欺故骗。岂知卖布救荒者，一家嗷嗷然待哺耶！合剪刁奸，以塞诈路。”

袁侯判追本银

乐平县吴计，“状告为脱骗妻本事：身皆佣工，攒银二十两完聚。梟恶陈清，饵诱合伙贩鱼，滴酒立誓，术笼痴听。彼以伊惯江湖，罄囊付与，身止伴行。岂期贪谋毕露，拐银私回。坑身流落外地，沿途觅食。妻本被吞，绝后罪大，冒死上告。”陈清诉曰：“状诉为脱骗事：身往楚地贩鱼，梟恶吴计同取同往。彼至地头，醋迷花酒，沉陷本银，节谏不听。身为买卖先回，恶怪计等，反捏诬赖，且恶花费银本，与身何干？乞台详审分豁。上诉。”袁侯审云：“吴计佣工积妻本，陈清睥睨，滴酒立誓而诱以合伙者，此笼络之术也。及

至楚地而拐银先回。捏称计迷花酒，沉陷本银。噫！勾栏酒色，岂田野农夫为之耶？且临行财本，计悉付清，此彰彰经人耳目者，即所花费，裂玉毁椽，是谁之愆？况同行者与清也先回，而计留后，又未释然于人心。即合究清银，以正法律。”

威逼类

雷守道辨僧烧人

四川成都府，有一升仙寺，景致幽雅，梵宇弘丽。往来客旅莫不游玩，骚人墨客，多有题咏。寺僧百有余人，皆清高富贵，兢养美好侍者，教之经卷，兼通歌舞。其寺每年二月初一作大斋醮，尝度本寺二人，或僧或道，功行完满者成佛。所度之人，必七日前减省饮食，令饿得清瘦。至期，僧众架起高台，堆积干柴于上，又四围皆积柴为火城，然后鼓乐喧闹，幢幡拥护。超度二人，端坐高台柴上，僧道士民，皆望台膜拜，可消灾获福。府县官员，皆要来行香。拜奠讫，乃故着火城，将二人烧化，谓之超度升仙。递年传下如此，人皆信之，瞻奉施舍，惟恐弗及。一日，有会试举人汤成誉、傅宗尧二人，往寺闲游，见其侍者俊秀，与之顽耍求欢。诸僧吃醋，遂礼请饮茶，哄二举人入禅室深室，将铁锁扣住，绝其饮食。每日只将粥半碗，恋其气勿绝，饿得黄瘦昏迷，目无见、口无声。至二月初一日，送上火台超度。各官照常年都来拜奠。正将放火时，雷继焕为分守道，见台上二人目若垂泪者。雷道心思：“既度他作佛，何故下泪？必有其故。”即令火停放，命手下接台上二人下来问之。及下台，亲看其二人，皆瘦黑不象人，问不知应。解其衣看之，则遍体都以小绳缚不能伸动。乃悉令解之，抬入衙中，渐渐保养，过两日，方省人事。又优养两日，其人渐复常能言语矣。雷道召问之。汤成誉乃叙其由曰：“我二人乃举人某某，将往会试。因游升仙寺，与其侍者戏顽，触此秃憎恨怒，哄入深室监禁，皆饿几不能生。又将索遍身紧缚，送上火堆。此时气已近绝，已不能叫。幸得明公救之，真生死而骨肉也。”雷道听得，即速点兵扫寺捉拿。时已逃去大半，止拿得僧海昙等四十二人来，将严刑拷问。僧海昙等，乃供出往年所超度者，尽非本寺僧道，皆是他方行脚，及远处客旅在寺搅扰生事者。其囚禁之法，都似治此二举人一样，上世传下如此，非徒一年、一人之故也。雷道乃一面出榜文四处捕其逃僧，一面将住持为首数僧拟死，拆毁其寺。告示论众曰：“钦差分守成都道僉事雷，为除左道以正巡风事：照得人惟伦理最大，惟圣道最可信。外此尚佛，违圣道者也，僧叛伦理者也。故善则召祥，不待礼佛。惟天养德，岂在烧香。间有灵庵显寺祷求应验者，此但其事偶尔相符耳。宁有命应穷而佛能使富，事应祸而佛能转福哉？即使有神应梦寐，决休咎者，亦人心之诚，则民生非以佛之故也，抑或山川精灵则有之。故神惟外稷城隍可敬信

，而诸佛菩萨寺不可为彼所惑也。近见升仙寺僧，常将外人饥饿，制缚置中之高台焚化，谓超度成佛。反哄愚民拜之求福，递年枉死，何有底极。佛若有灵，岂助若等为此剧恶。今已访出，毁其淫祠，诛其凶僧，其逃走在外者，已行（文）各处捕治。今后士民宜明伦理，尊圣道。毋信异端入寺烧香，毋实行恶逆而欲媚神，以求福烧香以盖愆，直掩耳偷铃，其将欺天哉！为此，合行出给告示，晓谕军民人等知悉，遵守毋违，须至示者。”此时，雷道除此烧人之毒，又出示，使人知圣道之当尊，佛说之为妾，皆信服其化。大巡闻其能，保荐推为第一，遂超升河南布政。其后子孙累世科甲相继，则以其阴德及人，能辟左道之妄也。

姚大巡辨扫地赖奸

河南登州府霞照县，有民黄士良，娶妻李秀姐，性妒多疑。弟士美，娶妻张月英，性淑知耻。兄弟同居，妯娌轮日打扫。如今日李氏扫地，则箕帚在李氏房，明日方交与婶。明日张氏扫，则箕帚在张氏房，后日又付与姆。率以为常，永不改易。时数日前，士美往庄取苗，及重阳日，李氏在小姨家去饮酒，只士良与弟妇张氏在家。其日轮该张氏扫地，张氏将地扫完，即将箕帚送入伯姆房去，意欲明日免得临期交付，而士良亦已出外，殊不知也。及晚，李氏归见箕帚在己房内，心料曰：“今日婶娘扫地，箕帚该在伊房，何故在我房中？意者我男人扯他奸，故随手带入，事罢却忘持去乎？”晚饭后，问其夫曰：“你今干甚事来？可对我说。”夫曰：“我未干甚事？”李氏曰：“你今奸弟妇，何故瞒我。”士良曰：“胡说！你今日酒醉发酒风耳。”李氏曰：“我未酒风只你风骚忒甚。明日断送你这老头皮，休连累我也。”士良心无此事，便骂曰：“这泼皮贱妇，说出没忖度话，讨个证做来便罢；若悬空诬捏，便活活打死这泼妇。”李氏曰：“你干出无耻事，将打来吓我？便讨个证做与你！今日婶娘扫地，箕帚该在他房，何故在我房中，岂不是你扯他奸淫，故随手带入来乎！”士良曰：“他送箕帚入我房，那时我在外去，亦不知他何故送来，怎以此事证得？你不要说这无耻话，恐惹傍人取笑。”李氏见夫陪软，越疑是真，大肆呵骂。士良发起怒性，扯倒乱打。李氏又骂及婶子身上去。张氏闻伯与姆终夜吵闹，不知何故。潜起听之，乃是骂己与大伯有奸。欲辨之，彼二人方暴怒，必激其厮打，又退入房去。却自思曰：“我开门伯姆已闻，又不辩而退，彼必以我真有奸，故不敢辩。欲再去说明，他平素是多疑妒忌的人，又触其怒，终身被他臭口。且是我自错，不合送箕帚在他房去，此疑难洗，污了我名，不如死以成志。”遂自缢死。次早饭熟，张氏未起，推门视之，则缢死于梁上。士良计无所措。李氏曰：“你说无奸，何怕羞而死？”士良难以与辩，只遣人去庄赶弟。及士美回，问妻死之故，哥嫂答以夜中无故，彼自缢死。士美

不信，赴县告曰：“状告为生死不明事：美娶张氏，素性贤淑，与兄士良、嫂李氏，同居共爨。今月初六，美因上庄。初九日夜，妻独在家，无故缢死，人命重事，乞究因由，死者瞑目，生者无怨。迫告。”陈知县拘来，问张氏因何缢死。黄士良曰：“弟妇偶沾心痛之疾，不禁苦楚，自忿缢死。”士美曰：“小的妻子素无此症，若有那痛，何不叫人医？此不足信。”李氏曰：“婶娘性急，夫未在家，心痛又不肯叫人医，只轻生自死。”士美曰：“小的妻性不急，只为人口讷怕羞，此亦不信。”陈公将士良夫妇起，士良不认，李氏受刑不过，乃说出曰：“我与婶娘每轮日扫地。初九日该婶娘扫，我在人家请饮酒，至晚归来，箕帚放在我房内。我疑男人扯婶有奸，故将箕帚随手带入我房。两人自角口厮打，夜间婶娘自缢死，不知何故。”士美曰：“此可信矣。但老爷参详有无奸情，生死明白。”陈知县曰：“若无奸情，彼不缢死。此欺奸弟妇，士良该死的矣。”即将拷打，勒逼招承。过了五载，其年该出。适南直姚尚贤升河南巡按，审重犯之狱及欺奸弟妇这卷。黄士良上诉曰：“今年小囚该出矣。人生世上，王侯将相终归于尽，死何足惜。但受恶名而死，虽死不甘，吾将诉之上帝，以白此冤。”姚大巡曰：“你经几番审录矣，今日更有何冤？”士良曰：“我本与弟妇无奸，可剖心以示天日。今卒陷于此，黯昧以死，使我受恶名，弟妇有污节。我弟疑兄、疑妻之心不释。一狱而三冤，何谓无冤？”姚大巡将案卷前后反复看过，乃审李氏曰：“你以箕帚在房，证出夫奸，你明白矣。且问你，当日该张氏扫地，其地都扫完否？”李氏曰：“前后栋各处都扫完了。”又问曰：“其粪箕放在你房，亦有粪草否？”李氏曰：“已倾干净，并无粪草了。”姚院乃曰：“地已扫完，粪早已倾，此是张氏自以箕帚送入伯姆房内，以免来日临期交付，非干士良扯他奸也。若是士良扯奸，则地未必扫完，若扫完而后扯，则粪箕必有粪草；若已倾粪草而后扯，则又不必带箕帚入房，此可明其决无奸矣。其后自缢者，以己自错，不合送箕帚入伯姆房，启其疑端，辩不能明，污名难洗，此妇必畏事知耻的人，故分一死以明志，非是以有奸为惭也。李氏陷夫于不赦之罪，诬婶以难明之辱，致叔有不释之疑，皆泼妇之无良，故逼无辜于郁死，合以威逼拟绞。士良该省发。”士美磕头曰：“吾兄平日朴实，嫂氏素性妒忌，亡妻生平知耻。小的向日告状，只疑妻与嫂氏争忿而死，及推入吾兄奸上去，使我蓄疑不决。今老爷此辨极明，真生城隍也。一可解我心之疑，二可雪吾兄之冤，三可白亡妻之节，四可正妒妇之罪。愿万代公侯矣。”李氏曰：“当日丈夫不似老爷这辨，故我疑有奸。若早些辨明，我亦不与他打骂，老爷既赦我夫之罪，愿同赦妾之罪。妇人愚鲁，以致妾疑，今知悔能改耳。”士美曰：“死者不能复生，亡妻死得明白，我心已无憾。要他偿命何益。”姚院曰：“法应死，吾岂能生之？”姚院

判曰：“审得犯妇李氏，心多妒忌，性积猜疑，空捏婢奸，逼雉经于五夜。妾证夫罪，陷在狂者屡年。同吕雉之忍心，笑指戚姬为人彘；似武牝之毒手，强推帝子落房州。悍牝司晨，维家之索。长舌煽佞，方是用长。不诛无以儆恶于后人。拟绞惟以偿命于逝者。”按：前鞫官，怪就张氏绕处猜情，故皆以为有奸而死。姚令就从箕帚中审扫地完否，有无粪草，情即昭然可辨，何等明白显易。此所以为卓见远识，可为察疑狱者之龟。

康总兵救出威逼

山西道太原府河曲县，生员胡居敬，年方十八，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家道清淡，未娶妻室。书读未高，在宗主中考四等，被责归家。发愤将家资田宅变卖，得银六十两，将往南京从师读书。至江中，遭风覆船，舟中诸人皆溺死。居敬手抱一木板在手，随水流近浅处，得一渔翁安慈救之，以衣服与换，又以银赠之盘缠。居敬拜谢。问其姓名居止之所而去。居敬思：“回家则益贫无倚，况久闻南京风景佳丽，不如沿途乞食挨到那里，又作区处。”及到南京遍谒朱门，无有施济之者。衣冠蓝缕，日食难度，乃入报恩寺求为和尚，扫地烧香却又不会，和尚要逐之去。一老和尚僧率真问之曰：“你这没用，只会干甚事。”居敬乃曰：“不才山西人氏，忝系生员，欲到京从师。不意中途覆舟，行囊荡尽，故流落至此，诸事那会干。倘师父怜念，赐我盘缠，得还乡井，永不忘德。”僧率真曰：“你归途遥远，我那能赠你许多盘缠。况你本意要到京从师；今便归去，亦虚跋涉一番。不如我供膳，你在寺中读书，倘读得好时，京城内各省有人在此，寄学赴考，岂不甚便？”居敬思在寺久处，恐僧徒厌，遂乃结契率真为义父，与寺中诸僧为师兄弟。由是一意读书，苦心探索，昼夜不息。过了三年，自觉文章与京城才子相并，遂出赴考，果选取入场，本科即中高第，时弘治庚子年也。僧率真亦自喜作成有功。先时居敬虽在寺二年，罕得去闲游。既中后，诸师兄多有相请者，乃得遍游各房。一日，信步行到僧悟空房去，微闻棋声在上。从暗处寻，见有楼梯，遂直上楼去，见二妇人在下棋，两相怪讶。一妇人问曰：“谁人同你到此？”居敬曰：“我信步行到此，你是甚妇人，乃在此间？”妇人曰：“我渔翁安慈之女，名美珠，被长老脱娶在此。”居敬曰：“原来是我恩人之女。”美珠曰：“官人是谁？我父与你有甚恩？”居敬曰：“我是此寺中举人，前来京堕水时，蒙令尊救拔，厚恩未报。今不意得会娘子也。”美珠曰：“报恩且慢，你快下去。今年有一郎官误行到此，亦被长老勒死。若是来见，你命难保。”居敬曰：“悟空是我师兄，我同是寺中人，见亦何妨。”又问：“那一位娘子是谁？”美珠曰：“他名潘小玉，是城外杨芳之妻，独自行往娘家，被长老以麻药置果子中与他食，因强留在别寺中，夜间抬入此来。”话不觉久，悟空登楼来见，强赔一笑曰：“贤契何

知到此？”居敬曰：“我偶然行来，不意师兄有此乐事也。”悟空即下楼，锁住来路之门。便呼僧悟静同来，邀居敬至一空房去，四面皆高墙，将索一条、剃刀一把、砒霜一把，递与胡居敬曰：“请贤契受用此，免我二人动手。”居敬惊曰：“我同是寺中人，怎将我当外人相防？”悟空曰：“我僧家有密誓愿，只削发者是我辈人，得知我辈事。有发着虽亲父、亲兄弟，不是我辈人，况契弟乎！”居敬曰：“如此，则我亦愿削发罢。”悟静曰：“你全假话，你历年穷苦，今始登科，正享不尽富贵之时，官家又将招你入赘，有几多好事在，你说削发瞒谁？今不害你，你明日必害我。”居敬指天发誓曰：“我若害你，明日必遭江落海，天诛地灭。”悟空曰：“纵不害我，亦传害我教门。你今日虽仪、秦舌也是枉然。再说一句求饶话，便动手勒死，免恼我肚肠。”居敬泣曰：“我受率真师父厚恩，愿见一面，拜谢他而死。”悟空曰：“你求师父救，亦是问阎王乞命须臾。”悟静叫率真到，居敬泣跪曰：“我是寺中人，见他私事亦何妨。今师兄苦逼我死，望亲父救我。”率真尚未对，悟空曰：“一人之命小，寺门之法长。自古人空门即割断骨肉，那顾私思。任你求，率真肯救你否？”率真曰：“居敬儿，是你命合休，不须烦恼，死后我必埋尸你在吉地，作功德普度你来生再享富贵。你昔日在江中溺死，尸首尚不能归土，那得食这几年粮禄。你求救则死益紧，我只一句话，决救不得你了。”居敬见说得硬，乃泣曰：“容我缓死何如？”三僧曰：“若外人，则不肯缓他；在你，且放缓一步。但今日午时起，明日午时要攒命耳。”三僧出去，锁住城门。居敬独立空房中，只有一索悬于梁，一凳子与他枕脚自缢，并一把小刀、一包砒霜，余无一物。在旁屋宇又高，四围壁立，壁外皆墙。居敬四顾详察，已思量在心。近晚来，以杌子打开近墙壁孔，取一直访，用索系住，又用刀削壁经为竹钉，将杌子鐙其钉于抱柱。以衬脚将索系于腰，扳援而上，至于三川枋上，以索吊上直枋，将枋从下撞上，果打开一橐子，有一孔可容身，即从此孔中扒上屋去。时已鸡鸣，奈墙外皆僧房，从瓦上践，恐僧知之，欲待天明有外人入寺，然后从屋瓦上走出求救。次日早，总兵康尚德欲候大操，见时尚大早，入寺坐候，人马喧闹。居敬闻人喝道声，即高喊：“救命！”康总兵令人去看，从寺瓦上接得居敬下来，向前叙其因撞见妇人，被僧悟空逼勒将杀己，及已扳援上屋之状。康总兵即命拿二僧。其悟空、悟静见居敬屋上喊时，早已逃走，只拿二妇人至。康总兵审问明白，差人拘安慈、杨芳来领女去。时杨芳已死，惟拘安慈来认，见女儿美珠，拜谢康爷而去。潘小玉因无亲人可倚，自禀康爷曰：“妾夫已死，身无所归。我与美珠处久情投，已结为姊妹，今愿随他同去，契拜安慈为义父，央他代我择嫁。”康爷亦许之。胡居敬见安慈来，整備盛筵，接他三人入宅款待，执盏拜谢曰：“小生蒙尊公救命，又蒙厚赐，此情常

在心，昨对令爱亦言之。今日已侥幸发科，奈客居冷淡，愧无厚报，敬奉杯酒为谢。后日公但有事嘱，我无不听命也。”安慈见居敬青年举人，思美珠未有匹配，乃曰：“相公如有念衰老之心，衰老虽捕鱼为生，家资颇有足以自给，别不敢干求。只小女无家，倘不相弃，愿献为偏房之妾。”居敬见安慈是个善人，美珠又甚有姿貌，即承许曰：“小生尚未娶，如蒙错爱，愿纳为正室，何况偏房乎？”安慈大喜曰：“今日此席即为会亲酒，莫待再有异议。”小玉觉微有戚容。美珠曰：“妾与小玉结为姊妹，情意相投，小玉又义拜我父。今相公如记我父旧恩，不弃小妾，愿更纳小玉妹为侧室，共奉巾栉，则两两成其美矣。”居敬沉吟未对。安慈又曰：“妻妾最难和谐，今小女一人既相安，愿勿遗葑菲。”居敬曰：“但恐无此礼，不若为小姨别求好配，岂不美乎！”安慈曰：“古人有娶亲姊妹者，欧阳修是也。况结契姊妹，何碍于礼？且好配莫过于相公，安用别求？适间钧旨谓‘有事嘱托，无不听命’，请以此事为验。”居敬曰：“令爱固美好，小玉尤娇媚，恐小婿无此福。故不敢受。今承岳丈严命，呵荆雅意，岂敢再辞。”即日与美珠交拜为夫妇，定小玉为次房。好似皇、英，两两归虞舜，燕、德双双配汉成。次年，居敬连登进士，除荆州推官。到夏口江上，见悟空、悟静、率真在邻船中。居敬立船头，令手下拿之。二僧心亏，知无生理，即投水死。率真跪求赦。居敬曰：“汝三年供我为有恩，临危不救为无情。倘当日被你辈逼死，今日焉得有官？以你恩补罪，无怨无德，任你自去，今后再勿见我便是。”按：安慈善心，故人因使女得良配；悟空狠心害命，终致身丧江滨。善恶之报，岂有差哉！

邵参政梦钟盖黑龙

贵州道程番府，有秀才丁日中，常在安福寺读书，与僧性慧朝夕交接。性慧一日往日中家相访，适日中外出。其妻邓秀英闻夫尝说在寺读书，多得性慧茶汤，因此出来见之，留他一饭。性慧见秀英容貌美丽，言辞清婉，心中不胜喜慕。后丁日中复往寺读书，月余未归。僧性慧乃以生名，雇二全真道士，假作轿夫，半午后到邓秀英家曰：“你先生在寺读书，劳神心苦，忽然中风死去。得僧性慧等救醒，尚奄奄在床，生死未保，叫我二人来接娘子，他有话分付你。”邓秀英曰：“何不借眠轿送他回？”二轿夫曰：“寺中长老正要送他回，奈此去程途有十余里，恐路中冒风，症疾加重。若中风再复，便难救治。娘子可自去看之，临时主意，或接回或在彼处医治，有个亲人在旁，也好伏侍病者。”秀英听得，即登轿去，天晚到寺，直抬入僧房深处，却已整排酒筵在，皆新鲜美味，金银器皿，如待客人般。秀英曰：“我官人在那房？领我去看。”性慧出曰：“你官人因众友相邀，去游城外新寺。今早人来报他中风，小僧去看，幸已清安。此去有路五里，天色已晚，可暂在此歇，明日早行。或要即去

，亦待轿夫饭讫，娘子亦吃些点心，然后讨火把去。”秀英心生疑来，然又进退无路，只饮酒数杯，又催轿夫去。性慧曰：“此轿夫不肯夜行，各回去了。娘子可宽饮数杯，不要性急。”又令侍者小心奉劝。酒已微醉，乃照入禅房去睡。秀英见锦衾绣褥，罗帐花枕，件件美丽。以灯照之，四边皆严密，乃留灯在，带衣而寝，终疑虑不寐。及钟声下后，性慧从背地进来，近床搂抱住。秀英喊起：“有贼！”性慧曰：“你虽喊到天亮，也无人来拿贼。我为你费了几多心机，今日乃得到此，亦是前生夙缘注定，不由你不肯也。”秀英起曰：“野僧何得无礼！我宁死不受辱也。”性慧曰：“娘子肯行方便一宵，明日送你见夫。若不怜悯，小僧定断送你命，将埋厕中，永不出伦。”秀英喊骂，缠至半夜，被性慧行强，剥去衣服，将手足绑缚，恣行淫污。次日，半朝方起。性慧谓秀英曰：“你被我设计诱来，事已至此，可削发为僧，藏在寺中，衣食受用都不亏你，亦有老公陪你。若使昨夜性子，有麻绳、剃刀、砒霜在此，凭你死罢。”秀英思：“身已受辱，死则永无见夫之日，此冤难报。不如忍耐受辱，倘得见夫，报了此冤，然后就死。”乃从其披剃妆点。过了月余，丁日中来寺拜访性慧，秀英认得是夫声音，挺身先出，性慧即赶出来。日中方与秀英作揖，秀英哭曰：“官人认不得我乎？我被性慧脱诱在此，日夜望你来救我。”日中大怒，扭住性慧便打，被性慧呼集众僧，将日中锁住，取出刀来将杀之。秀英来夺刀曰：“可先杀我，然后杀我夫。”性慧乃藏起刀，强扯秀英人房吊住，再出来要杀日中。日中曰：“人妻被你拐，夫又被你杀，我阴司也不肯。若要杀，可与我夫妻相见，作一处死罢。”性慧曰：“你死则秀英无所望，便终身是我妻，安肯与你同死。”日中曰：“然则全我身体，容我自死罢。”性慧曰：“我且积些阴功。方丈后有一大钟，将你盖在钟下，与你自死罢。”自盖入钟下去后，秀英日夜哭啼，拜祷观音佛，愿有人来救他丈夫。过了三日，有参政邵一德，夜梦安福寺方丈中，钟盖一黑龙，初亦不以为意。至第二、第三夜连梦之，心始疑异。乃命轿往安福寺方文中坐。果有一大钟，令手下扛开看，有一人饿将死，但气未绝。邵参政知是被人所囚者，即令以粥汤渐渐灌下，一饭顷少苏，乃曰：“僧性慧拐我妻削发为僧，又将我盖在钟下。”邵参政命拿僧性慧，即时拿到，但四处搜，并无妇人。邵参政再命严搜。乃于复壁中，有铺地木板。公差揭起木板，有梯入地下，从此梯下去，乃是地楼，点灯明亮，一少年和尚在坐。公差叫他上来，拿见邵参政。其和尚即邓秀英也。见夫已放出，性慧已锁住，秀英乃从头叙其先时脱诱之计，到寺强奸之情，后来削发之由，及已闻声见夫之事，日夜拜祝之哭，一一明白。僧性慧不能抵辩，只磕头曰：“死罪甘受，愿赦责打。”邵参政审曰：“审得淫僧性慧，稔恶贯盈。与生员丁日中交游，酒食征逐。见其妻邓秀英美丽，巧计横生

，赚其入寺看夫，强行淫污，劫其披缁削发，混作僧徒。虽抑郁而何言，将待机而图报。偶日中之来寺，幸秀英之闻声相见，泣诉未尽衷肠之话，群僧拘执欲行刃杀之凶。恳求身体之全，得盖大钟之下。乃感黑龙之被盖，梦入三更；因至方丈而开钟，饿经五日。丁日中从危得活，后必亨通；邓秀英撞死复生，终当完聚。性慧拐人妻，坑人命，合梟首以何疑。群僧党一恶、害一生，皆充军于远卫。”判讫，将性慧斩首示众，其助恶众僧，皆发充军。邵参政又责秀英曰：“你当日被拐，便当一死，则身洁名荣，亦不累夫有钟盖之困。若非我感梦而来救，夫不为你而饿死乎！”秀英曰：“我先未死者，以不得见夫，未报此僧之仇，将图见夫而死。今夫已救出，僧已就诛，妾身既辱，不可为人，固当死决矣。”即以头击柱，流血满地。邵参政命人持住，血出晕倒，以药医救，死而复生。邵参政谓丁日中曰：“依秀英之所叙，其始之从也，势非得已。其不死因欲得当以报仇也。今击柱甘死，可以明志，汝其收之归。”丁日中曰：“吾向者正恨其不死以图后报仇之言为假，今见其撞死，则非偷生无耻者，使不复生，则今世永别耳。幸而不死，吾其待之如初，当来世重会也。”日中夫妇双双拜谢而去。归，以木刻邵参政之像，朝夕奉事不懈。其后日中亦登第，官至同知。

按：日中被困，梦兆黑龙，固天数之未绝。然惹此祸者，非从秀英见僧留之午饭而起。盖在日中与僧交游，故僧乃造其家，秀英乃出见之。推原其由，不起于日中乎！故古语曰：“不通僧与道，便是好人家。”良不诬也。

拐带类

余经历辨僧藏妇人

山西大同宣府开牛卫军人廖永德，娶妻贺宜娘。一日，夫妇角口，因致厮打，宜娘逃回父家。路逢和尚僧水月，问其何往，宜娘答曰：“安不幸嫁个刁军，性暴粗蠢，无故将妾揪打，今将走回娘家去。”僧长叹曰：“佳人偏作愚夫配，好花枉插野篱边。娘子这美貌娇姿，若嫁与富家郎，岂不珠翠满头。若嫁与读书人，必有夫人福分。今嫁个强军，反被他朝夕打骂，真负此窈窕红颜也。小僧不识进退，我住在城中保元寺，衣食享用件件不亏，只少一个妇人。若有娘子这样花容，真爱证嫁珠玉，虔敬若观音也。”宜娘曰：“我父闻保元寺僧人富贵，只未得到也。”僧水月曰：“娘子若下顾，愿今日前往，真三生有幸也。”宜娘曰：“恐人知之，名色不好。”僧曰：“我寺中大如相府，深若仙宫。僧房禅室，无人得到，有谁知之？”宜娘曰：“我一孤身妇人入寺，恐被人疑猜。”僧曰：“娘子肯去，我有一计，使人不知。你在城外少待，我入寺取长衫、帽子、鞋袜，若你作男子，乘晚雇一疋马，载入寺去，有何不可？”宜娘曰：“此计甚妙，只过数日，要送我回娘家去。”僧曰：“不妨。

”近晚时，僧雇马至，宜娘骑入寺去。见僧房中十分齐整，水月委曲承奉。其夜禅床云雨，倒凤颠鸾。好似襄王遇神女，胜如洞宾逢仙姑。后水月愈加爱恋，宜娘遂不思归去。过了月余，廖永德往岳丈贺怀智家去迎妻。怀智曰：“汝妻并未到我家，何故今日来接？”永德曰：“令爱日前与我相打，因逃回岳丈家。安得瞒我！”怀智曰：“此必你误打死，埋没其尸，恐我告发，故先来图赖我。”永德曰：“前月来你家，路人皆见，必是你改嫁与远方客人去，故捏我打死。”翁婿二人大闹一场。次日，贺怀智往上北路李通判处告曰：“告状人贺怀智为杀妻灭尸事！痛女宜娘，嫁刁军廖永德为妻。岂期永德日宿娼妓，恨妻阻谏，触怒打死，埋没尸首，故称前月妻回智家。乞台拘邻见佐，究尸下落，死者瞑目，正伦除恶。感激上告。”廖永德亦去诉曰：“告状人廖永德，为逐婿嫁女事：虎岳贺怀智，惯讼殃民，见利背义。冤娶伊女宜娘为妻，日盗家财，私顾外家。九月初十，搅家角口，逃回智家。恶起狠心，背嫁远客。捏德杀妻，有何证见。恳天严究，追给完聚，仁德弥天。上告。”李通判各准其状，两拘来问。贺怀智称永德杀妻灭尸，廖永德称怀智背地嫁女。两下争辩，李通判不能决。再拘贺怀智之邻丘仙，廖永德之邻伍保来问。丘仙曰：“小的与怀智同门出入，伊女并未归来，那有重嫁之事？”伍保曰：“小的在永德屋傍。那日永德夫妇相打是真，走向贺家，路人多见，只小的未见他甚时去。”李通判曰：“伍保未见去，何不报，一见去者来做干证。”廖永德曰：“彼见者只私下说，不肯来证。”李通判曰：“你说路人皆见去，缘何不报一个来证，有何足凭？此必是你失误打死，又捏岳丈重嫁，是何道理。”即发打三十，问其偿命。永德受刑不过，只得屈招。至次年，福建余员，为下北路经历，理冤辨枉，清廉无私，人号为余青天。廖永德具状，令人去投告。余经历思曰：“妇人与夫相打，走向娘家。一说已去，一说未来。必是路中被人拐带，吊审亦无益。”即唤手下王宝、谢仁等曰：“廖永德妻贺宜娘，走回娘家，路中被人拐带去。你等可用心替他体访，若跟寻得出，我重赏你。”再说僧水月得贺宜娘以来，心中只是欢喜自幸有此好缘。宜娘亦梳妆涂抹，相与绸缪眷恋。其水月与一后生凌秀极相善。一日，凌秀突入僧房，宜娘正在梳妆，闻足声近前，即躲入床后。凌秀见镜台内有脂粉、油脂，笑曰：“汝今日接甚表子来？”水月即答曰：“瞒不得你，昨晚果接一表子在此。”凌秀曰：“请出相见，岂不好也？”水月曰：“此是雏的，怕羞不肯出来。”凌秀再三请曰：“我是故人，与我相见何妨？”水月再三辞却曰：“汝不必恼我，不如大做东道请你便是。”凌秀见坚拒不见，遂曰：“你只请我，不见也罢。”水月遂盛设筵席相待，劝得凌秀醺醉。归到街头，遇着妻舅江采，复邀入酒店坐定，问之曰：“今日我为官事，请列位牌头草酌一杯，正叫贤妹夫来此相陪。你

在那家饮得这醉？”凌秀醉后忘形，说出来曰：“我往保元寺去访水月长老，陡遇那秃子接一表子在，被我撞见梳妆镜台，唤他又不肯出相见。水月因请得我这醉。”时皂隶谢仁在座，听见说寺中有妇人事，心中正要体访贺宜娘下落，饮了数杯，即推故起身曰：“今日有公事，不得完席，失辞。”出径往院中去，故诈曰：“余老爷命我来点你等。”将妓妇逐一查过，并未有妓接往在外者。三数日内，屡往寺中打听消息，并不见踪。原来水月因被凌秀撞见，入室之后，乃移一大仓在房中，将宜娘藏在仓，谨护益密，外人那得知之。谢仁心不肯休，乃唤一小偷郭尾来，谎之曰：“我闻水月长老藏金银极多，夜则推出看之。汝有计入他房去，先看藏在那里。明夜同你去偷之，何如？”那贼人闻说有银，心中欢喜。乘夜扒上水月睡房屋上去，推开瓦隙窥之，见水月执锁钥开仓，引一少年妇人出来，搂抱戏耍一番，乃解衣双双就枕而睡。郭尾潜下屋来，见谢仁曰：“你好哄我！那贼秃仓中只藏一妇人，夜引出来千般作趣，搂抱去睡了。那见些金银？”谢仁曰：“我亦被别人所哄，说道有银，谁知是个妇人。这遭劳动你了，待别处有好事，再抬举你。”次日，谢仁密禀余爷曰：“蒙爷爷差访贺宜娘下落，昨探访得保元寺僧水月房内仓中，藏一妇人，不知是否？”余爷即点军共往寺去拿。果在仓中搜得一妇人，并水月锁到。乃拘贺怀智、廖永德来认之。永德曰：“正是吾妻宜娘也。”怀智默然无语。僧水月磕头求赦。余爷判曰：“审得僧水月，未除结习，求构欲缘。红粉陡逢，黑地拐去。寺非赛祇圆，坐拥花娇；仓岂蕊珠宫，深藏菩萨。沉沦欲海，难登兜率之天；迷恋爱河，永堕酆都之地。合徒二年，发遣归俗。贺宜娘私奔，难比文君野合。深惭无艳，仙房通云雨，点污无垢佛头。经阁锚鸳鸯，败坏不二门户。将效尤梁武，向仝泰寺忍拾百文金身；岂景行观音，故翠竹林苦修大千佛道。合行官卖，用做女流。贺怀智捏枉杀妻，廖永德捏重嫁女。虽属诬告，亦有可原。皆因失妻、失女之嫌，致伤旧翁、旧婿之谊。少惩不合，用戒砌诬。”按：此公案巧处，全在哄贼去观僧房一节，故能探知藏逃妇所在。虽是谢仁之计，亦由余公一察便知。此妇在路被拐带，严命跟寻，乃见踪迹。若官司不以为意，不令手下密访，此案如何结得？故为官在恤民勤政者以此。

戴典史梦和尚皱眉

戴君宠以三考出身，为袁州府宜春县典史。八月十四夜，梦见城隍送四个和尚来，三个开口笑，一个独皱眉。醒来疑异。次日十五，同堂尊往城隍去行香。见庙中左廊下有四个和尚。因记及夜间所梦之事，待堂尊并二三衙先行了，乃呼四和尚来问之曰：“你和尚何不迎送堂尊？”一和尚答曰：“本庙久住者，当迎送。小僧皆远方行脚，昨晚寄宿在此，今日又将别寺去。孤云野鹤，何地不之，故不趋奉贵人。”戴典史见有三个和尚粗大，一个和尚细嫩，不似男

子样。心中生疑，因问之曰：“你和尚何名？”一个答曰：“小僧名真守。那三个都是徒弟，名如贞、如晦、如可。”戴公问曰：“和尚会念经么？”真守曰：“诸经卷略晓一二。”戴公哄之曰：“今是中秋之节，往年我在家，常请僧念经保安。今幸遇你四人，可在我衙中诵经一日，以保在官清吉。”即带四僧入衙去。戴公命堂上排列香花茶烛，以水四盆与僧在廊边洗澡，然后诵经。其三僧已洗，独如可不洗，推辞曰：“我受师父戒，从来不洗澡。”戴公以一套新衣服与他换，曰：“佛法以清净为本，那有戒洗澡之理。纵有此戒，今为你改之。”命左右剥去偏衫，见两乳下垂，乃是妇人。戴公令锁了三僧，将如可上问曰：“我本疑你是妇人，故将洗澡来试。岂是真要念经乃请你行脚僧乎？你这淫乱女人跟此三僧逃走，好从头供出缘由来。”妇人跪泣曰：“小妾是宜春县孤村褚寿之妻，姓葛名秀英，家有婆婆七十多岁。旧年本月十四晚，这三和尚来借宿，妾夫褚寿醉曰：‘我孤村贫家，无床被，不可以歇。’这和尚说道：‘天晚无处可去，他出家人不要床被，只借屋下坐过一夜，明早即去。’遂在地打坐讽诵经卷。妾夫见他不肯去，亦怜他出家人，晚具斋饭相待，开床照他去歇。谁料这秃子心歹，取出戒刀，将妾夫杀死。妾与婆婆开后门将走，被他拿住，将婆婆亦杀死，强将妾来削发。次日放火烧屋，将僧衣、僧鞋逼我同去，用药麻口，路不能叫。略不肯行，又将杀我。妾思丈夫、婆婆都被他杀死，几回思杀他报冤，奈我妇人胆小，不敢动手。昨晚正是十四夜，旧年丈夫、婆婆被杀之日，适值周年。他三个买酒唱饮，妾暗地悲伤，默祷城隍助我报冤。今老爷叫他入衙，妾道是真个请他念经，故不敢告此情。早知老爷神见疑我是妇人，故将洗澡试验，妾已早说出矣。今日乃城隍有灵，使妾得见天日，报冤雪恨，虽即死见丈夫、婆婆于地下，亦无所恨。”戴典史曰：“你从三和尚一年，污辱已多。若不说昨夜祷城隍一节，我必以你为淫贼，今日难免官卖。你既云祷城隍，求报姑夫之冤，此乃是实事。我昨夜正梦城隍告我，今事适与梦相合，方信城隍有灵。这三秃子天理合诛。”即当堂起文书，送葛氏还父母家，另行改嫁。其招申上司曰：“审得僧真守、僧如贞、僧如晦等三凶同恶，大逆济奸，晚入孤村，杀人母、杀人子，公行大逆。谋其夫、拐其妻，僧服、僧鞋，假妆葛氏为行脚。毒药毒手，强驱秀英以远游。本是女流，改名如可，致难洗之辱，徒黯黯而谁诉。抱不戴之仇，实冥冥而图报。寄宿城隍之庙里，默祷神明于夜中。神果有灵，来应卑职之梦，经惟赚诵，尽获妖僧之徒。旧年八月中秋，三秃杀人、拐带。今岁仲秋十五，一周服罪歼除。方见幽冥之难欺，谁谓报应之或爽。不分首从，俱正典刑。”戴典史因拿此三僧，堂尊服其有能。大巡保本，举荐戴公为瑞州府高安县县丞。刑政愈清，至今人犹传颂。

黄通府梦西瓜开花

黄在中以岁贡出身，为浙江温州府通判。清廉明察，奸弊难欺。忽一夜，梦见四个西瓜，一个开花，醒来时方半夜，思之，不知其故。次早去拜升官王给事，遇三个和尚在路上说因果。及回，其和尚犹未去。见其新剃头，绿似西瓜一般。因思起夜来之梦，即带三和尚入衙，问之曰：“你三人姓名？”一老的答曰：“小僧名云外，他二个名云表、云际，皆同门兄弟也。”又问之曰：“你住居何寺？”云外曰：“小僧皆远方行脚，各地游行，身无定居。昨到本府，在东门侯思止店下暂住，并不在此久居也。”又问之曰：“你四个和尚，如何只三个出来？”云外曰：“只是三人，并无别伙。”黄通府命手下拿侯思止来，问之曰：“昨日几个和尚到你店？”侯思止曰：“三个。”黄通判曰：“这和尚说有四个，你瞒起一个怎的？”思止曰：“更一个云中和尚，心好养静，只在楼上坐禅，不喜与人交接。这三和尚叫我休要与人说，免人参谒，恼乱他禅心。”黄通判赚出，即命手下去拿云中来到。见其眉目美好，貌若妇人。此和尚即跪近案桌前泣曰：“妾假名云中，实名四美。父亲贲文，同妾及母亲并一家人招宝，将赴任为典史。到一高岭处，不知是何地名，前后无人，被这三僧杀死我父母并招宝三个，其轿夫各自奔走，止留妾一人，被他削发，假装作僧，流离道路，今已半年。妾忍辱苟生，正愿得见官府，告明此情，报父母之冤，死无所恨。”黄通府听说，见三僧情理可恶，各发打三十，拟以死罪。故判之曰：“审得僧云外、云表、云际等，同恶相济，合谋朋奸。假托方外之游，朝南暮北。实为人间之狗，与狼心恶行。不畏神明，忍心那恤经卷。贲文职受典史，跋涉前程；四美身随二亲，崎岖峻岭。三僧凶行杀掠，一家命丧须臾。死者抛骨山林，风雨暴露；生者辱身缁衲，蓬梗飘零。慈悲心全然斫丧，秽垢业休问袪除。若见清静如来，遭受烹煎之谴；倘有阿鼻地狱，永堕牛马之涂。佛法迟旦，报在来世；王刑峻便，罪于今生。梟此郡凶，方快众忿。”申案上去，两院缴下。即从三僧，决不待时，梟首示众。又为贲四美起文书，解回原籍，得见伯叔兄弟。有大商贺三德，新丧妻。见四美有貌，纳为继室。后生子贺怡然，为黄居中县二衙。尝过一岭顶，见三堆骸骨如霜。怡然悯之，命收之葬。母贲氏出看岭上风景，泣曰：“此即当日贼僧杀我父母处也。”乃啮指出血，去点骸骨，血皆缩入，即其父母骸也。后带回家去葬。而招宝一堆骸，则为之埋于亭边，有石碑记“招宝之坟”四字在焉。按：贲氏被拐之时，曾感梦西瓜，因得妇嫁贺家，生一贵子。至随子之任，又得收父母遗骨，此亦奇事也。人生得失荣枯，有数存焉，岂偶然哉！

坟山类

苏侯判毁冢

浮梁县胡宾，“状告为伐冢毁骸事：山太陵，葬祖坟莹。土豪张律，倚挟官势，坏乱王法，掘坟、埋坟、强占风水。惨将棺木烧毁，锻炼骸骨，犯死生灵，五口哭声动天。开坟锹椁，总为伐命斧斤；焚椁烟烽，尽是杀人烙炮。生死衔冤，号天上告。”张律诉曰：“状诉为剪奸冤占事：祖买胡氏山一截，重价百金。内有一冢未掘，止许剽祭，不许复葬，约有明据。陡今奸恶胡宾，挟势复葬。嗔阻成仇，飘诬伐冢，毁骸重事。不思山卖三十六年，坟墓一十二所。前无异说，后可紊争。乞天许准杜祸。上诉。”苏候审云：“胡氏卖山三十六年，不为不久。张氏葬坟一十二所，不为不多。但兹山原有一家，止议胡氏剽祭，不许胡氏复葬。约有旧卷，乡亦有公评也。今据两词研审，胡宾不合，故因先坟而妄行复葬。复葬者是争之也。张律亦不合，不经官府而私自伐棺。伐棺非过举乎！各拟罪罚，以塞讼端。其山其冢，悉依原契毋紊。”

林侯判谋山

黟县李昊六，“状告为捏谋祖墓事：土豪王治九，垂涎寿坑吉地，插入无由，欺死瞞生，摹写父手典契，吞谋祖坟，开莹十葬。且父虽贫，不将祖山出典。试问干证，尽系豪恶故知。奸计一设，祖骸难保。乞恩抹契杜害，枯骨沾恩。上告。”王治九诉曰：“状诉为刁奸脱骗事：父债子还，律有定例，健讼李昊六，父手将山一段，契典纹银二十两，即取无还，理合照契受业。殊刁图骗，架告吞谋。不思伊父虽亡，干证现在，契书一纸，永久可凭。哭恳斧断，不遭奸骗。上诉。”林侯审云：“山有定主，谋者妄矣。债有常例，负者非焉。王治九只可据理取债，不可执典契而葬李昊六之山。李昊六亦须代父偿银，不可昧天理而负王治九之债。仰中亲速为允释，毋效鹬蚌。”

婚姻类

马侯判争娶

浮梁县陈浩，“状告为势夺婚姻事：毒恶赵玄玉，盖都喇虎猛气横飞。恃倚顿丘山之富，济林甫鬼蜮之奸。流毒一方，生灵切齿。身凭媒妁，聘定左成女为妻，今娶过门，路经恶里，岂料立心夺娶。牙爪云集，金鼓雷轰，锋戈霜莹，喊声震天。强抢新婚作妾，嫁奁服饰，一概鲸吞。势如劫盗，王法大坏。恳天法剿。上告。”赵玄玉诉曰：“状诉为夺妻大冤事：身用聘礼，凭媒娶左成女为妻。恶豪陈浩，宦势炙天，越法夺娶。抢亲未遂，听兄主唆，毒口吹祸。逞指鹿为马之奸，捏画蛇添足之状。教得升木，架空告台。切思婚姻先聘为主，一女只嫁一夫。遭恶夺告，惨蒙毒螫，衔冤上诉。”马侯审云：“审得赵玄玉，以万金土豪，桀骜烈性，蜂蚕毒心。鲸鲵大胆，播恶一方。盖四凶可五，九黎可千者。左成有女玖英，陈浩既凭媒议，纳采问名，此醮行一与，终身无改者。玉胡为恃强夺娶，俾一女而二夫乎！及知玖英于归，牙爪云屯，操锋

执刃，截路抢亲，罄掳嫁妆。此虽编发穹庐，亦未有弃礼义如斯獠者也。此恶不惩，纲常大坏。合行依律取供。其女判归陈氏，仍究嫁资。”

江侯判退亲

建德县周璫，“状告为乱法拆婚事：百年配偶，万古纲常。身父存日，凭媒王仕厚仪百金，聘定沈任女桂英为妻，婚书可据。岂期兽亲不仁，因家消乏，饵诱上门，逼写退书，遣女另嫁。切思夷邦尚有匹配，中国可无人伦。姻盟既毁，律法安在？号天法究。上告。”沈任诉曰：“状诉为超豁女命事：身女许配周璫，终身仰望。伊父身死未冷，嫖赌倾家。前年典出，不留尺地。今岁卖屋，不遗片瓦。黄金既尽，自写退书，领回财礼去讫。婿非肖子，女始二天。再判成婚，终身冤陷，乞恩超豁。上诉。”江侯审云：“沈任之女，既配周璫为妻，金钗可朽，盟不可渝也。璫既嫖赌，任属泰山，胡不招赘于家，而籍其放心乎。乃若逼写退书，遣女另嫁，此又坏乱法纪，播中国之丑声，俾夷狄人笑之也。虽然，夫之不幸，妾之不幸，纵使周璫消之，亦挂英之数奇耳，夫复何恨。若依沈任，是坏萧何。”

唐太府判重嫁

德化县朱正，“状告为谋夺生妻事：身娶韩盛女为妻，过门成婚无异。淫豪程俊，贪妻姿色，簧鼓岳母，接女归宁。广金夺娶，坑身失配。痛思未嫁则为伊女，既聘则身妻。夺嫁受财，行同禽犊。乞究完娶正伦。上告。”韩母林氏诉曰：“状诉为违令诬骗事：女嫁朱正为妻，反目殴伤，舁归救养，情急上告。蒙批谕娶不从。因遵执照，明嫁程后为妻。恶知，捏空箝制。泣思阿告已经三年，恩谕又非一次。何得未嫁绝无人影，既嫁遂有男夫。天鉴难瞞望光。上诉。”唐府主审云：“朱正原娶韩女为妻，闺门反目，岳母取回。历八年之久，既不完娶，又不令嫁，是坑此女子，拘拘然如触藩羝也。夫状告三载，谕娶七次不从，正恪有弃妻意矣。本县批令改嫁，是承娶者官府令承之也；嫁女者官府令嫁之也，更有何辜！但所嫁财礼，理合给带。朱正另娶续后嗣云。”

祝侯判亲属为婚

石埭县陈仲武，“状首为远法结婚事：舅姑姊妹，律禁成婚。今弟陈仲成泼妻孙氏，牝鸡司晨，欺夫横恣。酷信伊兄孙汝玉巧言相，不论舅姑干碍，不用媒妁婚书，将次女嫁兄为媳。分紊人伦，礼乖律法。身恐坐罪，为此上首。”祝侯审云：“陈仲成之次女，与孙汝玉之长男，盖舅姑兄妹也，律禁为婚，彰彰可睹。今乃不凭媒议，私结姻盟，是仲成不合以女许嫁，而偏听牝鸡之鸣。汝玉不合令男从亲，而私结文鸾之好。若效桓温之镜台。实坏萧何之法律。合断离异，以正典刑。”

喻侯判主占妻

六合县伍春生，“状告为生离事：身贫无配，赘豪党俊九使婢为妻。议工三年，准作财礼，婚帖存证。今身工满求归，岂豪与妻恋，将身打逐，伊族党睿见证。活活分离，见闻凄惨。进不得妻完娶，退则汗血无偿。情极可怜，叩天作主。上告。”党俊九诉曰：“状诉为叛逆事：逆恶伍春生，赘身使女为妻。靠如嫡亲，带往楚地贸易。岂恶见利忘义，窃银百两远逃，召访三年未获。前日潜归，诱婢被获。究本成仇，捏党作证，捏词告台。不思盗本久逃，召帖可据，诱婢诬主，律法难容，乞天正法。上诉。”喻侯审云：“伍春生入赘党家婢，议工三年，准作财礼。工既满矣，俊九胡不遣之归也。夫春生既欲得妇，必不窃银。倘若远逃，焉敢再返？况伊父母恩重，兄弟伦笃，夫妇爱深，肯为不义事而参商其骨肉乎！固知执召帖者，不若婚约为可凭；讼叛逆者，不若生离者之切也。合行究妇偿工。勿使缺望。”

债负类

班侯判磊债

玉山县王九德，“状告为吞骗贖本事：五年，刁恶丘章，借银五两，约限对月付还。临期节取，触凶反殴。切恶昔日借银，释迦口吻。今时负债，盗跖心肠。可怜血本纤毫，岂忍奸豪白骗。乞恩追给，永感二天。上告。”丘章诉曰：“状诉为磊债叠骗事：三年，凭中黄益约，借王九德本银六两。每月违禁取利，竹节生枝，未几换约，滚作十两。欺身无还，势夺血产，心犹不满，复行执约告台。乞审中见芟诬枉骗。上诉。”班侯审云：“贫人借债而负债，此贫不守分也。富户放债而磊债，是为富不仁矣。但债凭代保，或骗、或磊，保人胸中自有泾渭者。合为公剖，以塞讼端。”

孟侯判放债吞业

南陵县吴亘，“状告为磊债吞产事：腴田八亩，价值百金。阎王大户范忠，将银放，违禁取利，逐月翻算。领仆三五，坐并蚕食，意图吞业，勒写契书。当限，彼不允从，立有赎约。业吞虎口，一家绝食。粮税紧赔，国朝重事。妻儿男女。如鸟摘毛。告恳亲提斧断，如虚一字，斩首甘罪。”范忠诉曰：“状诉为刁骗事：梟恶吴亘，借银三十两，越限不还。前月内止将硖田八亩，立契捺债。身不肯受，焉有赎约。岂恶捏诬图骗，不思债有定利，民何敢磊；业有定主，民曷敢吞。乞准详审，不道欺骗。上诉。”孟侯审云：“吴亘原借范忠银三十两，虽越三年，已还十五两矣。范忠乃叠创磊算，遂吞吴亘田八亩，此亦非仁者也。虽然，债负不斩，终为祸孽；亩产不吐，竟是惑丛。为亘者可以还过银作利，再偿范忠三十两之银。为忠者毋得执契照田，而吐还吴亘八亩之业。庶放债者无沉债之冤，而有恒产者因有恒心焉。”

左侯判债主霸屋

祁门县全汝亨，“状告为磊债霸屋事：债有常律，利有定额。贫借主豪伊凤本银十两，年历二周，还成对合。岂恶为富不仁，利上算利，勒写房屋准析。业吞虎口，安身无资。飞鸟尚尔有巢，人生岂可露宿？乞台作主，不遭惨骗。上告。”伊凤亦诉曰：“状诉为恳恩杜骗事：七年，恶全汝亨，借银十两，延今不还。前月理取，自将破屋二间，写契捺债。岂应捏诬霸屋，耸告法台。切思取银得屋，寻李弃桃，骗债告人，画蛇添足。乞台详审劈冤。上诉。”左候审云：“全汝亨原借伊凤银十两，历年二周，已还对合。为凤者又岂应磊利叠算而准拆房屋也。夫晏子不毁雀藪，大宋尚作蚁桥。凤以倩负而逐人露宿，其视二君子大径庭矣。其银既偿，理勿再追。其屋尚存，给还原主。”

宋侯判取财本

贵池县胡，“状告为吞本坑生事：倪遂领身本银一千两，贸易五载，获利万金，广置基地。与取前银，称说分地节哀。求地，又约算帐还银。岂料延今，帐既不算，地又不分。伊富身贫，情极可悯。乞提给判，救济残生。上告。”倪遂诉曰：“状诉为妒谋重骗事：胡将银一千两付身营觅，得失均沾，帐约两证。五年，还过一千七百两，亲笔领存。岂豪妒买基地，计诬吞本谋分。不思明月尚有盈亏，买卖岂无得失。虎口难填，恐遭痛嚼。乞究杜谋。上诉。”宋侯批云：“付人本银一千两，若胡者，亦扶危济困之丈夫。还银一千七百两，若倪遂者，亦知恩报恩之君子。今为一片基地，切齿仇争，是二人者又易反易覆之小人也。仰中亲速为允释，毋以蜗角交讼鼠牙。”

叶侯判取军庄

东昌县饶钦，“状告为乞恩救伍事：祖军边卫，存银应伍。梟恶陆良九，免中借贷十两，二载不还分厘，致军归逼，贫难卒办。恐误卫所清勾，公私受害。且军庄非私债可比，延赖与吞骗何殊。乞追救伍，不遭坑累。上告。”陆良九诉：“状诉为指军辖骗事：势豪饶钦，私债滚算，剥民膏脂。旧年十月，借银十两，今已还过十六两伍钱，收笔可证。今又捏架军庄，诳台叠骗。贫财有限，虎口难填。乞提法究安民。上诉。”叶侯审云：“陆良九原借饶钦银十两，历年二周，已还过十六两零。钦又捏称军庄，执约复告。此贪天之狗利者也。夫债在常条，利有定额。欠债不偿，虽私债亦所当追。还银已足，纵军庄亦不重给。借约入官，毋使滚骗。”

户役类

郑侯判争甲首

安仁县陈和美，“状告为恳恩均役事：邓益钱粮百余，同宗陈敬又属蓬下甲首。身户粮未十，竭力差役，如蚊负山。今蒙均户，乞拨陈敬归宗，帮帖疲役，庶苦乐得均，民无逃散。上告。”邓益诉曰：“状诉为夺甲坑差事：一里一

甲，圣祖传制。剖多益寡，仁斧良规。身户甲首，止一陈敬，外无帮帖。陈和美蓬下，五甲繁盛。弊书陈和衷冒认陈敬同宗，过都口扯。不思两版方可成墙，独木焉能支厦。乞怜疲役，殄恶安民。上告。”郑候审云：“邓益钱粮百石，而甲首惟一；陈和美粮不满十，而甲首五焉。今陈和美以陈敬同宗，求拨归户，亦非过举也。但邓益之米，视陈和美之米虽多，而甲首甚寡。陈和美之米，视邓益之米虽寡，而甲首甚多。似亦相当，可以无拨。”

杜侯判甲下

都昌县吴全，“状告为顽甲差事：身充三甲里长，奉公并纳粮差。叠票严摧，揭债赔纳。岂甲下余铄，怪全催紧，反肆凶殴。切思官限不违一月，恶已经一年，拒顽挠法，实为梗民。乞台严究。上告。”余铄诉曰：“状诉为虎里害民事：积害里长吴全，乡中翼虎，生事害民。身系带管甲首，遭骗吸髓，顿索酒食，杀尽鸡鸭。催收粮差，重秤违额。今又额外加征，民不堪命，盖天上诉。”杜侯审云：“余铄者，吴全之甲首也。全以措差讼铄，而铄以过征讼全。是鱼目珠，混於一贯者也。及查铄之收帖，累岁粮差各完之早者，可为勒乎！意者全之挠法，额外加征，而酿成雀角之祸耳。虽然，法无两立，差之情既虚，过征之罪当究。”

高侯判脱里役

建德县邓阿金，“状告为恳恩豁役事：视赋金差，国朝良制。阿金原产二十石，悉卖与周谊等，死时已无寸土。今蒙金役，手足无措。阿痛产罄贫极，日食艰难。幼男七岁，年登啼饥，户众邻图可审。乞拘承产人户，照税明充，庶得权宜，济变存活孤寡。上告。”高侯批云：“邓阿金粮虽在户，田实已卖。今系里役尚可。以四旬寡妇，七岁孤儿累之也。仰拘承业人户，照税丛充，庶免隅泣。”

熊侯判扳扯钱粮

东乡县郑，“状告为乞均苦乐事：身与左亨经收兑米，开局已经半载，人户十无二纳，上司提解甚严。蒙责赔，敢不遵命。思亨既共经收，合均苦乐。乞提明赔，庶不倾家误国。上告。”左亨诉曰：“状诉为蠹国殃民事：邓与身经收兑米，出入皆伊过手，身无毫干。岂恶侵克花费，上司提解，数目十无二三，蒙责赔充，反行扳扯。思身虽共经收，伊独典守。龟玉毁椟，咎将谁归！乞查廩簿，超豁无辜。上诉。”熊侯审云：“邓经收兑米，左亨为副。上司提解甚严，及查廩簿，各户之米十登八九，而仓中之数十无二三。究其所以，实邓侵克而花费之也，与亨何辜。夫米系收，则系赔。必欲扯亨两纳，是犹越人活醪，而妾与秦人索价也。虽然，也侵克，亨岂不知！所不合者，知情弗举耳，他罪无及。”

桂侯判兜收

洛阳县庄典，“状告为侵官害民事：里长冯全，势吞丁口，银两坑身，典家充赔，陷贫彻骨，情极可怜。乞提追给，还债救命。上告。”桂侯审云：“粮差一岁一纳，朝廷重务。今冯全以法律等开耗，兜收丁口银十二两，致坑庄典充赔，此国之蠹而民之蠹也。合行严究，殄此刁风。”

斗殴类

晏侯判侄殴叔

德安县尤珊六，“状告为殴尊折齿事：恶侄武孙，假银剥削成家。纵放耕牛，食践度荒麦菜。嗔出怨言，逞凶反殴，打落门牙，血流晕地几死。幸尤琏救苏。殴叔分严，伤齿罪重，恳究如律。上告。”尤武孙诉曰：“状诉为恩拔诬陷事：族叔尤珊六，赍布二疋，取紧触怒，大杖加殴，身急荒逃。叔赶仆跌，自落门牙。不思大可压小，卑不抗辱。折齿重冤，民担不起。乞天分豁。上诉。”晏侯审云：“尤珊六种麦充荒，一家待命。而麦坏牛口，则剜肉心头矣。怨言骂詈，人情乎！尤武孙不合颠倒纲常，以侄殴叔，甚且打落门牙，此又罪之不可赦者也。但彼云取银触殴，仆跌自落。夫欠债岂有殴人之心？平地亦非滑跌之所。罪不可掩，依律取供。”

骆侯判殴伤

郊门县何松，“状告为急救二命事：身于旧年措借俞平九本银二两，年未及期，还过三两，收帖存证。岂恶磊利，执约复骗，理论触怒，喝什丛打，伤颇可验。弟梅急救，复被折肱，任思明等救证。二命悬丝，水米不进。乞提法究，临危哭告。”骆侯准状，牌拘俞平九。（俞）以打伤二人是真，恐难脱罪，故托人议和息。何松不允，屡催牌赶拿平九。贿牌沉匿，何松又催状曰：“状催为抗提弊段事：凶豪俞平九截打昆弟重伤，医生验明，明牌严提，弊抗不到。仁台视民瘼为危重，凶党藐官牌同故纸。以致在歇家则调养无人，欲抬归则审理不侵。即目骨髓时流，朝不保暮，迁延局死，上负慈仁。哭告。”俞平九诉曰：“状诉为诬冤陷骗事：梟恶何松约借贍军银两，越限不还，坐取触恨。哨弟何梅擒身捺地，槌身乱打，浑身寸节有伤。幸某救归，几死二次。恶反诈伤二命，蒙牌匕提，病莫起床。今幸死壳回生，匍匐上诉。”骆侯审云：“俞平九为富不仁，剥民肥己，盖流毒一方矣。今因逼债殴人，破何松之颅，折何梅之肱。几拘不出，此又挠法之甚者也。尚且展晷错智囊，弄苏秦吞剑。捏称遍打致病，只塞前愆。殊不知平九之凄惨，只凭伊口讼，而松、梅之伤痕，则经予目验也。合殄刁风，拟罪如律。”

朱侯判堕胎

青阳县施朝，“状告为殴命堕胎事：祸因蒋石与恶许风互殴。风怪言公触怒

，奋打孕妻，急救被阳伤胎，流血满地。幸何干扶回，堕下男孩。妻危朝露，即令保辜验胎正法。上告。”许凤诉曰：“状诉为捏诬陷命事：身与蒋石争碓相殴，极恶施朝，助凶丛打，抢夺网帽，随投里长勘证。恶亏，计置伪胎，诬饰抵陷。乞台电烛，不遭奸害。上诉。”朱侯审云：“争碓而厮殴，细事也。踢妇而堕胎，则罪重矣。若云计置伪胎，此带血孩子从何处得来？合绳以法，毋得他辞。”

继立类

艾侯判承继

合肥县周瑚，“状告为恳抚存立事：春秋重继祀之典，礼律无灭祀之条。房弟周，四世单传，不幸无嗣遽没。遗产数千，各房叔侄睥睨。弟媳女流，竟无主张。遂致纷争，势如朝露。祖宗祭祀久缺，三丧暴露荒郊。身等难容坐视，谨具宗支图呈，乞赐选继庶，祀产有主，人鬼沾恩。上告。”艾侯审云：“周死无后胤，以二三千之遗产，起六七家之纷争。尊长呈图选继，亦良举也。历观世系，周瑚当长，元子伯谋，固自承宗祧，而次子伯谟，齿尚幼于众房，旨合选承立庶，俾周无子而有子，周之妇亦不曰奴辈利吾财耳。”

林侯判继子

万年县陆明，“状告为逆天杀父事：原身无子，继立族弟朗次子细亨为嗣，恩抚长大，嫖赌乱为。嗔身诫谕，扭身乱打，毁落门牙晕死。彼幸妻救，逆亏逃闪。乞提严鞫，扶正大伦。上告。”陆细亨诉曰：“状诉为镜拔冤诬事：扑打之蛾，愿投明死。原父继身为子，协力创家。后娶庶母生嗣，枕言谗害。止因失裙小故，捉身毒打，以手揪发，用口咬肘，透骨极痛，并扯门牙。母心妒害，唆父告台。哀乞作主，提拔冤诬。上诉。”林侯审云：“审得陆明先立细亨为嗣，盖移侄作子，易伯作父，其爱未必不厚。但娶妻生子，而簧惑于枕宫，亦人情乎。今以落牙之故，讼子大逆。殊不知明之落牙，明之咬肘，落之也。但细亨不合不笑受刑责，而生怨言耳。虽然，无子而继立，有子而赶逐，此似为以旨蓄御冬者。今明宜尽父道。若细亨不起敬起孝，罪当重惩。”

龚侯判义子生心

南陵县曾祥，“状告为逆叛事：身老子故，将媳李氏，凭媒招孙育养老，一毫财礼，身并未索。过门三载，抚若亲生。岂今顿起祸心，毁仓盗谷，启笥窃衣，私运财物归家，不怗孤老，思将仇报。老命惶，恳天究治。上告。”孙育诉曰：“状诉为两难事：母生二子，弟幼继伯。身贫未婚，凭媒入赘曾祥媳为妻。议工三载作聘，工满求归。触诬逆叛。痛思家贫母老，再无次丁。欲终事样，弃母则不孝；欲归养母，背义则不祥。情极两难，叩天裁豁。上诉。”龚侯审云：“曾祥子死，以媳招孙育为妻，遂欲强留养者，此所谓出而诱雉者。岂

知母子天亲也，祥安得以无子之媳，而羈系有母之子哉！但入赘之初不索财礼，祥之恩亦育所当报者。合给银五两，以贍残年。其妇从夫，祥勿留阻。”

蒋府主判庶弟告嫡兄

京县洪榕，“状告为倚嫡吞庶事：母有嫡、庶，子无亲疏。父遗财产，理合均分。嫡兄椿灭伦欺庶，强占家财，抢契霸田，封仓夺谷。什物器皿，一罟鲸吞，反嗔理论，毒手殴打几死。母子惶，哀彻心髓，苦口衔冤。上告。”洪椿诉曰：“状诉为逆诬犯义事：父遗财产，身与弟榕均分，中亲、族长、近闾，眼同花押。岂弟花酒迷心，贱价泼卖。伯谏被辱，母诚遭忤，族长可审。身思父苦创业，弟忍轻弃，用价赎回。弟卖契存证，罟吞何物，乞电分单。上诉。”

”蒋府主批云：“洪椿、洪榕嫡庶兄弟，阉分父产，凭族公裁。但洪榕恋花酒若甘饴，弃父业如敝屣。洪椿用价赎回，盖买弟已卖之田地也，岂倚嫡吞庶云云。虽然，以兄弟而构讼，实自相鱼肉者。兹念洪榕无产，聊拨椿粮二石与之。榕再乱为，许族共殛。”

脱罪类

按察司批保县官

漳县耆民章乔等二百余人，连金“状保为叩天从民事：县主吴伦，宽明仁恕，政令肃清，莅任甫及三月，万民翘首更生。詎意流贼入境，毒害生灵，公私宇舍，悉成灰烬。致蒙提究，实难逃法。但缘本县地方，城无櫓楼，遇难实难固守；民怯金鼓，见敌谁敢争先。一人却死，何能破贼。事穷事促，坐受天殃。今闻按法当去，士民如失父母。伏乞俯从民意，曲赐保全之恩。据法原情，普抚疮痍之众，阖邑沾恩，老幼铭感，连名上保。”按察司批云：“吴知县既守临彰，一方保障，胡乃纵贼入境，荼毒生灵，焚毁官舍。既无嘉山之战，又乏睢阳之守，是有玷于官箴者。第以莅任三月，遽联民心，今闻按法当去，隐然有借寇之风，非善于抚字者不能如是也。今从民欲，聊为曲全。”

孙代巡判妻保夫

安仁县王氏，“状告为釜鱼乞命事：仁爷巡省一方，奸回丧胆。阿夫不良，因自作孽，冒犯天台。虽云众口烁金，敢谓縲绁非罪。宪度如肯海涵，良人岂终冯妇。乞转尧天回舜，日泣禹囚解汤网，置此子于度外，容周处以自新。如再犯，妻儿同罪。上告。”孙代巡批云：“昔班昭上书，而兄冤白。缙紫赎罪，而父刑释。今王氏为夫犯罪，以死哀保，是与超妹、淳于女事相仿佛也。仰府体情释放，许令自新。”

邓察院批母脱子军

乐平县张氏，“状告为乞恩赦宥事：阿男遭访，枉拟军罪。痛阿早孀，仅男一脉。男今远配与死为邻。阿独荒居，终作沟殍。一罪而累及两命，母子死各东

西，情极可怜。阿命固不足恤，夫脉竟绝无传。乞颁国典，持垂好生，超豁母子蚁命，感恩刻骨。上告。”邓察院批云：“弊书金盛，吓诈人命赃银五十两，拟以军罪，夫复何辞。第伊母孀居，年跻七十，更无兄弟可赖。若远配是不能终母养，又且绝宗祀也。故依侯律盛之罪；若不可赦，论司马法盛之罪，亦所当原。仰本府查审发落。”

执照类

余侯批娼妓从良照

安仁县娼妓柯翠楼，“告为吁天超拔批照事：蹇生不辰，卖落烟花。趁钱则龟妈用度，构祸则蚁命承当。思至伊门已经一十二载，相偿伊债奚啻三百余金。不遂从良，终无结果。恳天赐照作主，庶免生为万人妻，死作无夫鬼。为此衔恩上告。”余侯批云：“妓者沉酣胭粉，笼络构栏。或一夕易一夫，而含羞解金扣，带笑吹银灯，良有由也。今柯翠楼志欲从良，弃秦楼之风弓，罢巫山之云雨，撤章台之杨柳，终身仰事一天。此梦之觉，而醉之醒者。合与执照，任其所从。”

江侯判寡妇改嫁照

景宁县孙氏，“告批照为恳恩超寡事：阿苦上无公姑，下无子女。不幸夫故家贫，鰥叔佣外，无银买棺，借银伍两殓用，债主坐逼，阿无生路。守制无衣无食，不守恐人刁蹬。乞察鰥寡同居不便，赐照准适，超生感德。上告。”江侯审云：“妇人从一而终，礼也。孙氏夫死家贫，上无公姑可恃，下无子女可从。亦欲律以常道难矣。况嫂叔同居，叔鰥、嫂寡，嫂果曹令女乎？叔果鲁男子乎？合与执照。听其二夫。”

闵侯批杜后绝打照

鄱阳县陈积，“告批照为预杜后患事：朱才等打伤族命，蒙恩公判痛。念彼强我弱，彼众我寡，冲要之处，终不能以飞渡往来之人，势有难于夥行。幽僻之处，岂必皆有干证。与其遭祸而烦官，孰若先时而杜祸。乞批执照，永绝祸胎。上告。”闵侯批云：“量非师德，孰能唾面自干；德不夷齐，岂得不念旧恶。朱才殴伤陈积，被告受刑。倘区区报复，积也寡不敌众矣。兹欲杜祸，合与执照，庶智寿不毙族人于涂，邴不纳齐懿于竹。”

汤县主批给引照身

江山县游杨，“状告为给引便照事：伏睹设关将以御暴，文引不给，讷察难凭。身带贖本前往南京生理，旅途往返不无关津盘诘。告乞文引，以便照验，庶使奸细不致混淆，商路程限免为留难。上告。”汤侯即批云：“秦关燕壁，路阻且长，倘非弃生，未有不苦于盘诘者。今游扬贸易江湖，非区区守故园而老者。与以执照，庶身有照，验关无留难矣。”

詹侯批和息状

东乡县尹和等，“具息为便民息讼事：伏睹律令，不愿终讼者听。有邵智、苏儒先后具词告府，蒙送台问理。各犯初二日解到，一睹仁化，遂效虞、芮。二犯悔悟，耻为顽民。身等冒昧，恳乞俯从宥罪，准和息讼，民俗还淳，连名上告。”詹侯批云：“戕盾，敌盾毁而戕亦缺。鹬蚌持，蚌死而鹬岂生。故触蛮蜗角，吴越会稽，非有德者所乐道也。今邵智、苏儒平心息讼，是易仇为恩、返薄为淳者，合听其自便。”

旌表类

曾巡按表扬贞孝

福建福宁州福安县，有民章达德，家贫淡。娶妻董惠娘，生女玉姬，天性至孝，言动慎默。达德有弟达道，家殷富，娶妻陈顺娥，德性贞静，又买妾徐妙兰，皆美而无子。达道二十五岁卒。达德有意利其家财，又以弟妇年少无子，尝托顺娥之兄陈大方，劝其改嫁。顺娥欲养大方之子元卿为嗣，以继夫后，誓不失节。达德以异姓不得承祀，竭力阻挡。大方心恨之。顺娥每逢朔望及夫生死忌日，尝请龙宝寺僧一清到家诵经，追荐其夫，亦时与之言语。僧一清归谓徒弟明通曰：“章娘子尝请我诵经，与我说话，莫非有意于我乎？若再到他家，定要调戏之。”明通曰：“章娘子贞节有名，师父不可起此念。若他喊骂起来，不惟塞了诵经路头，又且惹祸。他大伯达德是个无礼人，必不与我寺干休。”一清曰：“不妨，妇人无夫，身家无主，怕他甚的。”过几日，顺娥夜梦丈夫啼哭，又遣人来请诵经超度。一清曰：“徒弟你不信章娘子有意于我，今日不是时节，怎么诈称梦见丈夫，又请我诵经，必是好事来也。”明通曰：“师父要干此事，我不敢去。”一清令来人先担经担去，随后便到其家。见户外无人，一清直入顺娥房中去，低声曰：“娘子屡召我，莫非有怜念小僧之意？乞今日见舍，恩德广大。”顺娥恐婢闻则丑，亦低声答曰：“我只叫你念经，岂有他意！可快出去。”僧一清曰：“娘子无夫，小僧无妻，成就好事，岂不两美？”顺娥曰：“我道你是好人，反说这臭口话。我叫大伯惩治死你。”一清曰：“你真不肯，我有刀在此。”顺娥曰：“杀也由你，我何等人，你敢无礼！”正推开要走出房，被一清抽刀砍死，取房中一件衣服，将头裹出，藏在经担内。后出来在门外叫“章娘子”无人应，再叫二三声，徐妙兰乃出来。一清曰：“你家叫我念经，故我敬来。”妙兰曰：“今日正是念经，我去叫小娘来分付你。”一入房去，见主母杀死，鲜血满地，连忙走出叫曰：“了不得也！小娘被人杀死。”隔舍达德夫妇闻知，即驰来看，寻不见头，各各惊讶，不知是何人杀。只缘经担先担到，故在厅内。一清惟空身在外坐。那知头在经担里面，搜远不搜近也。达德乃发落一清去，曰：“今日不念经

了。”一清将经担担去，以头藏于三宝殿后，一发无踪了。妙兰命人去叫陈大方来，外人唧唧，都疑是达德所杀。陈大方赴曾巡按处告曰：“状告为杀命吞家事：痛妹陈顺娥，嫁夫章达道。夫故无子，妹誓守节。詎道狠兄达德，思吞家财，逼妹改嫁，拒不肯从，被恶杀命，将头藏匿。冤惨异常，因节致死，屈抑无伸。杀命并家，滔天恶逆。悬台法断，正恶偿命。哀告。”章达德去诉曰：“状诉为仇虎机陷事：喇虎陈大方，惯讼殃民，案卷山积。谋将伊子元卿继德亡弟，达德恐乱宗，执拒致仇。不幸弟妇顺娥被贼杀命，盗去首级。方挟仇诬德杀命吞家。切弟妇守节有光，章门何忍戕害？弟既无子，业终属德，何用早吞？乘机中伤，悬捏陷善。投天劈诬，免遭坑害。哀诉。”曾巡按将二状批府提问。昌知府拘集来审曰：“陈顺娥何时被杀？”陈大方曰：“是早饭后，日间那有贼敢杀人？惟达德在邻，有门相通，故能杀之，又盗得头去。倘是外贼，岂无人见？”昌知府曰：“顺娥家更有奴婢使用人否？”大方曰：“妹性贞节，远避嫌疑，并无奴仆。只一婢妙兰，倘婢所杀，亦藏不得头也。”昌大府见大方词顺，便将达德拶挟，勒逼招承。但头不肯认。审讫，即解报巡按。曾大巡又批下县曰：“仰该县详究陈顺娥首级下落，结报。”时尹知县是贪酷无能之官，只将章达德拷打，跟寻陈顺娥头，且哄之曰：“你寻得头来，与他全体去葬，我便申文书放你。”累至年余，达德家空如洗。德妻只与女勤绩刺绣，及亲邻哀借挨度盘缠。女玉姬性孝敬，因无人使用，每日要自送饭。见父必含泪垂涕问曰：“父亲何日可放出？”达德曰：“尹爷限我寻得顺娥头来，即便放我。”玉姬归对母曰：“尹爷说寻得姑娘头出，与他去葬，便放出我父亲，今跟究年余，越无踪影，怎么寻得？我父亲在牢中受尽苦楚，我与母亲日食难度。不如得我睡着，母亲可将我头斫去，当姑娘的送与尹爷，方可救得父亲。”母曰：“我儿，你话真当耍。父亦一命，你亦一命，怎么将你命替父命！你今已十六岁，长大了。我意要将你嫁与富家，随为妻为妾，多索几两聘银，将来我二人度日，着时保治。”女曰：“父亲在牢受苦，母亲独自在家受饿，我安忍嫁与富家，自图饱暖。况得聘银若食尽了，头又寻不出，父亲命终难放。那时我嫁人家，是他人妇，怎肯容我归替父死？今我死则放得父，供得母，是一命保二命。若不保出父亲，则父死牢中，我与母必不嫁人，亦是饿死定矣。我意已决，母亲若不忍杀，我便去缢死，望母亲斫我头去当姑娘的，放出父亲，死无所恨。”母曰：“我儿你说替父虽是，我安忍舍你？况我家未曾杀姑娘，天理终有日明白。且奈心挨苦，再不可说那断头话。”母逐步严守。过了几日，玉姬不得缢，乃给母曰：“我今从母命，不须防矣。”母防亦稍懈。未几而玉姬缢死。母乃解下，枕尸在股，恸哭一日，不忍释手。不得已持起刀来，又放下数次，割不得。乃思曰：“吾女乃孝女，若不忍割他头来，救不

得父，他亦枉了一死，地下亦不瞑目。”遂焚香祝之曰：“你今舍命救父，吾为母不能救你，愿来生尔为吾母，吾为尔女，亦以孝心报你也。断头从尔之意，实非出于母之心。”祝罢，将刀来斫。终是心酸肠断，手软胆寒，割不得断，着用几刀，方能割下，其刀痕错乱。母持起头，一痛而绝，须臾复苏。乃脱自己身上净衣，裹住女头，明日送在牢中与夫。夫问其所得之故，黄氏答以夜有人送来，想其人念汝受困之久，故送出来也。章达德以头交与尹爷。尹知县自喜，能赚得顺娥头出，此达德所杀是的矣。即坐定罪，将达德一干人，解上巡按。曾大巡取头上验，见头是新砍的。即怒达德曰：“你杀一命，亦该死，今又在何处杀这头来？顺娥死已年余，头必臭腐。此头乃近日的。岂不又杀一命乎！”达德推妻黄氏得来。曾大巡将黄氏拷问，黄氏哭泣不已，欲说数次，说不出。大巡怪之，先问徐妙兰。妙兰曰：“黄氏跟寻我主母头，并不见踪，本县尹爷跟究得急。他女玉姬最是孝顺，见父苦母饿，愿自缢死，叫母将头来当。母再三阻之不得。即死，又不忍砍，今此头刀痕碎乱，实玉姬的也。”达德夫妇一齐大哭。曾大巡再取头看，果是死后砍的，刀痕并无血荫，不觉亦下泪，叹息曰：“人家有此孝亲之女，岂有杀人之父！”再审妙兰曰：“那日早晨有甚人你家来？”妙兰曰：“早晨并无，早饭后有念经和尚来，他在外叫，我出来，主母已死了，头已不见了。”曾大巡将达德轻监收候。分咐黄氏，常往僧寺去祈诉愿。倘僧有调戏言，可问他讨此头，必得之。”黄氏回家，不时往龙宝寺，或祈签、或祈答、或许愿，哭泣祷祝，愿寻得见顺娥的头。往来惯熟，与僧言语。僧一清留之午饭，挑之曰：“娘子何愁无夫！倘死，便再嫁个好的。”黄氏曰：“死则可嫁，他不死又嫁不得，被他牵陷住。”清曰：“他终是死的，你不如寻个好处，落得自快乐。倘他坐牢一世，你只恋他，岂不误了青春，空耽饥饿？”黄氏曰：“他也不说嫁，人也不肯娶犯人之妻，正没奈何。”一清曰：“娘子不须嫁，只肯与我好，也济得你衣食。”黄氏笑曰：“济得我倒好，若更得神佛保，寻得娣娘头来，与他交官，得减死问徒去亦好。”一清见肯允，即来扯之曰：“你但与我好，我有灵牒，明日替你烧去，必牒得头出来。”黄氏半推半就曰：“你今日先烧牒，我明日和你好。若牒得出来，莫说一次，我誓愿与你终身偷情矣。”一清引起欲心，紧抱要奸。黄氏曰：“你无灵牒，只是哄骗我这件。你要有法，先牒出头来，待明日任你饱。不然我岂肯送好事与你？”一清此时欲心难禁，曰：“只与我好，少顷无头，也变个与你。”黄氏曰：“我物现在，（能）与你悔得？你变个头来，即与你今日饱。若与你过手了，将你这和尚头当么？我不信你骗。”一清急要那件，不得已说出曰：“二年前，有别个妇人来寺，一行脚奸之不肯，被他杀了，头藏在三宝殿后，你不从，我亦杀你凑双；肯从，就将那头与你当。”

”黄氏曰：“你妆此事吓我，就先与我看，然后行事。”一清引出示之。黄氏曰：“你出家人，真狠心也。”一清又求欢。黄氏惟曰：“适间与你闲讲，引动春心，真是肯行。今见这个头，吓得心碎魂飞，全不爱矣，决定明日罢。”一清见他亲杀的，岂不亏心，亦曰：“我见此亦心惊肉战，全没兴了。你明日千万来，不可失约。”黄氏曰：“我不来，你来我家也不妨。要我先与你过手，随后你送那物与我。”黄氏归，召公差几人，教他直入三宝殿后，搜出头来，将僧一清锁送按院，一便认，招出实情。曹院判曰：“参看得陈顺娥大节无瑕，凜凜冰清玉洁。章玉姬孝心纯笃，昭昭地义天经。慷慨杀身，不受妖僧温漫秽；从容自缢，要为严父鲜焚。敦一本事、一天赅，柏舟蓼莪而不忝；明大节、全大孝，比共姜、缁紫而有光。孝德镇乾坤，有裨世教；贞心昭日月，丕振家声。是宜竖之牌坊，表彰贞孝培风化。更合立之祠宇，祀春秋慰死灵。陈人方罪坐招诬，是自取也；章达德灾出无妄，合省发之。尹知县横威制人，陷无辜于死地，才力不及。僧一清行强杀命，仍怙恶而不悛，梟首犹轻。”判讫，即绑一清斩首，不待时决。再仰该县为陈氏、章氏，竖立坊牌，赐之二匾，一曰“慷慨完节”，一曰“从容全孝”。又为之拆章达道之宅，改立贞孝祠，以达道田产一半入祠，供四时祭祀之用，仍与达德掌管。不半年，而祀宇告完，各官都去行祭。曾巡按赠匾于祠曰“一门贞孝”，顾守道赠匾曰“贞烈纯孝”，昌太府赠匾曰“孝义懿德”。人皆仰羨二氏之贤，又称曹院之仁明，能慎狱得情也。

谢知府旌奖孝子

山东高唐州民妇房瑞鸾，十六岁嫁夫周大受，至二十二岁而夫故。生男可立仅过岁周岁，乃苦节寡守，辛勤抚养，不觉可立已十八岁，能任菽水，耕农供母，甚是孝敬，乡邻称服。房氏自思：“子已长成，惜乎家贫，不能为之娶妇。佣工所得仅足供我一人，若如此终身，则我虽能为夫守节，而夫终归无后，反为不孝之大。”乃焚香告夫曰：“我守节十七年，心可对鬼神，并无变志。今夫若许我守节终身，随赐圣阳三；若许我改嫁，以身资银代儿娶妇，为夫继后，可赐阴。”掷下，果是阴。又祝曰：“杯非阴则阳，吾未敢信。夫果有灵，谓存后为夫许我改嫁，可再得二阴。”又连掷二阴。房氏曰：“夫愿与我同，许我嫁矣。”乃嘱人议媒。子可立泣阻曰：“母亲若嫁，当在早年。乃守儿到今，年老改嫁，空费前功。必是我为儿不孝，有侍养不周处，该得万死。凭母亲捶挞，儿知改过。”房氏曰：“我今三十八岁，再嫁犹未老，更过三十年，是真老矣。我定要嫁，你阻不得。”上村有富民卫思贤，年五十岁，丧室。素闻房氏贤德，知其将改嫁，即托媒来议。媒人曰：“卫老官家甚豪富，但年纪长得十二岁。他是老实人，叫我不要瞒，敬请待下何如？”房氏曰：“年长

何妨，但要出得三十两银便可。”卫思贤慨然以银来交。房氏谓子曰：“此银你用木匣锁封住，与我带去。锁钥交与你，我过六十日，归来看你。”可立曰：“儿不能备衣妆与母，岂敢要母银，凭母意带去，儿不敢受锁钥。”母子相泣而别。房氏到卫门两月后，乃对夫曰：“我本意不欲嫁，奈家贫，欲得此银代儿娶妇，故致失节。今我将交银与儿，为他娶了妇，便复来也。”思贤曰：“你有此意。我前村佃户吕进禄，是个朴实人。有女月娥，生得庄重有福相，今年十八，恰与你儿同年，我即为媒去议之。”房氏回儿家谓可立曰：“前银恐你浪费，我故带去。今闻吕进禄有女，与你同年，可将此银去娶之。”可立依命，娶得吕月娥入家，果个好庄重女子。房氏见之欢喜，看见成亲后，复往卫门去。谁料周可立是个至孝执方人，虽然甚爱月娥，笑容款洽，却不与之交合，夜则带衣而寝。月娥已年长知事，见如此将近有一年不变，不得已，乃言曰：“我谓你憎我，又似十分相爱；我谓你不知事，你又长大，说来又晓得了。何如旧年四月成亲，到今年正月将满一年，全不行夫妇之情。你既不先邀我，我今要邀你云雨欢合，不由你假志诚也。”可立曰：“我岂不知少年夫妇乐意情浓？奈娶你的银是嫁母的，我不忍以卖母身之银，娶妻奉衾枕也。今要积得三十两银还母，我方与你交合。”吕氏曰：“我你空手作家，仅足充日，何日积得许多银，岂不终身鳏寡乎？”可立曰：“终身还不得，誓终身不交。你若恐误青春，凭你另行改嫁，别处欢乐。”吕氏曰：“夫妇不和而嫁，亦是不得已。若因不得情欲而嫁，是狗彘之行也。岂忍为之。不如我回娘家，与你力作，将银还了，然后归来完聚。若供我了，银越难积。”可立曰：“如此可好。”将妻送在岳父家去。至年冬，吕进禄将送女归婿家，月娥再三推托不去，父怒遣之，乃与母达其故。进禄不信，与兄进寿叙之。进寿曰：“真也。日前我在侄婿左邻王文家取银，因问可立为人何如。王文对我道：‘那人事母是孝子，对妻是痴子。说他以嫁母银娶妻未还母银，不敢宿妻。只那妻亦贤德，惟小心劝他。可立说嫁妻，又羞嫁。今正月送妻往乃岳家，至今不肯去接。’以我所闻，与女侄之言相合，则此事乃真也。”进禄曰：“我家若富，也把几两助他，还其母银。我又不能自给，女又不肯改嫁，在我家也不是了。”进寿曰：“女侄既贤淑，侄婿又是孝子，天意必不久困此人。我正为此事，已取进银二十两，又将田典当十两，共凑三十两，与女侄去。他后有还我亦可，无还我，便当相赠孝子，人生有银不在此处用，徒作守钱虏何为？”月娥得伯父此银，不胜欢喜，拜谢而归。父命次子伯正送姐到家，伯正便回。月娥归至房中，将银排在桌上，看了一番，数过几件，又收置桌厨内，然后入灶房炊饭。谁料右邻焦黑，在壁穿中窥见其银，从门外入来偷去。其房门虽响，月娥只疑夫归入房，不出来看。少顷，周可立归，即入厨房见妻，两人皆有喜色。同午

饭后，妻入房去，不见其银。问夫曰：“银你拿何去？”夫不知来历，问曰：“我拿甚银？”妻曰：“你莫挽。我问伯父借银三十两，与你还婆婆。我数过二十五件，青油帕包置在桌厨内，恰才你进来房门响，是你入房中拿去，反要故意恼我。”夫曰：“我直进厨房来，并未入睡房去。你伯父甚大家，有三十两借你，真着你学这见识来，故图赖我，要与我成亲，我誓定嫁你，决不落你圈套。”吕氏曰：“原来你有外交，故不与我成亲。今拿我银去，又说嫁我，是我将银雇你嫁也。且何处讨银还得伯父？”可立再三不信。吕氏思今夜必然好合，谁知遇着此变，不胜忿怒，便去自缢，幸得索断跌下。邻居都闻得吕氏夫妇为银角口，又闻吕氏自缢，焦黑心亏，将银揭于腰间，才走出大门，被雷打死。众人聚看，见焦黑烧似，衣服都尽，只裙头揭一青油帕，全未烧坏。有胆大者解下看何物，则是银，数之共二十五件。众人皆曰：“可立夫妇正争三十两银，说二十五件，莫非即此银也？”将来秤过，正是三十。送与吕氏认之，吕氏曰：“是也。”众人方知焦黑偷银被震。未半午，而吕进禄、进寿、卫思贤、房氏皆闻而来看，莫不共信天道之神明，咸称周可立孝心之感格。而吕月娥之义不改嫁，此志得明；吕进寿之仗义轻财，人皆称服。由是卫思贤曰：“吕进寿百金之家耳，肯分三十金赠女以全其节孝，我家累万金，止亲生二子，虽捐三百金与妻之前子，亦岂为多？”即写闾书一扇，分三百两产业与周可立收执。可立坚辞不受，曰：“但以母与我归养足矣，不愿（受）产业也。”思贤曰：“此在你母意何如。”房氏曰：“我久有此意，欲奉你终身，或少余残喘则归周门。但近怀三月孕矣，正尔两难。”思贤曰：“孕生男女，则你代抚养，长大还我，以我先室为母，则尔子有母。吾亦有前妻，若强你归我家，则你子无母，你前夫无妻，是夺人两天也。向三百产业，你儿不受；今交与你，以表三载夫妇之义。皆你前世结此二缘，非干你志不守节也。”次年生一男，名恕，养至十岁，还卫家，后中经魁。以母兄周可立之孝达于州。时知州谢达为之通详，申上司曰：“参看得孝子周可立，克谐一本，有怀二人。忆周岁而失怙，朝夕在念；感嫠母之苦守，菽水承颜。母思有子而无妇，夫之无后可虑；子念嫁母而娶妻，反之此心不宁。好色人所爱，有妻子而不慕；苦节不易守，历一年而不更。如穷人之无归，几同虞舜之大孝。欲力作而还母，何殊董永之卖身。妻伯感义赠金，欲玉成其孝；焦黑窃银远走，自取震于雷。非纯孝之格天，胡殛诛凶人以显节；乃真心之动众，故咸称孝德以扬名。合无旌表里闾，庶可激扬乎风化；相应蠲复徭役，用以忧恤乎孝门。”按院依申批下，准之旌表，仍复其家差役。赐其匾曰“纯孝格天”，谢知州亦送匾赠曰“孝孚神明”。按：此事不惟周生之孝德过人，而房氏之为夫全后，孝识其大。吕氏之归家甘守，相成夫孝；进寿之典田相赠，雅重孝子；思贤之不留后妻，任

全慈孝，皆贤淑之品德，盛世之休风也。是宜谢公表之，以励后人。

顾知府旌表孝妇

河南汝宁府固始县，有民范齐，娶妻韩淑贞，极有贤行，年登三十无子。姑唐氏年七十，偶沾重病，百医不治，卧枕半载。韩氏左右侍奉，未当离侧。夜则陪卧，扶持起倒，形虽劳瘦，怡色承奉。入灶房，则默祷灶君曰：“愿姑病早安。”夜则视天曰：“愿姑病早安，愿损我年，以增姑寿。”既而姑病愈危，医者皆云不起。则日夜焚香祷天，愿以身代姑死。哭泣悲痛，不胜忧惶。适有一道士来化斋粮，见韩氏拜天哭泣，问其故。韩氏以姑病危笃告。道士曰：“凡不治之病，惟得生人肝少许与食，无不愈者。”韩氏曰：“人肝果可医病乎？”道士曰：“我曾见二人了。卫弘演、安金藏，以肝医好两个主人。此岂谎你？”韩氏当天祈曰：“人言肝可医病，若医得我姑，愿得圣，我便割肝医之。”遂掷得圣。韩氏信之。乃入厨下，以剃刀从腰间割开，鲜血迸出，难忍伤痛，晕倒在地。取不得肝，乃挨入房中，倒于床。顷间，复入厨下祝灶神曰：“愿灶君来助我，取得肝与姑食，我死无恨。”又以一手入刳，一手持刀，割得一小块，切作三小片，煮与姑食。姑问曰：“此甚物这脆美？”答曰：“鸡肝也。”接碗置桌上，复去睡。少顷，范齐归，见有血从厨下起滴，一道入房中去。则妻死在床，其血从妻腰间一孔而出。疑是被人所刺，大叫曰：“谁人谋死我妻？”姑病忽然自愈，遂起来曰：“才煮鸡肝我食，碗尚在桌，何谋死这快？”去看妇伤，从腰孔中见肝。问儿曰：“今日宰鸡否？”齐曰：“并未。”又入厨下去，见灶后血多，锅盖切肝微有血迹。乃大痛曰：“想媳妇割肝我食，因致身死。”不胜伤悼。齐急来扶母曰：“媳妇舍身成孝，正要得母身安宁，若痛哭伤母，反非媳妇之心。万勿伤悲，保养自重，我去买好棺柩来殓之。”范齐见妻虽死，却得母愈，一悲还复一喜，急去问棺木买。遇一道士问曰：“你买棺木贮何人？”齐曰：“妻也。”道士曰：“令正以何病死？”齐曰：“以割肝奉姑，重伤而死。”道士曰：“死几日矣？”齐曰：“恰才未久。”道士曰：“我医神损最高，虽死一日者，皆可治。试为你医之。”齐曰：“有此妙方乎？”即引去看时，肉已冷，惟心头尚暖。道士曰：“尽可医得。你将一筐子来盛药去，把药敷伤痕中，身渐回暖，便将生矣。”齐以药敷讫，立觉身暖。道士曰：“你将此筐置灶心中，待令正复生，我要你一筐土撒子。”范齐曰：“倘拙荆得生，自当厚谢。但我家没有土撒子。”道士曰：“恰才见一妇人，满筐装过，我去叫他回来。你买些真的谢我便是。”道士去了一饭顷，韩氏渐渐醒来，觉伤痕痒，以手搔之，曰：“我才割开，便合疮口，取不得肝矣。”夫曰：“你取肝婆食，婆病好矣，更取做甚？”韩氏曰：“我割开取不得肝，忍痛不过，挨在床处，只梦中托灶神代我取

出肝奉姑。又灶神以药代我敷疮口，此是梦中事。我并未起来，那里婆食我肝，病何缘好？”夫再看地中血迹，只一道滴入房中，再无半点到母房，乃疑是妻之灵魂所为。急去看灶中筐子，却有一纸金字诗云：“孝妇剖肝甘杀身，满腔真孝动神明。灶君岂受人私谢，祇显英灵动世人。”范齐方悟道士乃是灶神，其云“满腔”者，心也；“真土撒子”者，真孝也。自是母病既愈，妻伤亦痊，人皆以为孝感所致。乡之众父老及坊里长，以韩氏孝德呈于府曰：“连金呈为乞旌孝德以隆风化事：窃惟圣世重伦常，首崇孝谊。圣侯端化本，急赐褒扬。维民范齐，厥妻韩氏，服劳尽瘁，侍药亲尝。老姑之病逾半年，小心以事如一日。炊爨则祷灶，乞沉痾之早痊；静夜每吁天，愿捐躯而代死。诚能格帝，示之割肝以医；孝不顾身，甘于剜腹以死。以至灵魂不昧，犹奉肝肉以献姑；致感灶神显灵，来授良剂以救醒。满腔真孝，已征于神明之诗；万旌隆，尚待于牧侯之德。则善者以劝，四郊遍尔德之风；而民益知，方比屋成可封之俗。为此具呈，须至呈者。”顾知府通详曰：“参看得孝妇韩氏，叨章妇道，怡奉姑颜。药必躬亲，历半年心如一日；死祈身代，祷静夜神格九天。剜腹镂肝，甚于割股。诚感灵应，何况人称。安金藏之忠不是过也，卫弘演之义宁有加乎！不意女流，有此纯孝。何无奖励，用维世风。”李大巡批申曰：“孝妇韩氏，剖肝奉姑，至孝感神。比隆古之孝谊尤胜，於圣世之妇道有光。应支无碍官银，立孝坊以旌表。仍着该府赉匾，亲送赠以褒崇。范齐有孝妻，可卜身先之化，授之冠带，以养慈母。唐氏有孝妇，料应齐家之功，赐之肉帛，以礼高年。此缴。”顾知府承大巡明文，即委官督建孝妇坊，亲送大巡“孝孚神明”之匾于范齐家；又自赠之匾曰“满腔真孝”，人皆羨其荣。后韩氏生三男，皆登科；娶三妇，皆克尽孝敬，人以为仁孝之有报。此可以为积善孝亲之劝夫。